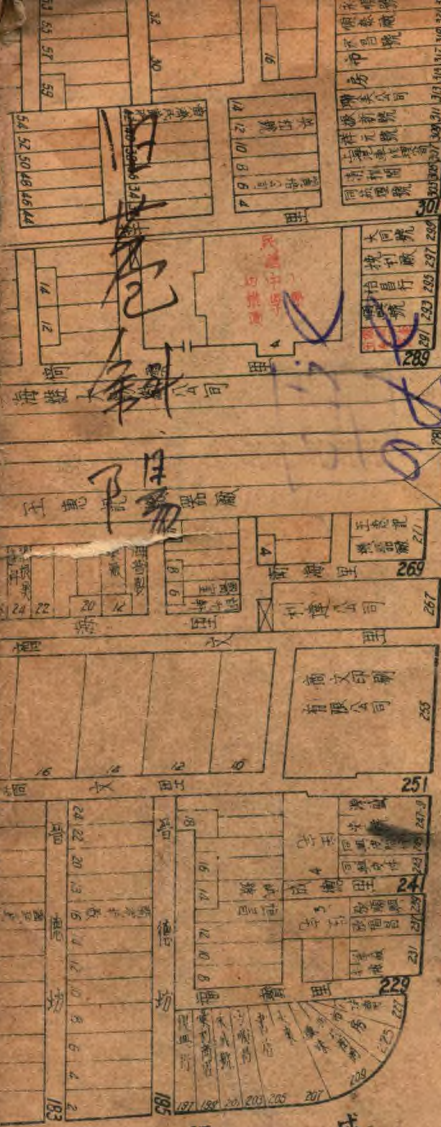


家專像人

室影攝安永  
 樓二司公安永



260街

海

威

成



北

劉雲若著

社會長  
篇小說

舊巷斜陽

(七冊)

天津文華出版社印行

# 舊巷斜陽第七冊目錄

## 第十九回

轉綠回黃舊盟圓墓上  
看朱成碧別調起琴邊

## 第二十回

無風起絮歷亂舞春烟  
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

## 第二十一回

薄情揮痛淚怨轉成思  
至性幻癡心星思替月

舊巷斜

陽八冊

印刷中

九十冊

繼續出

版請閱

者注意

社會言情  
長篇小說 舊巷斜陽（七冊）

劉雲若著

第十九回 轉緣回黃舊盟園墓上 看朱成碧別調

話說雪蓉聽了璞玉的話，甚爲詫異，就反問道，我還上市場去找你，又在理髮店裏，了頭髮才回來，還是來在你前頭，你上那兒玩去了，我可得問問，雪蓉說的本是玩笑話，璞玉聽了，却更張口結舌，當時沒答出話，由雪蓉身旁走進房裏，雪蓉跟着進去，才聽璞玉頓聲說道，我可不是就買了點兒東西，回來沒坐車，才耽誤了工夫，雪蓉本來對她只有詫異並未懷疑，因爲知道她既沒有可去之處，又無相識之人，便是出去時候長久，也必是路上耽擱，想不出別的原因，所以很信她的話，也沒法不信她的話，只是璞玉舉止聲息，全顯着異乎尋常，又在她走過身旁時，看着好像空着手兒並沒拿着東西，這時天已黃昏，對面只見黑影，不辨面目，但還影影綽綽能看個大概，雪蓉心裏納着悶，就向牆角走去，璞玉似乎已知道她要作什麼，忙叫道，這麼早就開燈，等會兒，話未說完，只聽怕的一響，房中已大放光明，雪蓉將手離開電門，轉身說了句天都黑了，還等

……：說到這裏，忽然失聲叫道，呦，你怎麼這個樣兒。你……：你買的東西又在那兒，說着直瞪兩眼，望着璞玉，原來璞玉這時的狀態，實在令人可異，頭髮上和身上鞋上，都蒙了一層塵土，臉兒焦黃，皮膚都發生變化，好似經過風欺塵撲，眼眶發紅，又帶着腫，好像方才哭過，身上的灰布旗袍，也盡是摺縐，並且在她手上以及身邊附近，並沒有紙匣紙包之類，璞玉聽了雪蓉的話，忽地面色緋紅，怔了一怔，才答她下半句話道，我……：買的東西在……：在半路上丟了，雪蓉道，怎麼會丟的，別騙我，看你這樣兒，也不像從市場回來，倒像下了一趟村子似的，璞玉聽着臉上更紅，似乎窘到不可開交，吃吃的道，我上村子幹什麼，雪蓉道，瞧你這一臉一身的土，那兒來的，璞玉低着頭道，外面起了風，刮起……：雪蓉接口道，我也才從外邊回來，怎沒覺着起風，你難道……：說到這裏，眼瞧着璞玉的窘極難堪之態，忽地有所醒悟，就急忙住口，自思璞玉必是沒到市場去，另上別的地方，作什麼不願教人知道的事，不想被我遇見，才窘到這樣，她既不肯實訴，我又何必儘自盤問，給她臉上下不去，想着就改口道，對了，我回來有半天了，也許我到家才起的風，你還不脫了外衣，洗洗臉，璞玉便轉

身去脫外衣，雪蓉就叫女僕替打臉水，等璞玉洗完臉，完全把話題岔開，又說了會兒閑話，璞玉却是精神恍惚，談笑勉強，雪蓉越看她越覺有異，但終不好再問，就懷着滿心疑惑，回到本宅，自己坐在房裏，左思右想，只覺璞玉的行動和態度，太已可怪，若是旁人，可以疑惑是在外面和男人有了秘密結合的事，但璞玉既不是那種人，她也向來沒出過門，怎會頭次出去，便有了軌外行動，可是她今天情形處處可疑，身上那等模樣，嘴裏又滿不對碴兒，好似真作了什麼背人的事，但又想不出有什麼事會作出來，雪蓉一直納悶到柳塘回家，對他訴說，柳塘也想不出所以然，對猜了半天，還是柳塘腦筋靈活，由雪蓉所說璞玉滿身塵土的情形，悟出道理，悚然失驚，對雪蓉說道，我想起來了，她向不出門，今天頭回出去，絕不會有什麼邪僻的事，可是她又那樣遮遮掩掩，好像作事虧心，怕你知道，是什麼道理，我想她必是因爲出家的事，托我給辦，就悞日子多了，疑惑我們安着別的意思，不肯真替她找廟，所以就自己出馬去找，今天不定到那裏去了一趟，大概她打聽別人，給支到鄉裏去，也沒一定，要不然怎會身上那些塵土呢，不過她就找着尼庵，人家也會不收留，這年頭兒，出家比出嫁還難，若沒有像樣的賠送，

廟裏才不要張口貨呢，大概她撞了釘子回來，看你在那邊，怕被瞧破形跡，又一時遮瞞不來，才那樣張口結舌，你想對不對，雪蓉聽了，細一尋思，深覺有理，二人都認爲確是這樣情形，絕無錯悞，柳塘不由担了心事，只恐璞玉萬一尋着廟宇，來個不辭而別，自己的原來計劃就要失敗了，便教雪蓉明日給街南院加派女僕，監視璞玉，她若出門必有人限隨，雪蓉也要常去照看，好在距離實行老紳董的辦法，已爲日無多，柳塘以爲自己看得明白，作得妥當，可以萬無一失了，其實那裏知道，竟完全猜錯，和事實簡直南轉北轍，越來越遠，但也不怨柳塘智略太疎，實因璞玉的遇合過於奇巧，比雪蓉遇到梁意琴，還加倍出人意料，任何人也猜測不到，原來璞玉今日出門，是去給亡故丈夫上坟的，他自出殯之後，意緒淒涼，鬱塞難堪，時時不由自主的便生出悲哀，旁人看着，自然都以爲是喪夫後難免的現象，但實際璞玉的心理，却是複雜，悼念丈夫的感情，當然是有的，不過他的盲夫，在二年前便已和她分散，在生死未明的時期中，已把情感變得麻木了，這次意外重逢，又遭囚死，璞玉對他只是發生妻子應有的悲傷，作着妻子應盡的職分，才決心出家守節，但這只是消極的懺悔行爲，而非積極的熱烈表現，所以她的

悲哀應該是有限度的，然而璞玉的情形，却比一個新嫁少婦失去朝夕相守的丈夫，還要哀傷絕望，至於這多餘的感情，由何而生，連她自己也不明白，每日並不一定要憶起亡夫，便時時生出沒來由的悲慟，好似小孩兒有委屈存在心裏，一觸即發，眼淚常常掛在腮邊，只因已經出殯，又住在別人家裏，不好啼哭，但悲緒積在胸中，無可發洩，越來越覺抑塞，恨不得找個沒人地方痛痛快快哭上一場，於是在這一天，她忽然想起上丈夫坟，便在午後出門，臨行對女僕假說到市場購物，坐車直奔西郊，她雖是給丈夫上坟，實際是爲着發洩胸中悲鬱，丈夫的坟上，當然是唯一可以盡情痛哭的地方，大約因爲她心中被悲緒填塞，竟忘記攜帶供品香燭，空手而去，走了很大工夫，才到了坟地，尋着亡夫的坟頭，見黃土已乾，地下的草已蔓延到坟上，漸漸消失新埋的痕跡，立刻悲從中來，就坐在坟前地上，痛哭起來，大凡婦女啼哭，常是數數落落，夾叙夾議，有腔有調，猶其是哭丈夫，更能材料豐富，音韻悠揚，璞玉却沒這種習慣，只像男子似的放聲而哭，並不夾雜言語，不過心中却不斷有所思想，先想到亡夫死得可憐，自己對不住他，再想死去的兒子和失蹤的兒子，已經哭得柔腸寸斷，最後又想自己身世孤零，處境艱難，



和前途的絕望，以後只有佛火蒲團，了此餘生，若有旁人聽着，由聲音的高低，便可測知思想的變換，她想到淒涼悲苦之處，更哭得聲乾氣咽，天上愁雲遮住日影，地上悲風吹動草木，直哭了兩點多鐘，已經力氣都盡，通身癱軟，伏在土地之上，仍自哀聲嗚咽，這時她胸中積鬱之氣，已發洩得差不多，本可以止住了，但她雖把該哭的都哭過了，却竟又有件可哭而不該在這裏哭的傷心事，乘她頭腦哭昏，不能自制的時候，竟而瀾入心中，把已近麻木的神經，重給刺激得興奮起來，又哭了個難休難止，這件事便是她和警予的關係，在她心裏，實是絕大犧牲，百年長恨，由良心和羞恥逼成的一件傷心的事，不過因為種種原故，她決意把自己推入絕望的深淵，絕不作重拾墜歡之想，然而她一想起警予，終不能無所眷戀，這就如同一個人受到巨大刺激，決意割捨家園，浩然長往，永不復歸，已經毫無猶豫，但在臨行之時，總難免回首眺望舊居，想到裏面有種種牽連，無窮享用，以及許多值得紀念的事物，本來還可以回去享受，但是情逼勢迫，絕不能，只有忍痛前行，思量被自己拋捨的幸福，和前途將要受到的淒涼，怎能不心酸腸斷，璞玉對警予也是如此，想到他屢次把愛情和幸福供獻到我面前，每次都橫遭波折，辜

負他的深心，到最末一次，我已經將要成爲他的人，不料丈夫又恰巧出現，我爲要對得住久受苦難的丈夫，對他未免過於冷酷，那知沒幾天便遇着意外的事，我丈夫竟遭凶死，我又成了孤零的人，到這時候，我固然知道警予舊情仍在，一定極希望和我重踐舊約，但是我那有臉面再去嫁他，雖然婦人首宜從夫，並不算我對他背約，只是我在丈夫生死未明之時，想要嫁他，丈夫一出現，立刻拋開他，到丈夫死去，又覲顏求他收納，這未免太已反覆，便是他能原諒，我自己也嫌沒滋味，何況教人看着，我這人多麼無恥，所以就咬牙絕斷，甘心拋棄幸福前途，和他永不相見，但心意雖已決定，出家的話也已對衆表示，無奈對警予的恩義，終不能毅然忘却，每一思及，便覺蝕骨酸心，此際由哭丈夫而悲傷自己身世，由悲傷身世而想起警予，哀慟更甚，因爲別的事都已經過去，也只落個痛悼，惟有警予却是生生割斷，有着種種複雜的情緒，故而難過得分外利害，她哭得嗓音全澀，氣力全無，只伏在土地上，抖擻着作無聲的抽咽，不知過了多大工夫，忽然聽着耳邊有人低低的喚着自己名子，跟着又有手落在臂上，輕輕搖撼，璞玉起初還在昏沉，繼而知覺漸復，猛悟自己正在荒郊，怎會有人叫着名兒，悚然一驚，才抬頭張

望，只見身旁跪着一人，頭戴呢帽，身披斗篷，一張銀魚般的臉，襯着灼灼有光的雙眸，和黑而短的兩撮小鬍，好像瘋了似的向自己望着，目中淚光粲然，璞玉立刻認出是自已方才所傷心痛哭的警子，還沒得思索他何以也到這裏，已覺腦中一昏，想到是入了夢境，猛抬起抖顫的手，抓住警子的衣袖，說了聲我可夢見你了，這麼跟你見一面也好，我必是睡着了，想你就夢見你，說着只見警子眼淚直湧出來，落到自己面上，覺得冰涼，警子又悲聲說道，你不是作夢，我們是真見了面，璞玉直着眼兒，向旁一轉，只見雲天淒黯，荒草迷離，果然仍在墳上，並沒有什麼夢境，跟着又看見旁邊的墳頭，才悚然一驚，把握住警子衣袖的手鬆了，怔怔的望着他，吃吃的道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連說出幾個你字，底下竟沒別話可說，忽的閉上了眼，警子半蹲半跪的，在她身旁，淒然叫道，你不要哭了，天已不早，又起了風，快回去吧。璞玉徐徐張開了眼，熱淚直湧出來，抬起手擺了擺，發出哀澀之聲道，你自己走吧，不要管我，我沒臉跟你說話，警子聽了，撲的坐在地上，顫聲說道，你這是什麼你……：：：：哦哦……：：：說着又禁住了，怔了一下，才又說道，我怎能不管你，你在野地裏，哭得想必很久，天已晚了，璞玉仍閉着目半

响不語，忽然睜眼道，你去吧，難道對我還沒傷透了心，還……：……：警子見她又咽住不語，忽眼珠一轉，點了點頭，握住她的手道，哦我明白了，你方才說沒臉跟我說話，我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……：……：你從出了這件凶事以後，就決意出家，是爲躲着我吧，璞玉張大了淚眼愕然道，躲你怎麼……：……：，警子道，不是躲，我的話沒說明白，這麼說吧，你是不願意再見我，才想出家，璞玉聽着似乎對他的意思，有些茫然，但隨即咬了咬牙，從鼻中哼出聲音道，對了，我不願意再見你，想躲得遠遠兒的，警子道，你爲什麼呢，璞玉不語，警子嘆口氣道，璞妹，你總能記得我們當日的情節，和這幾年來的關係，大約你總看出我愛你比自己性命還重，你可以不反對這話吧，璞玉搖了搖頭，將手掩住淚如湧泉的眼，啞聲說道，你現在還提這個幹什麼，警子看看她又道，今天想不到在這裏見着你，我才有點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並不恨我吧，璞玉似乎吃驚說道，恨……：……：恨你，爲什麼……：……：恨你，警子道，我只怕你錯想了，自從發生了這件事……：……：你知道丁二羊是我的用人，你也許難免猜疑是我……：……：璞玉不等他說完，已搖頭道，那是你多想，我還再糊塗，也不會這樣猜疑，你萬萬不是那種人，警子苦笑道，謝謝你，你真是我的知己，只這

一句話，我的千辛萬苦都不枉了，可是你知道我今兒怎會到這裏來麼，璞玉此際頭腦已稍清醒，轉轉眼珠，哦了一聲道，你也是上墳來了，警矛點頭道，不錯，我今兒沒事，特意到了二羊墳上瞧瞧，聽見這邊有人哭，才走過來，你對我給了二羊上墳，又怎樣想，就不猜疑我主使，也要怨我不該給你的仇人上坟吧，璞玉嘆道，我不這麼想，丁二羊作事自然糊塗該死，可是對你却太忠心，你給他上墳是應該的，我怎能怨你，警矛聽了，猛一拍手道，這樣意思，我才明白這些日想錯了，原來你始終沒恨我啊，那麼，你方才所說沒臉見我的話，我也明白了，咱們別說沒用的客氣話，論理你丈夫雖不是我所殺，也算由我而死，我該怎樣對你抱愧，可是我不說那些，說也沒用啊，現在只說你我……你屢次催柳塘找廟出家，是真決意那樣作麼，璞玉咬牙點頭，警矛道，你自己出家，可曾替我想過，拋下我怎樣呢，璞玉聽着似要答話，但把嘴張了幾張，竟哇的聲痛哭起來，擺着手且哭並說道，你別問我這個，我為這個已經難過死了，你怎樣……我到這時候還有臉管你怎樣，有緣來世再說吧，你就別理我了，警矛這時已由璞玉隱約的言詞中，完全明白她的心情，第一她絕未把她丈夫的死因，懷疑到自己身上，第二她對自己

並未忘情，只於因爲在她丈夫出現之時，立刻割恩斷愛，自歎過於冷酷。及至她丈夫死後，她雖然知道我仍希望重溫舊夢，但她已無顏相見，又加恐怕衆人取笑，所以決意出家，明知自己十二分需要她，她飄然遠引，實是一種殘忍行爲，却因她怯懦沒有勇氣，只可走這條路，然而心裏却是悽惻難安，所以一見着自己，就屢次表示無可奈何的情形，充滿於神色言語之中，由此可見她對我的深情有增無減，實是不忍相捨，但我也照樣不能捨她啊，說起來我和她也是一樣怯懦無勇，在她丈出現，我雖津南行，尚可算是潔身自好，但丁二羊把她丈夫弄死，我也被柳塘強行捉回，局面完全改變，我既問心無愧，又知璞玉丈夫既死，又回到孤獨無依的舊境地，就該對她有所表示，然而我怕有人議論，竟不敢重提舊事，才使璞玉疑惑我對她有了芥蒂，自憾對我不起，無顏相見，逼到非出家的地步，倘然真那樣辦了，豈不此恨綿綿無絕期，如今天可見憐，居然在這沒人地方使我們相會，足見我二人尙有緣分，我可得破斧沉舟的對她解說，挽回她的意思，並且商量個辦法，絕不能使她把餘生消磨到紅魚清罄之中，我的將來，也陷入苦雨淒風之境，想着就道，璞妹，你別這樣說，什麼叫來世，這世還沒過去一半呢，我的生死苦

樂，早已寄托在你身上，自從你丈夫出現，我難開天津，倒實是想去出家，那當然是因為希望已絕，只有走這條路，現在咱們中間已經沒有阻隔的人，來日方長，為什麼作這絕望的事呢，你方才的意思，好似在你丈夫發現時，對我背約，自覺抱歉，所以這時沒臉再見我，這才是糊塗話，你那時極正當的行為，有何不對，倘若丈夫發現，還跟我藕斷絲連，倒像是不應該了，我豈止沒一點怨恨，而且更佩服你，不過在你丈夫死後，論咱們的交情和關係，我實在應該對你表示，他來了我自然該退讓，他死了也自然可以仍照咱們原約辦理，在你在我，都需要這樣，旁人愛說什麼說麼什，管不了那些，只恨我太沒擔當，因為事情是丁二羊作的，恐怕你誤會到我身上，又怕別人說我幸災樂禍，才強忍着不敢……可是在這時候，已逼得你要出家了，過去的我們也不必想了，玉妹，你想咱們以前是怎麼樣的交情，現在誰也明白，誰離開誰都活不下去，若合一處，就是世界上第一對有福的人，我們怕着什麼，竟要自投死路，放着幸福不享呢，再說我們兩人，在今天以前，實在各有難處，各有疑心，雖然都盼望破鏡重圓，可是誰也不敢找誰，誰也不敢把心思露出，總而言之，我們簡直連見面都不容易，若不當面說

開了，都永遠隔膜下去，耽誤下去，也許結果你出了家，我也傷心當了和尚，像咱們兩個人這樣愛情，誰都看得誰比性命還重，誰都願意永遠廝守，可是落得這樣結果，豈不把人冤死痛死嗎，如今難得老天成全，咱們的事，只能當面談說，別人已沒法參預，而且一有旁人，大概咱們就全不能把心事直說出來了，老天好似知道這種情形，特意教咱倆同時來到這荒郊野地，沒有一個人打攪，可以盡量的商議，這不是給咱們路兒走嗎，我不是迷信，不過你也想想，爲什麼拗天而行，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，玉妹你就把出家的念頭取銷了罷，咱們還是話應前言，跟着操持結婚，這幾年你受盡了罪，我也受盡了苦，從此咱們也該得償心願，享享幸福了，玉妹你說怎樣，你一定答應我的，璞玉聽了，將淚眼望着他，似乎悽感難言，警予又問了一句，璞玉忽向旁看看，搖了搖頭，隨即用手把臉掩住，警予見她搖頭，初以爲是拒絕自己，心中大感失望，但無意中向旁邊一看，瞧見了方才璞玉所看的東西，那正是她亡夫的墳墓，不由心中大悟，自罵糊塗，璞玉在她亡夫墓前，自己怎向她提起結婚的要求，教她怎能回答，同時又明白她的搖頭，並非拒絕，而是表示不能答應，想着就道，你坐着哭了這半天，身上一定麻木，少時



還得回去呢，先起來溜溜好麼，璞玉默然不語，只把手兒微伸向前，警予知道他是接受了自己的請求，雖然所接受的是另一件事，但由此可知他已暗中會意，肯立起溜七，便是要隨着自己離開墳前，既肯離開墳前，那麼方才在墳前不能答應的事，也許能答應了，警予一面暗自欣喜，一面就伸手扶着她的玉臂，徐徐立起，向前走去，這片地本是柳塘家的種養地，歸守墓人耕種，這時莊稼已然收了，地中還有枯莖敗葉，未曾收拾，二人循着畦邊，向前走去，本來原說溜幾步活動血脈，在本意轉個圈兒便可以了，但警予竟一直向前，璞玉也並不說話，只隨他走，到了地邊上，一顆柳樹之下，警予回顧已看不見那座墳了，才立住向璞玉道，玉妹，我今天正式要求你嫁我，咱們中間已沒一點阻碍，你可不許再教我失望了，璞玉怔怔的望着他，悽然說道，你這話說得教我傷心，我是什麼人，值得教你說這求字，咳，你知道我……說着伸手緊握警予手腕，發出淒厲之聲，好似把百種柔情，經年積鬱，都迸作一聲哀喚，叫道，警予，你知道我的身體性命，早已賣給你了，憑你的情義，足可以買我為你死十回，再說你的身分何等高貴，竟為我費了三四年心思，受了無數的折磨，我就是個公主也承受不起，別說我這敗柳殘花的

下賤人啊，論理我早就該跟你去作個奴婢，只爲我丈夫還在生死不明，你知道我總得顧着結髮夫妻的情義，凡人作事不能背過理字兒去，而且你娶個女招待也就夠好看了，怎能再娶活人妻，日後丟臉受累，所以猶疑了許多日子，到我決定要跟你去了，不想我丈夫忽然又出了現，你想那時我是怎樣難過，實在我的心已經給了你了，可是這身體仍得囑我丈夫，他又是個廢人，還那麼窮苦，我怎能拋他不管，便是我狠了心，拋開他仍舊跟你，請想，你還能看我是個人麼，所以只可……我都知道那時對你太絕情些，論理應該對你有個交代，可是教我說什麼呢，也沒法跟你說啊，所以只好狠心咬牙，算我這一世對不過姓趙的，來世作牛馬報答他吧，倘若老天看我忘恩負義，就狠狠的報應我，教我立刻死了，才更如我的心願，現在說什麼也沒用，我也不說了，當時就這麼打定主意，預備過三兩天，就離開張府，去承受我自己命中造定的罪孽，可是我很明白，以後恐怕一時也忘不了你，傷心的日月，怕不易挨受下去，那也只可活一天算一天了，不想丁二羊竟在這時候作出了糊塗事，把我丈夫治死了，丁二羊實在可恨，可是我真沒法恨他，論理他殺了我丈夫，自然是天大的仇人，無奈我很明白他爲什麼那樣作，起初我落

在暗娼裏，曾求他相救，他很不虧負我，東跑西奔，忍氣受累，到底替我把信送到了，若不是他到月宮見着我的舊同事，把信兒傳給雪蓉，雪蓉再央柳塘出頭，我現在還困在趙家窰，也許早死了，你們連影兒也不能知道，所以他實在算是我的恩人，等到你回到天津，爲訪我下落，尋着了丁二羊，待他那樣恩厚，他自然感激你，又知道你這層關係，只盼着我們到了一處，他也歡喜，這對我是一片救人救到底的好心，對你却吃着誰向着誰，不料我們還未結婚，我丈夫忽然露面，算是把我們生生拆散了，丁二羊覺得這一來算白救了我，又見你傷透了心，要辭職回南，就忍不住了，竟而拚出性命，報你的恩，順便成全我們到底，方作出那糊塗事，你替我想，我怎能不把他當作仇人，可是又怎能恨他這仇人呢，我也只能恨他個糊塗，頭一樣我丈夫那樣可憐，怎竟忍心害他，你何苦又賠上一條小命兒，二則他只覺這樣是成全我們，其實差點兒害了我們，若不是仗着情面，把兩條人命的重案含糊的消滅，鬧真了不知要出多大亂子，就是風平浪靜的過去，也要把你我兩個人僵住，出了這樣事情，誰還敢提起結婚的話呢，就到今天，若不是天緣湊巧，教我們倆在這裏遇上，恐怕連見面都難了，所以我不能不埋怨丁二

羊，只願他作了這鹵莽事，倒教我們更爲了難，警予接口道，我可不是向着丁二羊，他作的事實在糊塗，不過若沒有他那一舉，我們更永遠沒指望了，咳，我真不該說這種話，倒好像贊成他害你丈夫，其實我只是就現在說話，你別誤會，璞玉道，我一點也不誤會，若是誤會，早把你當作仇人看待了，不過我的意思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你可別笑我沒廉恥，在丈夫死後就提到嫁你，我本來已是你的人了，現在沒法不跟你明說，我雖然應該嫁你，可是怎能嫁你，丁二羊替咱們開了路，也給咱們開了門，方才你提起結婚，我有什麼不願意，左不過一個對不住死人，其實我早已對不住他了，我是想着他簡直從我身上死的，心裏抱愧，才想要出家，可是也知道我出了家，一定害你不淺，已經害了一個，怎忍再害一個，這是我這許多日心裏的苦處，不見着你還能狠心咬牙，來個全不管，如今見着你，我就狠不住了，只可你說什麼，我依什麼，可是你沒想到裏面的難處，在這時咱們怎樣提起結婚的話，就是不管不願豁着幹去，旁人要怎樣議論，我不要緊你不是還得見人麼，警予聽了她說了這許多話，知道她把自己的情義，常久存在心中，並未須臾相忘，只爲迫於環境，她又性情矛盾，只能委心任運，不敢掙扎抗拒，然而內心痛苦

·已受得够了，今日相見，她已表示身心全屬於我，百依百隨，只是仍恐怕外人議論，和担心我和她結婚，驚世駭俗，於名譽前途有關，這倒是關切我的深心，不過這事在他身上，確是可虛，在我却毫無問題，大約她不會想到，就握住她的手道，玉妹，你只是愁着這個麼，倘然這些事都有辦法，你就可以安心跟我結婚了，璞玉點頭，警予仰天一笑道，你還沒有明白，我這次回北方來，是爲什麼，你當是爲着作官呢，實告訴你，我對作官的心淡極了，從前年回南方以後，心裏直忘不下你，不過夢想不到我前腳走開，你丈夫後脚也拋家遠行，你竟墮落風塵，受了大罪，還以爲你和丈夫照常度日，我一點指望也沒有了，所以任憑怎樣想你，總狠着心不起北來的念頭，直到去年，王督軍由江蘇調到直隸，一定邀我回來幫忙，我一聽他提到天津，就再忍不住了，才決定北來一趨，帮他幾個月，也好打聽你的情形，倘若你們光景很好，我就從此放心了，若是光景不好，我還可以繞彎兒盡點心，却絕不想跟你見面，不過重遊我這傷心之地，住幾個月，敷衍王督軍的情面，再尋些傷心帶回故鄉，好消遣我以後的無聊歲月，那知到這兒就得到你的消息，接着又出了許多事故，直到現在這步田地，一直到這時候，我所以留着不

走，完全是爲你呀，若不爲你，天津早就沒我的影兒了，只看你丈夫一出現，我當日上車回南，就知道我是什麼心意，若沒有你，莫說督署秘書長，就把督軍讓給我，也不能留我一天，這你該明白我把作官看得多麼淡了罷，什麼身分，什麼前途，我既不慕榮祿，還介意這些閒文，說痛快話，我在這世界上，什麼也不需要，只需要你，有你我就夠了，這官兒我看着還不如隻破鞋，你不用掛心，這一層不成問題，還有你恐怕別人笑話，咱們不會上沒人認識沒人笑話的地方去麼，璞玉張大了眼道，上沒人認識的地方，你是什麼意思，警子道，你還不明白，我是打算拋下這個官兒，咱們來個不辭而別，一同回南方去，隨便找個地方一住，我家中尚有薄產，足可以安開的過我們後半世，你看怎樣，璞玉望着他，好似痴了一樣，半晌無語，突然抽咽兩下，伸手緊抓住警子手腕，哀聲哭道，你……你真這麼愛我，……爲……爲我把你自己都毀了……我真不枉，有你這句話，我死了也不冤，可是怎能這樣害你，你不是沒出息的人，往後儘有得發達，如今爲我一個一個……竟作這不能見人的事，我萬萬不能……警子道，你別糊塗蠻纏，我不是已經說過沒心上進，便不爲你，早晚我也得辭官回去隱居，你知道我天生不愛作官啊

，璞玉道，這是你說給我聽的寬心話，我不是混人，你愛我，我毀你，警予道，你不要這麼想，我本來自己不願上進，你怎會害我，倘然我這幾年待你能算有情意，你心裏真想報答我的話，那就最好依我的主意，咱們一同離開天津，璞玉又搖搖頭，警予道，你怎還想不開，我已經把話說盡了，我要的是你這個人，有了你，我再沒別的理想了，你當然也只愛我這個人，當初咱兩要好，你只知道我是個平常人，並不是因為我作了秘書長，才愛我的，現在咱們一走，各自如了心願，什麼也不值得顧惜，難道你還像平常女人，定要男人作官，才覺得榮耀，璞玉忽然接口道：可不是，……對了，我很想作個秘書長太太，一走就算完了，所以不願意你走，警予一怔，繼而哈哈笑道，你說這話，可是從心裏出來的麼，我很明白，你還是恐怕耽誤我的前程，才這麼托詞兒，我萬萬不信，璞玉被他揭破心思，不由臉上微露笑影，道，你愛信不信，不過我實在不忍耽誤你，憑你這樣人，爲我這……警予道，你得，別說了，咱們這樣商量吧，我依你的希望，以後要作事業，並不隱退，省得你抱着不安，總覺耽誤了我，璞玉道，那麼你就不走了，警予道，你在這兒又怕人笑話，永遠人沒法提到結婚的事，那怎麼是了呢，走是要

走的，你別把我看得這麼不濟，除了王督軍就沒了出路，現在儘有督軍省長，想請我帮忙的，就是上北京去，也儘有好位置等着我，不愁沒事作，我的意思，打算咱們離開天津，先到上海，立刻舉行婚禮，度過蜜月，那時必有人聘請，咱們檢這些的地方去，如廣東四川等處，到那裏自然不會有人認識，可以舒心如意的過我們幸福日月，也不辜負你看重我的心，這樣盡美盡善了吧，璞玉凝眸想了想，淒然嘆道，我還能說什麼，你真是太爲我……咳，你怎說怎好，我什麼也不管，只把這身體交給你，隨你調動吧，警予大喜道，那好極了，咱們幾時走呢，璞玉道，我只聽你的，幾時走都成，不過這一走就沒日子回來了，警予道，你還有什麼牽掛的麼，璞玉嘆道，我沒有什麼牽掛，只要有 you，我就上西天取經，都豁得出去，警予道，我也是一樣，你就是我的性命財產，有 you 在一塊兒，走到那裏全是安樂的家鄉，昔日有個朋友題行腳頭陀的畫，有兩句是一切非我有，放胆而走，這意思很好，沒有一點東西是他的，他自然沒有顧戀，放心大胆，隨便走向那裏都好，我却要把這兩句改作只要你屬我所有，我就可以帶着你放胆而走，璞玉聽着不由微笑道，改得不好，人家多麼乾淨，你多麼累贅，說着笑容忽斂，又紅



了眼圈道，我還有點牽掛，就是我那個孩子，始終也找不着，我走了就更沒有指望了，警子聽她提起了兒子，覺得又來了困難，既不好說無須管他，咱們只顧自走，但又怕她爲這事變計不行，正在想不出安慰的話，璞玉已搖頭嘆道，不過我想，那孩子準已不在這世界上了，若還活着，上回那樣搜尋，還有個尋不着，他太小啊，還禁得住磨折，咳，我就當他死了也罷，說着潸然落淚，又嘆道，完了，他父子三口全完了，算我一手害的，將來我死後，也許要受報應，不過在沒死以前，得先還你的債，你的情義太厚，我的罪孽太深，若是今生不補報你，死後就許下十八層地獄受罪，不得托生，永遠跟你遇不上了，警子道，瞧你這迷信，莫說沒那種事，就真有，你也沒有罪，一個女人苦熬苦曳，供養全家，你丈夫不但不幫助你，反倒給你打擊，你把一個女人的力量用盡了，以致落到那等悲慘結果，足可對得住他們，還說什麼罪孽，璞玉苦笑道，你自然能原諒我，可是我自己……我的罪孽自己知道，咳，不必說這個了，咱們幾時去呢，警子道，越快越好，我看離開天津，遍地都是樂境，多留一天，多受一天苦，我立刻走都成，你呢，璞玉呆呆的想了半晌才道，你能立刻一走，我又有什麼不能，不過這麼說走就走

，一定不能跟柳塘明說，人家在我身上天高地厚，我竟給來個暗溜，多麼對不住人，警予道，咱們顧不得那麼周到了，只可等走開了再給他來信道歉吧，璞玉道，也只可這樣了，不過我立刻甩手一走，總覺有些不得勁兒，雪蓉跟我姐妹一場，又待我這樣好，我一走就算跟她永世不得見面了，可是也沒法兒，那麼這樣吧，咱們多緩幾天，容我跟雪蓉再盤桓盤桓，還有她托我給作一身小衣服，還沒作完，這雖然是小事，我走了她照樣可以交成衣局去作，不過她因為是貼身衣服，不願拿出去，才煩我的，人家救了我的命，我難道連件活計都不給作麼，再說我這一走也並沒東西送給她，就用這件活計留個紀念也好，你看怎樣，我看你在這幾天裏也可以把經手的事給辦清楚，暗地有個交代，王督軍對你總算不錯，你也應對得住人家，別來個硬攔車，教後來接手的人摸不着頭緒，也是挨罵，警予道，好，你說的有理，就緩幾天吧，可是幾大呢，璞玉道，十天怎樣，警予道，十天不遠些麼，璞玉笑道，瞧你這急勁兒，四五年怎麼等了，警予道，那四五年裏，我沒有真指望，才能安心苦等，現在有了指望，我的心好像開了花，再閉上就不成了，叫我等四五天，比先前四五年還難，璞玉望着他撇了撇嘴，這還是第一次發出了含

情的眼光，警子忍不住就攥住了她，璞玉也不矜持，倚在他身上道，別教你着急，咱們往前推，說着拉起警子的手，把一個個手指彎屈着道，今兒初九，明兒初十，後兒十一，十二，十三……數到十三，警子手上五個指頭，全彎屈了，聽她還望下數，就把大指保持原狀，負氣不服的道，這還不夠怎麼還往下推，璞玉却用力扳着他的大指道，我一定要把你扳過來，警子道，已經五天了，你再望下扳，我不是白要求了，璞玉笑道，好，那麼就只多這一天，反正得扳過你來，警子笑着把大指一伸道，我屈服了，就到十四，咱們到那天怎樣走呢，璞玉道，不是十四，是十五，警子道，爲什麼又多一天，璞玉道，日子算到十四，十五早晨走，不正對麼，比如你在督署告假，從初一告到初三，是不  
是初四上班，警子道，可是我若願意，就在初四先去看看，也沒什麼不可，璞玉啞了一聲道，你糊塗，淨教我費話，不管怎麼算，出門不也得擇個好日子麼，警子道，咦，你看過皇歷了，是十五宜出行麼，璞玉笑道，你更糊塗，還用看皇歷，……警子聽着，猛然醒悟，立刻忍不住愛心勃發，抱住她便接了個急吻，口中說道，可不是我糊塗，十五當然是好日子，你要取個人月同圓的吉兆，這足見……足見……璞玉頰緋紅，推着他

道，瞧你這闊，教人看見算什麼，警予道。這裏那會有人，璞玉道，怎麼沒人，你瞧那邊，警予轉眼一看，果見在數十步外放着一輛洋車，車夫在道邊高坡上立着，却並未向這邊看，就道，那是拉車的，並沒看見咱們，璞玉道，你定要教他看見呀，天也不早了，快商量好回去，我的車還等着呢，警予道，我的車也在那邊等着，沒關係，可以遲一會兒，璞玉道，你的車……坐汽車來的麼，警予道，我沒坐汽車，是在街上雇洋車來的，璞玉道，這還好，坐着你的汽車來，車夫看見咱們的情形，回去準給賣了報兒，警予道，是啊，你知道汽車是督署的，從這次銷假上班，督軍知道了二羊死了，我沒有車夫，就又舊話重提，撥了部汽車給我，因有我宅裏沒有汽車房，不敢褻瀆車夫老爺，每日只勞他接送幾趟，除了有飯局以外，向不爲我的私事勞他的駕，璞玉道，哦，你提起王督軍，我才想起，還有他們送給咱們的許多禮物，一直封存在柳塘家裏，咱們可要帶着走麼，警予道，我前者離津南行的時候，曾寫信給柳塘託他代爲退回原主，可是隔一天我就被捉回來，他也沒有照辦。以後，直未曾想起，當然還在那兒存着，現在咱們要走……這些東西……你想該怎樣……說着眼珠一轉道，若要帶着走，怎樣跟柳塘說

呢，璞王道，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，依我就絕不帶走，原封退給人家，咱倆不告而別，在人門眼裏，已經和潛逃一樣，夠留話把兒的了，還要再落個掩逃麼，警予拍手道，真是同床不睡二性人，我就是這樣意思，不過試試你捨得捨不得，璞玉嬌嗔道，呸，瞧你這賊心爛肺，大概疑惑……本來麼，我這窮掉底兒的人，從生下來也沒見那些東西，怎捨得不要，自然要帶着，若帶不走，我寧可拋了你，也得在這裏守着命產，警予見璞玉這樣無端嬌嗔，覺得她今日似乎很愛撒嬌潑癩，但她平日並非這樣的人，不知何故，略一思索，方才明白她向來感情壓抑過甚，心境鬱塞過深，似槁木死灰般處在絕望境中，今日忽然意外得到轉機，心身一齊有了寄托，心懷一開，不自覺就生出一種反應。有這現象，不足為過，細想却是可憐的，想着便笑道，你別生氣，我認錯了，等到過了十五，再責罰我，現在先記下這筆賬，商量我們的事，璞玉哧的一笑道，過十五啊，……得，我不說了，快商量吧，們說怎樣，警予道，這很容易的，咱們定個時候，到那天準時在車站見面，上車就走，璞王道，什麼時候，警予道，你上午出門，怕教人疑惑，不如下午吧，四點鐘津浦通車從東站開，你什麼也不用帶，我也只帶兩件行李，預先

定一間包房，咱們上了車，就在包房裏一呆，你一點不用操心，等轉車到了上海，咱們再置備東西。璞玉道，好，那麼我就在十五那天四點到車站去，你可等着我，別教我亂撞，警予道，那是自然，你放心，一到車站準能遇上，璞玉道，那麼沒別的事了，我只空身兒……說到這兒，忽一低頭，把話咽住，却在面上現出愧恨之色，眼圈兒又紅了，警予不知她爲什麼，忙問你怎麼了，璞玉不語，警予又問了兩聲，璞玉才道，你看我這一身重孝，怎麼出門，警予道，這怕什麼，旁人誰知道你的細情，再說我也可以預先給你買下一套衣服，一上火車，就在包房裏換下來，這值得發愁麼，璞玉道，我倒並非怕旁人說話，只是自己心裏下不去，我穿上這重孝才幾天，這就……說到這裏，又咽住了。警予才明白她是由穿孝上想到亡夫，覺得內愧，這話實苦不好勸導，只可怔着裝不解，璞玉低頭怔了一下，忽然握住警予的手道，我這話說得太不該了，你別生氣，警予笑道，我生什麼氣，你別亂猜，璞玉道，我怎該跟你說這個……咳，我以後再不這樣了，警予道，我以爲這是你的好處，到這時還不忘……我也不說了，咱們心照不宣，倘若換個別人，絕不會在我面前露出這種心情，總而言之，咱們這是宿孽前緣，重重

糾結，弄到現在這地步，沒理可講，沒話可說，也沒法判斷是非邪正，咱們倆也只能管咱倆了，我既非你不能生活，你也甘心不顧一切來拯救我的後半世，那麼往事實上作去，別的全不必想，也不必管了，璞玉點頭道，是啊，我本來是這樣意思，方才……警子攔住道，得得，不提方才了，我們從此只有將來，沒有過去，你且想想，還有什麼要商量的，我們這一分手，就得十五在車站見了，璞玉沉吟道，我想也沒什麼了，現在天已不早，我們回去吧，我出來時只說到市場買東西，太回去晚了不很方便，警子點點頭，又握住她的手，無言對立了半晌才道，好吧，這一別又是五六天，我好難消遣，璞玉微笑道，傻人你只想着五六天以後日子，不就覺好過了麼？警子惘然道，我也只可這樣了，說着猛然一陣暮風吹來，飄揚衣袂，二人都感凜然不可復留，璞玉道，咱們該回去了，走吧，警子點點頭，但脚下仍不肯動，對她痴痴望着，過了一下才道，好，我們回去，說着移步向前，却覺璞玉並未跟着動步，轉臉看時，原來璞玉又怔了神兒，凝眸遠注，似乎正發幽思，就道，走啊，你又想什麼呢，璞玉聞言，好像才把心神從遠處收攝回來，怔怔的應道，走，走，就舉步向前，但不知却錯了方向，警子拉住她道，往這邊走，

你倒是想什麼，璞玉潸然欲涕的道，我尋思你方才說宿孽前緣，無理可講的話，實在不錯，要不然憑你這樣的人，會爲我這下賤女子費了好幾年的苦心，受了好幾年的折磨，饒是這樣，到底教我害了個不輕，還是甘心情願，憑你用的心，就是個仙女，也被你感得降臨凡世了，我若是個能配得上你的人，你也不冤枉，可是我……警予忙攔住道，你又說這話，我要生氣了，什麼叫冤枉，我既愛上你，結果居然能得到你，就是中間曾受千辛萬苦，也自值得，總沒白費我的心力啊，至於高貴下賤的話，在愛情上永遠提不到，不管你自己怎樣想，別人怎樣說，我却是從認識你那天到現在，從現在到我們老死的時候，都把你……對了，你說的仙女的話不錯，我看你真是仙女臨凡下嫁，在俗人眼裏自然看得我比你高，在我心裏……璞玉接口道，可是就爲我這女招待窰姐兒，咳，別說了，教人聽見準笑掉大牙，我明白這就是你說的宿孽前緣，前世你不定欠我多少債，今世這樣認頭還我，也不定前世你怎樣害苦了我，今世才甘心教我折磨呢，警予道，這並不是傻話，不過這樣想也好，就算前世我欠你的，今世還債，你就不用不安了，璞玉道，我可得信哪，若是真有今世來世，還債欠債，早把管這賬的累死了，再說也管不得



那麼遠，我在這一世就報不了你的情義，天啊，我直不敢想，過去我怎樣情形，你是怎樣身分，一想真就得離開你遠遠兒的，警予道，又來了，你再說這個，我真要氣死，璞玉道，我本來多說，你別生氣，反正事情是這樣了，警予道，你回去可得安心靜養，不許胡思亂想，到十五那天，總得帶豐滿的臉兒，歡喜的心情，跟我見面，若還這樣，我就拿出丈夫威風，懲罰你了，璞玉嚙哧一笑，方要說話，忽見已走到道邊，車夫拉着車迎過來，警予看見也立住了，就高聲呼喚，把另一輛在別條道等候的洋車，也叫過來，二人坐了上去，同向市內走，當着車夫只能說些閒話，及至走進市區，已經暮色蒼茫，萬家燈火，二人在一條街口分路，警予叮囑着千萬別忘了日子，就被車子拉着自回家中去了，璞玉也回到街南院裏，却不料雪蓉在內相待，被問得張口結舌，雪蓉雖看出她形跡可疑，却夢想不到孟光已暗接了梁鴻槐，雪蓉告知柳塘，柳塘也夢想不到有這種巧事，反而猜疑璞玉是出家心盛，自己出去尋覓廟宇，覺得事情不能延緩了，就又約會老紳董見面，跟她商量實行原定計畫，定好日期，先由柳塘派寶山去和警予公館內管家勾通，請其幫助進行，又把一切瑣事佈置停妥，柳塘使教雪蓉去通知璞玉，告訖已經代為尋着

了廟，並且已和廟中老尼說妥，只等擇好日子便可進廟了，雪蓉領了哪塘的命，到街南院去，不料恰巧這天正是她和那梁意琴約會之期，雪蓉從午飯前便盤算出門，因被柳塘絆住，吩咐了許多話，到出門時已經快到約會時候了，她因為約定在母家相候，恐怕意琴先去了，母親不認識她，有失接待，更怕母親跟意琴說出自己的實情，就不上街南院，先奔回母家，預備赴了意琴的約，再回來和璞玉說話。出門走了幾步，便坐上洋車，直回母家，到了地方，下車進門入室，她母親正在坑上獨自坐着，用骨牌過五關，原來雪蓉自嫁入張宅之後，雖然未說明和母家永斷葛藤，但她母女都恐怕引人猜嫌，不大互相來往，雪蓉這還是第二次歸寧，她母親雖把女兒嫁給財主，自身膝得衣食豐足，但寂寞也算到了極點，每日除了兩餐以外，只有枯坐，把一根烟袋一付骨牌，當作解愁的伴侶，這時見女兒突然到來，自然喜出望外，但她的口齒好像銹住了似的，竟說不出話，連叫了幾聲你，才說出你怎麼來了，雪蓉此來本為等候梁意琴，事先並未想到母親，但這時一見面，不知怎麼竟而心酸起來，好像心裏有許多委屈，無可訴說，忽然見着親人，就忍不住難過，她聽母親一叫，便眼圈紅了，淚沫湧滿眶中，好像要哭，她母親看着女兒

情形悲慘，大吃一驚，只疑她在張宅鬧出什麼風波，受了什麼委屈，此番歸來將有重大變故，不由變了顏色，探身拉住她問道，你怎麼了，有什麼事，快跟娘說，雪蓉忙一搖頭，方要回答沒事，却不料在搖頭之際，把眼眶中的淚給搖了出來，直由頰上滾落，她母親看着，更疑是有變故了，忙道，你別哭，慢慢說，是怎麼了，雪蓉見她驚惶詰問，不由暗自詫異，我是怎麼了，無緣無故哭起來，就哭着道，那有什麼事，你別瞎猜疑。她母親道，沒事你怎麼進門就掉淚，雪蓉一面用手帕拭眼，一面思索着道，我也不知爲什麼，大概是很多日沒回來了，心裏想您，所以見了面忍不住酸心，她母親聽了，微微搖頭，意思很不相信，其實連雪蓉自己也不信自己所說的理由，因爲她知道母親處境安適，無可掛念，所以向來很少想起，而且方才來時心裏只惦記梁意琴，絕未想到母親，却不知因何進門竟會落淚，簡直想不出是何來由，母親既問，只可算作想念她，其實自知是送空人情，但這淚因何而落，她也莫明所以，這時她母親又握住她的手道，孩兒，你怎麼還瞞我，雪蓉想想自己實在沒有委屈，但是見着母親，心裏倒是確像抱着老大委屈似的，不自禁的掉了淚，這是什麼緣故，實在想不出來，只得回答說大概多日沒見您

了，心裏想念，見面才這樣的，其實雪蓉這付痛淚，並非沒有來由，實是心裏有着委屈，不過她不自知覺罷了，她的委屈，就由於第一次看見寶山淨蓮的結合，第二次看到玉枝和唐棣華的婚配，由他們的年當貌對，感到自身白髮紅顏的缺憾，辜負青春，失却幸福，這已夠她抑鬱的了，又加唐棣華原是他舊時情侶，曾有一度愛好，將要結為婚姻，只爲她一時被虛榮心鼓動，只圖享受物質浮華，輕視精神戀愛，就和唐棣華斷絕，到外面自尋出路，結果嫁與柳塘，以貧家女兒作了富室姬妾，插金帶銀，使奴喚婢，總算把原來目的達到了，但是人每對於一切享受，未得之前，常幻想着不知如何幸福，既得之後，也就司空見慣，視爲平常了，雪蓉既得到物質享受，不久便發現精神方面有了缺欠，若不遇勾頭還好，偏又冤家路窄，老紳董竟賞識了唐棣華，來替玉枝作媒，而且一說便妥，雪蓉此際心情已改，以前鄙薄唐棣華，如今却覺自己對一切享受，都已厭倦，所最感缺憾的只是在精神方面，唐棣華那樣的多情少年，才是女子的真正享受，玉枝能嫁給他，便是吃糠咽菜，也是幸福，何況柳塘還有許多奩資給她們，可以逍遙度日，這福分真太大了，然而唐棣華本可以屬於她的，這福分她本來可以得到的，只爲一念之差走了錯

步，如今造化弄人竟使小唐又回到自己眼裏，但他却已將是玉枝的丈夫了，這種影事前塵，新愁舊恨，已然夠她難過，再回想她和玉枝當日同入張宅，身分相等，年齡也相差不多幾，但柳塘竟分別作兩種待遇，對玉枝特別護惜，不忍作踐青春，暗地認作女兒，對她就不那樣想，逕直收房作妾，在當時她還覺獨承恩幸，得意非常，但如今想起來，就把得意變成傷心了，固然當日是自願嫁與柳塘，不該埋怨他作事不對，只是他既懂得可惜玉枝，怎對她這和王枝年歲彷彿的人，竟未聯帶發生善心呢，倘若他當時會發生善心，把兩人同樣認作假女，現在遇到老紳董作媒的機緣，當然第一個先輪到她，那麼她不但可以跟小唐重圓舊好，而且玉枝現有的一切福分，都要被她先得了，雪蓉並不想她因嫁給柳塘，才由梨花海棠的參差，引起對錦綉繁華的厭倦，倘不遇到柳塘，或是像玉枝一樣的作着身分不明的小姐，就不會嘗到精神苦悶的滋味，又那有這番覺悟，必仍抱着原來的虛榮心，希圖更高的物質享受，此時便有老紳董來作媒，她對唐棣華的觀念，也必和當初一樣，不會轉好，教她下嫁也不肯的，不過雪蓉並不向那上面想，只認定自己只爲柳塘所悞，看着玉枝遷喬幽谷，無異登仙，於是一面對柳塘生出沒有理由的怨望

自己更把着不能聲說的委屈，雪蓉抱着這種心情，抑鬱已久，此際回到母家，心中雖並未想到那件事，但因母親是唯一的親人，見面不由發生天性的淒戀之情，同時天性底下潛伏的悲緒，也不自知的流露出來了，不過她自以為並沒想委屈的事，所以不承認母親的話，其實她若沒有這段心事在懷，就未必有這付痛淚，試以新出嫁的女兒作比喻，若是嫁到婆家，看見日月寒苦，丈夫醜陋，受了姑婆打罵，小姑欺侮，到初次歸寧之日，見着慈母，任憑如何忍耐，也難保不投懷痛苦，若是出嫁得意，夫家高樓大廈，奴僕成羣，公婆悉愛，小姑小叔先期都留學外洋，不在家中討厭，尤其稱心的是那小白臉的女婿溫存體貼，已把她哄得欲死欲仙，簡直不願意歸寧，勉強回去，一顆心還在丈夫身上，看着阿母，好似遠了一層，對於姐妹，更覺得沒人能比自己，在這時候，打她一頓，也未必哭得出來，若一定要她哭，只有留住不放，才可以惹她焦急哀啼呢，閒話休提，且說雪蓉母親見女兒收淚展笑，自言是意念老母所致，却還不大相信，只不好儘自詰問使擁住她改說寒暄，問你們老爺好麼，太太好麼，雪蓉回答都好，她母親又問玉枝呢，我聽說璞玉已經被你們救出門，跟你住在一處了，她可好麼，雪蓉聽母親提起玉枝，

猛覺心中一陣難過，跟着又發了焦燥，似乎嫌母親勞叨，就不耐煩的道，他們都好，好極了，都有了主兒，就快出嫁了，她母親聽了愕然道，怎麼都要出嫁，嫁給誰呢，璞玉的事，我會聽說過，一定是嫁給那個愛了她好幾年的人，可是那個玉枝，不也是姨太太麼，怎會嫁人，雪蓉哼了一聲道，自然新鮮，我還沒對您說過，那玉枝從進門就不是姨太太，她母親道，怎麼，上回不是你曾給我引見，叫她作妹妹，老媽子也全稱呼她二姨奶奶，怎麼又不是，雪蓉道，這是件黑影裏的事，除了柳塘玉枝，只我知道，柳塘從玉枝進門，就認她作乾女兒，只爲瞞着大太太，所以外面仍算是姨奶奶，她母親道，哦，這真……張大爺爲什麼認她作乾女兒呢，雪蓉一撇嘴道，也沒什麼因由，不過大爺一時心善，覺得玉枝太小，不忍作踐她的青春，就這樣辦了，她母親不由沖口說道，哦，玉枝太小，那麼她比你小多少，莫非你也……說着似乎自覺失口，急忙咽住，但只這一句，已經觸着雪蓉的心頭創痕了，她忍不住發出菲薄的語調道，我……別提我，我算什麼，能比人家，她母親還沒聽出她的口氣不好，但已明白她並未受到同等待遇，就又問道，張大爺這人心眼兒倒是不錯，他把玉枝當了女兒，你倒可以眼前清淨些，少一個人就

少點兒是非啊，那麼張大爺現在給女兒找着婆家了，婆家好麼，雪蓉聽母親提到玉枝婆家，不由想到昔日在大酒缸胡同居住之時，唐棣華和自己情投意合，時常在門前巷底，並肩携手，採蘭贈芍，母親看在眼里裏，向未有一語相責，似乎已看中唐棣華，時常話裏話外，誇他不錯，無形中把他看作未來的女婿，只等着女兒露出意思，便體貼着辦事了，以後自己要出去作女招待，和小唐絕交，母親還很不贊成似的，雖沒說什麼，但神氣上已可看出來，如今自己竟又和小唐遇見了，好像老天從中作弄，誠心教小唐爭這口氣似的，自己有什麼臉告訴母親，說玉枝的丈夫，就是曾被自己拋棄的人呢，雪蓉此際心境，就如同一個曾發過財，而又敗落的人，已因貧窘生出覺悟，正在自悔不該揮霍無度，不料又遇見個在他盛時相識的朋友，並且曾正言規勸過他的，自然要百感紛來，不堪回首了，她就忍着落下了淚，這才是真把心中委屈發洩出來了，她母親看着，更自吃驚，忙擁住她問又爲什麼，雪蓉趁勢倒入母親懷裏，嗚嗚哭起來，她母親張皇無措，只得連聲慰問，無奈女兒心事，幽秘難言，母親便是唯一的親人，有時也難於出口，鬧了半天，雪蓉才哽咽着說出小唐二字，她母親聽了這無頭無尾的話，仍是莫明其妙，因爲



被雪蓉哭得忘了原來的話破兒，而且事隔經年，也早把小唐給忘了，只可又問小唐是誰，到底怎麼回事，費了許多話，才由雪蓉口中，聽明白老紳董給玉枝作媒，恰巧遇上唐棣華的情節，但對雪蓉哭泣的原由，仍不十分了解，不過却略有蘸料了，接着雪蓉因為說開了頭，就覺得胸中積鬱都湧上來，倒好像不吐不快了，於是接着把柳塘對玉枝的優待情形，都說出來，因為心中含着氣妬，就由語氣中完全顯露出來，她母親漸漸聽明白了，覺得女兒和玉枝一樣是被柳塘買作姨太太的，竟在待遇上有這樣分別，把玉枝當作女兒，萬兒八千的給嫁奩，對於雪蓉就沒那樣好心，老實不客氣的收作小老婆，這一世就得窩在他們張家，到老也熬不出來，這實在太不公平，難怪女兒抱屈，她的思想，真和雪蓉如出一轍，果然有其女必有其母，她只顧替女兒抱同情，却忘了當初雪蓉是自愿嫁給柳塘，進人家張宅的大門，就爲着作妾去的，不比玉枝是被家人強迫出賣，事先和柳塘並無一面之識，一語之通，所以柳塘的善心，能用在玉枝身上，而不能用在雪蓉身上，因為雪蓉是己定之局，柳塘便有心把她和玉枝同樣待遇，也未必敢說，何況雪蓉在初入門時，未嘗不因玉枝的更動地位，而自慶獨霑雨露呢，就連她母親當時對女兒嫁

與柳塘，也未嘗不因攀附高門，女兒得到歸宿，己身有了依靠，而心滿意足，但這時她母親再不想那些事，只覺女兒受了柳塘的歧視，自己愛惜女兒，關切女兒，替抱不平是應該的，這就是婦人粗淺之見，不知愛之適以害之，說到這裏作者要聲明並非主張女子應該給人作妾，不許爭取自由，不過雪蓉錯誤在先，既情願嫁與柳塘，就該維持永久，如今爲着不充足的理由，中途變志，似乎不大合理，她的母親若是明白的，不需勸阻，只把舊事重提一下，就可以使她景然自悟，當時她母親認爲女兒真受了委屈，又氣憤又憐惜的，撫着雪蓉說道，孩子，我都明白了，你不用難過，這不是沒法辦的事，值得這樣走心，驚拗病了自己受罪，娘又不能守着你，指着別人誰上心啊，她這幾句話，真好似女兒已受到虐待了，這就是無識婦人說話沒有分寸，慣惹是非的原故，只要是動感情的話，總是說得過度，無論好壞，都給加幾成虛數，然而她也並非誠心挑撥，只是養成的習慣而已，跟着又對女兒說出無意假造，而順口流出的風涼話道，咳，孩子，今兒是你露出心思，我才敢說，當初你要嫁張大爺的時候，我看你滿心高興，怎好說破話，其實我心裏很不願意，旁的不說，他太老了，大概比我也不年青，就算他心眼兒好，脾氣好

，什麼都好，無一不好，只這年紀就全給弄成沒用了，他管不了你一世呀，你想想，他那身子骨兒，至多再活上十年，就虛打着算二十年，到那時你才三十多歲，難道就苦守下去，多早晚守到老呀，再說他家裏也未必容留你，若想再走步，可又挑水的回頭，過了井了，多難辦哪，所以老夫娶少妻，最是缺德，其實倒不在乎老不老，他若保險能活百十歲，能管你到頭兒，那也可以，嫁漢嫁漢，爲的穿衣吃飯，我們爲穿衣吃飯，就認命當尼姑也能，無奈不保險啊，張大爺大概也明白這個理兒，才那樣成全玉枝，實在太對了，可是怎麼跟你就差了樣呢，說着又替雪蓉拭淚道，好女兒，你別傷心，娘不是教你學壞，這件事實在教人喘不出氣，本來你還一朵花沒開呢，若是情投意合，就豁出這一世，陪他過下去，到他不在時再說，就跟着他一塊兒離開陽世三間，也不是沒有的事，這叫有錢難買樂意呀，可是現在他這樣待你，一席客兩樣菜，不是眼裏插棒錘麼，他既這樣對不過你，你又何必對得住他，就自己另打主意，也不算虧心，雪蓉聽着不語，半晌才道，您說的容易，我打什麼主意呀，她母親想了想才道，你不會……：……這也不怨咱們，是他逼咱們變心，你年青青的，不許離開他家，另找主兒，憑你這模樣年紀，

又見過世面，什麼好主兒尋不着，再說我……說着放低了聲音道，從你過了門，張大爺管我房子住，還常送米麪衣服，外加每月還有六十塊錢零花，雪蓉聽到這裏，愕然說道，是麼，送米麪衣服我知道，這筆零花，他向來沒提過，她母親道，這倒怪了，每月初一，都是那個張福送來，沒錯過日子，雪蓉微嘆道，他待我真是不錯，我……我……咳……她母親接口道，誰說他錯了，我一直念他好處，可是我老婆子無論怎樣享福，總提不上你的終身大事啊，若不爲你想，我還有什麼貪圖，這樣下去，就千萬知足了，不是要緊得顧你麼，你若照這樣長久掣掣，鬧出病來，有個好歹，我就再享福也活不下去了，說着又附在雪蓉耳邊，說道，張大爺按月給錢，逢年節還加倍，我一個人那有挑費，全給存起來，天天夜裏關上門，拿出來數幾個過兒，倒怪開心的，現在存得快過千了，可是向來也沒想這錢怎樣用法，今兒你回來一提這事，我才想起有了用處，咱們有這些體己，暫時還怕受窮麼，再說你若真想離開張家，也可以早作打算，咱們不作沒良心的事，不想傾騙偷盜，你嫁過去這一二年，自己總該有點私蓄，有些東西，既是你的，就可以先運出來，存在家裏，將來都是底兒，你用不着出去賺錢，在家裏一當大小姐，

又加手裏有體己，那時一找主兒，管保男人可以拿鞭子趕，由着你的性兒挑，要什麼好樣兒的沒有，孩子，你得想開了，刀把兒在你手裏攢着，想怎樣就怎樣，何必生這冤枉氣，跟他又不是一夫一主，明媒正娶，好了湊合，不好散蛋，沒一點牽掛的，雪蓉聽了母親高論，立覺胸懷豁然，好似一個愁死的病人，被醫生開導明白，立時恢復了活力生機，不再想到可怕的窳窳，病房床褥，也自作不是久住之鄉，只神遊於外面光明燦爛的世界了，但她的心方因母親的勸導，而覺得浮動起來，想到張家那傷心之地，儘可離開，走我的清梁大路，何必多所氣惱，才一想剝脫離，猛然把柳塘的恩情兜上心頭，自念柳塘除了偏向玉枝一樁事以外，向來對我實是不錯，何況今日又從母親口中，知道他厚待母家，真可感激，不由把浮動的心，又沉了下去，於是她本來想隨着母親意思說話的，竟爾咽住沒說出來，但也不是發生反對之意，只於不忍明表同情而已，至於心中却已受了很大影響，記住她母親的道理和辦法了，她母親見雪蓉不語，就又說道，孩子，我不過說說，大主意還得你自己拿，我若不是自己嘗過這苦，也起不起替你打算，咳，你知道中年喪夫，多麼苦情呀，你爹歲數並不比我大，他死也是爲着害病，跟這情

形不同，可是將來柳塘若拋了你，你受的苦情，却要跟我這些年一樣。我這些年，罪過，你是看見了，我從三十多歲守節，苦熬苦修，只爲着你兄妹倆，好容易盼得你哥哥長大，他又出門當兵，只回過一回家，以後就沒了音信，誰知還有沒有，如今我盼的只剩你一個了，倘若你再弄得像我似的……說着嘆了一聲道，只怕你還不如我，我倒是還有一個親生自養的孩子呀，你將來孤孤單單，可怎麼得了，我能早死也罷，若瞧着你落到那光景，可不窩心死麼，雪蓉聽着，只覺心裏哄的一震，方要說話，忽聽外面有人拍門，她母親忙問誰呀，雪蓉忙悟必是梁意琴來了，自己只願跟母親絮說家常，也沒得交派她怎樣和人家說話，而且自己哭得脂粉剝蝕，怎好見人，不由心中焦急，就向母親道，這必是梁小姐，來找我的，您快出去，就說我正洗着臉，不能出去迎接，讓她進來，說着就脫了大衣，拿起暖瓶向臉盆中倒水，她母親下床向外走，雪蓉又叫住說道，您可記住了，千萬別跟她提張家一個字，就作爲我還在家裏似的，頂好少說話，她母親聽着，怔了一怔，才出去了，雪蓉忙着洗臉，濕毛巾沾到臉上，便可消滅哭泣痕跡，不致被人看出來了，他才把臉拭淨，就見母親已把梁意琴領進來，忙讓她落坐，才告罪道，對不起

，我正洗臉呢，這屋子又小又臟，讓你進來，真不好意思，梁意琴身上穿着一件灰地黑格旗袍，臂上夾着短大衣，坐在椅上，滿面春風的笑道，那有這些客氣，你快收拾，跟我走吧，雪蓉擦着粉道，上那裏，是看畫兒去麼，意琴笑道，你別管，只跟我走好了，我帶你到好玩的地方去，雪蓉也就不問，一面說着閒話，一面修飾，須臾完畢，意琴拉了她便走，雪蓉母親見這女客來去却像一陣風似的，並未跟自己說一句話，就匆匆跑了，不由念叨這年頭兒姑娘都像瘋婆兒似的，那有一點穩重氣兒，但雪蓉因何和這個女子約在家中見面，來了又立刻跑走，是去幹什麼，想着終莫明其妙，只可看着她們走了，雪蓉和意琴出門，到了巷口，見巷外停着一部四缸兩座位的小汽車，意琴延她上去，自坐在司機位上，雪蓉愕然的問車夫呢，他坐在那裏，意琴一笑，說我就是車夫，說着轉動機關，車子就飛駛而行，雪蓉方知意琴還善於開車，心想這班摩登小姐，有能爲，我以前見她騎自行車，那樣巧妙，已覺難得，那知還會開車，我跟大家一比，簡直是個老趕了，但不知她開車技藝如何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一有失閃，小命就要玩完。想着就瞪大了眼瞧着她，就不住留神車前的行人車輛，及見意琴手法嫻熟，操縱如意，方

才放心，但仍不敢說話，恐怕分了她的心，鬧出禍事，及至車行人一條僻靜的街，才吁了口氣道，梁小姐你真有能爲，若是我打死也不敢開，你幾時學的，意琴笑道，我學了二三年了，出門很少帶車夫，這輛小跑車還是爲學開車買的，向來沒教車夫開過，雪蓉道，你喜歡玩這個啊，意琴這時正在轉灣，一扭輪盤，轉入他路，又直駛下去，才笑道，我也有些喜歡，不過也因爲學了有用處，才下心練的，你知道在本地女子要領個司機執照，很不容易呢，雪蓉詫異道，我不明白，你學開車有什麼用處，難道憑你這闊小姐，會去作車夫，意琴搖頭道，不是的，我因爲將來許要上外國去，外國的女子能力跟男子一樣，幾乎什麼都會，我爲預備日後到外國，進到女人羣裏，不致受他們輕視，所以要練習，不止開車，騎車騎馬，游泳滑冰，還有各樣運動，我都下過工夫，雪蓉道，哦，你將來還要上外國，當留學生去麼，意琴道，學不學倒沒一定，去恐怕一定得去，因爲……有人教我去呀，雪蓉道，誰教你去，家裏的人捨得麼，意琴笑道，家裏捨不得，也叫沒法，是我未婚夫要帶我去，雪蓉大愕道，未婚夫，你的未婚夫，哦，那位呂先生麼，意琴橫瞥了她一眼，撇嘴笑道，別胡扯，我的未婚夫還在外國呢，那



兒來的呂先生，雪蓉聽了，才明白意琴和呂性揚並無關係，心想我還當他倆已經結婚了呢，敢情沒一點影兒，可是怎總在一處，我在一年多的時候裏，見過意琴兩次，這兩次她都和呂性揚在一起，只當是一直沒有離開，那知是我趕巧了，他倆並沒關係，意琴已另有著落了，不過這小姐也真隨使，自己已有未婚夫，却跟別的男子作了這長久時候的朋友，莫怪上年紀人抱怨年頭兒壞了，想着忽覺汽車悠然停住，喇叭連響了兩聲，急忙看時，原來正停在一座大樓房的門外，這座樓前進是一片小園，用花磚矮垣圍住，由牆的圖案透孔中，便可瞧到裏面遍植花木，綠樹垂陰，雜花滿院，包圍着中間一座紅樓，雪蓉心說好美麗的宅子，這樣新派人家，和我們那大柵水缸石榴樹的老舊門庭，大不相同，但不知這是意琴家麼，想着就見鐵門開放，意琴把車轉彎開動，直入門內，進了旁邊的車房停住，才一躍而下，雪蓉已知道必是她家，也不問了，就也下了車，意琴領她穿過花畦中間的南路直入樓上，進了一間房門，只見裏面陳設非常華美，一見便知是女子臥房，當然是屬於意琴的，不由暗生羨慕，出門自開汽車，回家住這樣房屋，真是摩登小姐的勢派，意琴讓她坐在沙發上，隨有女僕送茶過來，跟着出去，雪蓉大笑道：你

說個我到個有趣的地方去，怎麼來到府上，是不是還有別人要來，意琴搖頭笑道，沒別人了，對不住，我誑你的駕，請到我家裏來，還不是有趣的地方，今天也不是畫曾的日期，我只是想跟你談談，雪蓉一怔道，你有事啊，意琴道，也沒什麼事，不過有句詛告訴你，雪蓉道，你請說吧，意琴笑道，你等等，我還不知怎麼說呢，說着妙目一轉，才道，我先問你，那個呂性揚怎麼樣，雪蓉聽着，感覺來得突兀，就問道，什麼怎樣，意琴道，我問你看他那人怎麼，雪蓉玉頰微紅，搖頭道，你問得奇怪，我跟他只見過一兩面，怎會知道他，意琴聳肩笑道，你不知道他，他倒知道你呢，雪蓉愕然道，這是什麼意思，他怎會知道我，意琴坐在雪蓉身旁，低聲說道，我說錯了，不是知道你，是跟你熟識，雪蓉更詫異道，什麼，他跟我只見過……哦，一回在我家門口，就是被你自行車撞傷了，跟我討水洗臉，那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在月宮，我當女招待伺候你們二位，第三次就是前幾天在理髮館，總共見過二面，怎能說熟識，別胡扯吧，意琴笑道，你倒記得清楚，一點沒忘，我說他跟你熟識，也是這意思，他常記着你，掛念在心，這就是精神上的熟識，並非說常常見面啊，雪蓉烘的紅了臉道，這叫什麼話，你梁小姐叫我來

就爲說這個呀，意琴笑道，你別着急，我的話也許說得太不客氣了，請你原諒，不過我實在是一番好意，咱們雖然沒有長久交誼，可是我從初次見你，就生了感情，按迷信說，好像前世有緣法似的，不單是我，連呂性揚也是一樣，而且他比我還加甚，說着見雪蓉又現不悅之色，忙抱住她的玉頸，很親切的說道，咱們倆年紀差不多，大概你比我大，就算我的姐姐吧，姐姐，我對你這算交淺言深，太不合理，可是我爲盡自己的心，不得不這樣，姐姐，咱們都是女子，又沒有外人，在這裏，用不着不好意思，請你好生聽我說，實告訴你，我是替自己和呂性揚作說客，只是把我們的實情告訴你，求你幫助，話從頭裏說起，我跟呂性揚認識在一年以前，你是知道的，從認識以後，他很追求我，我起初是故意逗他，所以常常跟他約會，看電影，溜七公園，本想過一些時候，就拋開他不理，那知他的意思非常誠懇，竟感動得我不好意思那樣作了，可是我已經定了婚，他那妄想永遠是不能實現的，再說我也不愛他，不過因爲他誠懇，我才不忍教他，直因循到現在，我還沒對他說明已經定婚，他也沒對我有過分的表示，只是看他的情形，好像已認爲十拿九穩了，這是我自己作出的錯誤，如今遇着難題了，因爲我的未婚夫

就要從西洋回國，回來就要結婚，結婚就要我同他放洋，事情已迫到眉睫，我對呂性揚再也不能不說明真情了，我就爲這個覺得爲難，雖然跟他只是朋友，隨意可以離開，只因我不該逗他生出糊塗想頭，他又誠懇得怪可憐，我這樣硬生生拋開他一走，覺得良心上下不去，可是我也沒別的法子，正在發愁，不想一次偶然跟他走到月宮門外，提起了你，他的意思對你很好，我就想起一個奇想天開的主意，打算尋着你商量商量，請你替我彌補這件缺憾，你先不要跟我爭論。容我說完了，呂性揚那個人是很好的，家世學問都不錯，你守在家中，終久得有個歸宿，不怕你過意的話，他的身分總比你高些，你若是一時老要尋這樣一個對象，還怕不易，再說他對你的印象又那樣好，開口閉口，總是可惜你落到女招待場裏，辜負了清高的人品，你明白憐惜就是愛的苗頭，所以我打算來個三全其美，先撮合你與他作了朋友，時常相處，發生了感情，我再對他正式發表我已經定婚的事，那時他雖受打擊，有你在旁邊，就可以設法安慰，教他不致過於頹喪，他既得不着我，也就會慢慢的把愛情移到你身上，這樣不是很好麼，雪蓉聽着，羞得面上通紅，心中亂跳，但覺非常憤怒，暗想梁意琴真豈有此理，你把呂性揚捉弄夠了，眼看要

同意中人結婚，去到外國享福，這才覺得對不住呂性揚，又怕他禁不住刺激，發生意外，居然挖空心思，想要捉我當替身，給你維持善後，難得還以為是成全我，大有居功之意，難爲她怎麼想出來的，更難爲她有臉跟我說，想着勃然變色，立起說道，梁小姐，你把我太看低了，世上可有這種情理，我不錯是作過女招待，可也不致這麼沒品，你請住口，別再說了，意琴攀住雪蓉肩頭，用力按她坐下摟住她的肩頭，才又說道，姐姐你別生氣，這件事雖是爲我，也是爲你，呂性揚那人實在不錯啊，你也許誤會我跟呂性揚曾有過什麼不好的關係，如今脫不了，才想這主意，好像俗語說的吊死鬼托生爲自己捉拿替身，我敢賭誓實是乾乾淨淨，咳，這種話我真不願意說，只爲你是個沒受過很深教育，也不常在外面交際的舊式閨閣小姐，對於現在的情形，還不大明白，見着一男一女常在一處、就要猜到不好處去，像方才疑惑我的未婚夫是呂性揚，就可看出你的心理，所以我不得不這樣解釋，若是對於別人，就無異表示我自己思想卑污，簡直是極大羞辱，我跟呂性揚只是朋友，不過知道他心裏有着希望，認爲我終要屬於他，可是實在不能屬於他，因爲以前玩弄他太甚，如今雖不忍再那樣了，無奈錯已鑄成，如今對他說明實

情，仍舊是一場惡作劇，恐怕他受不住，我也良心有虧，本打算這善後辦法，其實是多餘，我就不理這碴兒，也沒什麼不對，朋友之間，並無這種責任，比如他現在跟別人結婚，難到還非得先給我介紹個未來丈夫麼，不過我承認自己在他身上作過錯事，留下缺憾，不忍不彌補罷了，我所以不找別人，單單找你，就爲着呂性揚極愛慕你，我也看你是位很清高的姑娘，心裏敬重，希望把你們倆撮合到一處，作件好事，也補了我的良心缺憾，這是三全其美，你不要認定我只爲自己，把你當野豬捉來還願，也可以沉下心想，拋開我別管，只想你自己和呂性揚，是不是很般配的一對，若實現了我的主意，是不是一樁美滿姻緣，你終久也得嫁人，日後到那一天，能不能準得到像呂性揚這樣好的對象，再說句得罪你的話，你那樣家庭，將來怕不容易攀着大好的人家，而且你以前作過女招待，無論多麼規矩，恐怕旁人也不肯信你，除非你有能爲瞞到底兒，若是瞞不了，請想誰能把你當作好姑娘看待，要想得個像呂性揚那樣尊敬你的，大約不容易吧，所以這件事，你實是於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我替自己打算，也替你打算，從想了這主意，就上各處找你，呂性揚一直陪着我回去，不過他並不知我的真心，還只當我犯了一衝

的性兒，提起你可憐，就忙着要助你呢，只因你已離開月宮又搬了家，我白跑了兩天，並沒找着，心裏很是驚拗，不料竟會在理髮館裏跟你遇着，不是天意該當麼，當時我並未瞧見你，幾乎當面錯過，還是呂性揚先瞧見才告訴我的，你也許曾瞧見他那時驚喜的情形，我由他的神情上，就知道對你憶念很深，更斷定你是獨一個能安慰他幫助我的人，意琴說着又一攀雪蓉肩頭，和她臉對臉說道，姐姐，你聽明白了，這件事自然主要是爲我自己，連帶着才給你打算，我絕不送空人情，何況還是我提起的呢，若不是我自己需要這樣，當然未必一陣心血來潮，定要撮合你跟呂性揚的婚姻這不是實話麼，因爲這個原故，咱們拋開你的好處別提，只算我煩你替我這件事，自然不能白煩，盡義務就得享權利，我這兒有點小意思，說着開了物事櫃上的小抽屜，取出兩件東西，先將一隻青絨小匣打開，裏面是個晶光閃爍的鑽石戒指，又打開一扣存摺，指着上面一千元存款數目道，姐姐，你瞧見了，這是我的一點意思，請你收下，雪蓉看着，不由心跳起來，暗想意琴真闊，只爲要我給她作替身，竟有這樣代價，出手就是一千，還有這戒指，我白嫁了個人，應名是財主姨太太，雖有一匣首飾，却還沒有這樣值錢的，這戒指總比那存摺

值的多，意琴真捨得呀，雖然她的辦法有些侮辱我，可是細想起來，呂性揚那小夥兒，起碼也是位少爺，人品又好，比唐棣華高貴多了，倘若真能照她的辦法作去，於我並非沒有好處，只於我已是有主的人，呂性揚又愛着意琴，我憑空插身進去接她的後場，只怕接不住，白討個沒趣，所以不能應她，可是論意琴的心，倒並不算壞，她送我一個好男人，還外饒這些財物，人家圖什麼呢，雪蓉這時心理的改變，好像由於鑽石和存摺的引誘，但若這樣說，未免太冤枉她，她倒不致像這般鄙污，不過她在以前只嗔怪意琴的無理，並沒想到呂性揚的身上，這時才把念頭一轉，對呂性揚加以考慮，恰巧同時意琴也把賄賂現了出來，才使呂性揚和鑽戒存摺，合併起來，成爲一塊沉重的法碼，壓在天秤裝好感的一端，使另一端的壞印象，比較着減輕了分量，至於她是先考慮着呂性揚，才見到賄賂，還是見賄賂，才考慮呂性揚，那就是他心中很難分析的問題，無法細考了，雪蓉這時望着鑽戒和存摺，知道多看一眼，便是把自己品格，低降一點，忙伸手推開，但目光仍隨着送到意琴手裏，才收回來，口中說道，你這不是罵我麼，若是我能幫忙的事，我自然替你作，弄這個幹什麼，梁小姐請你……意琴那裏早已看出雪蓉的心意活



動，就不容她再說出推辭的話，緊跟着接口道，姐姐，咱們自己姐妹，誰送誰點兒東西，還用客氣。我因為實在爲難，非求你幫忙不可，你總得搭把手兒，咱們這樣說吧，也許我錯了，不該胡亂替別人操持婚姻，咱們拋開這層別提，你只當受我特煩，給維持善後，因為我就要結婚出門，呂性揚只當是我的弟弟，我這作姐姐的拋下他不能安心，求你替我照顧着，沒有別的要求，只陪伴他一些時候，直到他忘記我爲止，給他點兒安慰，混過這熱火勁兒，他想念我或是恨我的心，一冷下來，你就再不用管了，意琴說到這裏，稍一停頓，忽然又把兩件東西放到雪蓉懷裏道，我只求你替我這樣辦一下，稍爲盡我的心，若是沒有效果，也只好由他，這點東西，算我送你的，不跟這事相干，你就收下吧，好在這事並不費什麼氣力，沒有什麼困難，當作消遣就辦了，你自己在家也是沒事，鎮日陪着你那位老太太，不太寂寞麼，出來換換新鮮空氣，和呂性揚跑跑玩玩，多麼有意思，雪蓉初聽意琴又改換了說法，好似因那樣不能成功，所以再這樣試試，不過痕跡太明顯了，心中方覺好笑，但聽到她末後幾句話，猛然覺得刺心，意琴說她在家鎮日陪伴老母，太已寂寞，這話進到雪蓉耳中，就把老太太變成老頭兒，同時聯想到母親

所說的言語，再回到呂性揚身上，猛然覺得心中似有朵含苞的花，像觸着機簧似的猛然開放，再不想意琴的辦法，是不是正常，和自己的環境是否可能，只覺心中已然動了起來，意琴費了千言萬語，對她用力勸誘，不料反在幾句無意的閒話上奏了功效，雪蓉因她的話，想到母親一番勸導，再從意琴所謂新鮮空氣四字上思索，於是回想那深宅大院的張家，好像遙隔在遙遠而陰沈的霧中，好像監獄似的陰森可怕，柳塘那張和悅的臉面，在平日她想起便能發生好感的，此際也好像變成了防害人自由的獄卒，至多是個較和氣的獄卒而已，再一轉動扇中的銀幕，就又映出外面花紅柳綠的繁華世界，這世界全部充滿青春氣分，一對七的帶着浪漫風味的少年男女，成羣結隊，各佔據着美麗的伴侶，享受着人生百年極短時間的幸福，在這一羣中，現出個風流瀟灑的面目，那就是呂性揚，在呂性揚身旁又現出一個女子的俊臉，那就是自己，兩個人挽着手並着肩向前走，前面不知是怎麼地方，好像同時有幾個太陽懸在空中，又好似有千萬盞電燈照在頭上，光亮得不能想像，人人都向着光亮走去，惟有自己還趑趄不前，但一回頭就又看見那陰沈的張宅，同時也透視到自己居住的臥房，那竟變得那麼黑暗幽寂，教人喘不出氣來，再

轉回頭，明朗的光又照在身上，呂性揚可愛的笑臉，又在旁邊出現了，雪蓉腦中這一陣活動，使她更把梁意琴的一切言語全都忘了，只將母親的話當作出發點，將那問題中呂性揚，當作終點，思想往復於兩點之間，你有那張宅梗在中間，好像途中一道高崗，思想一到那裏，便要受一下頓挫，不過這時她的心情，已如一個假釋出獄的犯人，接觸了久別的新鮮世界，再想不久仍要回去的監獄，不由生了厭悞之心，再不願重去受苦，只想逃避了，若要逃避，也並不難，母親已給開了路兒，再由母親那句不要悞了青春，總得尋個正經歸宿的話，想到那呂性揚實是不辜負女性青春的男子，他那人品家世，自然更是良好歸宿，這並非自己無端作些妄想，是意琴先提了起來，他既提起，大約不是沒有可能，若是她所說呂性揚愛重我的話，並非虛假，那就許有幾成希望，自己初聽意琴提議此事，認為是故意侮辱，不過細想起來，他跟我無冤無仇，何必故意，至於要我作她替身，却是真的，這當然有些侮辱，好比一個講究的人，看中了一件金首飾，想要購買，但那金首飾已然有了主兒，不能歸他，就請一件銀的代替，這樣人家買主兒就許說聲不買次貨，轉身就走，銀的落個白巴結一回，多麼難堪，但是倘若那買主兒居然點了頭

，銀的竟代替金的位置，得着好主人，豈不是走運麼，再說那買主兒也曾有喜歡銀的表示，看來這是值得冒險試試的，試得失敗了，不過一時難堪，試得成功，就有終身幸福，而且這事又只是三個人的交涉，並沒第四個人知道，我就失敗了，也只落在兩個人眼裏，這兩人中還有一個將去外國，只剩一個，我只不再見他好了，何況意琴又給我台階兒，說明只算替她辦理善後，與我無干，我就答應她試試也罷，雪蓉這樣想着，心已動了，再也壓抑不下，只盤算由這件事上，可以極大收穫，即使失敗，也還有意琴的酬資可得，不由便把主意打定了，只於一時還想不出怎樣轉變口吻，低頭瞧見意琴放在自己懷中的東西，忽然得着端終，就又伸手推開道，咱們姐妹，誰教誰辦點兒事，還用這個，你不是寒蠢人麼，快收回去，我方才因爲你無故硬把呂性揚推到我身上，那實在豈有此理，能恕我駁你麼，現在你既說開了，算只替你照應他一個時候，你好安心跟別人結婚，免得出事，這樣我倒可以答應，不過辦得好辦不好，我可沒有把握，意琴聽雪蓉答應，大喜說道，謝謝姐姐，你這一點頭，我算舒了心了，雪蓉道，可是怎樣辦，我還不知道，意琴道，這個再容易沒有，你先常常出去，跟我在一處盤桓，呂性揚自然也和你

接近了，大家聚上幾天，我再漸漸抽身出去，教他跟你作伴，等混得熟了，你們有了交誼，成爲不錯的朋友了，我就把自己的事和他聲明，跟着就躲開他不再見面，那時你就得設法守住了他，最好每天都有長時間的約會，同食同遊，安慰他的痛苦，挽回他的感情，教他只注意你，沒工夫再理會我，這樣有些日就算成功了，雪蓉接口道，可是倘若我不能辦到，你說的這地步，或是不肯受我的安慰，那該怎樣呢，意琴道，只要你辦，就算幫了我，誰又能保準辦到什麼地步，他若是不肯接受你的好意，那也沒法，反正你盡到了心，我就知情了，蓉蓉聽她的條件如此寬大，不由更動了心，就把一切該顧慮的該尋思的問題，完全置諸腦後，逕自點頭應道，我算教你磨得沒法了，只可試一下看，但盼能替你辦好，也不枉受托一場，可是這兩件東西，你快拿回去，若定要給我，我就不管了，意琴道，我不是說過，這是我作妹妹的一點意思，跟這件事無干，你怎這樣小氣呢，說着就拿起雪蓉的手皮夾，給放了進去，雪蓉方要跟地爭執，意琴已按住她說道，叻，過了時候了，咱們走吧，他等得工夫已經不小，我約定三點半，現在已四點一刻了，雪蓉愕然問上那兒去，誰在等着，意琴道，還有誰，就是呂性揚啊，我約他今兒

在花園見面，再一同去看電影，現在只顧咱們說話，把他做得夠苦了，雪蓉聽着，才明白意琴這是預定的步驟，早已和呂性揚約好，只等把我說服，就立刻實行，帶我去和他見面，這未免太急促了，我還沒點預備，見着呂性揚該怎樣呢，想着不由心中發怯，但意琴已不容她躊躇，把衣夾遞過，又替拿了大衣，便挽手向外走去，後事如何，下同分解。

第二十回 無風起絮塵亂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

話說意琴要向外走，雪蓉只得隨她出了房門，一同下樓，這次意琴並沒開汽車，只徒步同行，雪蓉知道她和呂性揚約會的花園，就在不遠，須臾就要開始實行那怪羞人的條約了，不由心中亂跳，脚下發軟，臉上也紅白不定，意琴在旁邊看着，已明白她的心境，暗自好笑，我起初對你開誠布公，你偏推三阻四必得我把撮合婚姻的原提案撤回，只求你替我幫忙，作為和呂性揚不生關係，像這樣給你撇清，你纔肯答應，好像滿沒把呂性揚看在眼裏，只為却不過我的情面，才勉強允諾，倒也裝得不錯，可是你得裝勻

着點兒啊，怎立刻就在我面前露出你的心事來了，你這樣神情，直是初次赴情人約會的樣兒，不啻告訴我已經對呂性揚動了心了，看來我的計劃必能成功，呂性揚那面雖不可知，雪蓉這面已是心有意肯，只要我給擺出道兒，她自會趕上前去，攔也攔不住了，想着已到花園門口，便挽着雪蓉，一同走入，在石子路上走了不遠，便見呂性揚由路旁龍爪槐下一隻椅上，跳起迎了上來，叫道，你才來啊，哦，韓小姐也……意琴見他因雪蓉和自己同來，覺得詫異，就笑道，我是特邀韓小姐一同出來玩的，你來了一會了吧，說着偷眼觀察雪蓉，見她粉面緋紅，神情忸怩，心中更有把握，雪蓉看見呂性揚，也想要大大方向他招呼，幸而意琴對呂性揚說了兩句閒話，又指着一株高樹頂上說道，咦，原來這上面還有隻鳥巢，我來這花園總有幾百次，今天才頭回看見，這是什麼鳥的巢，這麼大個兒，別是仙鶴吧，呂性揚笑道，你真是都市裏的小姐，不懂大自然界的事，仙鶴會跑到人羣裏築巢，你可見過樹上落着鶴，意琴笑道，我只在張督辦宅裏，看見養着兩隻馴鶴，却沒見過在樹上落着，呂性揚道，着啊，仙鶴是永不到人烟稠密處來的，人們都說北京太廟裏有一羣灰鶴，其實那不是鶴而是鸕，鸕向來只住在山顛海涯，人跡

不到的地方，你沒見過對聯上有海屋添籌的話麼，海屋就是海邊的山洞，你明白了，意琴笑道，謝謝你給我講了半天，韓小姐你要知道，呂先生學問高着呢，跟他常在一處，能長好些見識，雪蓉這時已把羞意稍減，笑着點點頭，呂性揚笑道，你別聽她的話，這是挖苦我，意琴道，我又挖苦你了，你說這個巢，倒是什麼鳥兒的，呂性揚道，虧你還學畫畫兒，前者你拿一本新買的畫譜給我看，上面不是有一幅題着古木寒鴉，那畫裏的老樹頂上，有幾個鳥巢不跟這樹上的一樣，意琴哦了一聲道，我明白了，是老鴉兒，說着又道，哦，我又想起來了，韓小姐很愛畫畫兒，我勸她加入我們的畫社，可是她因為沒有學過，又不願跟那陌生的教畫老師現學開蒙，所以還在猶疑，現在你一提，我才想起來，請你教給韓小姐畫畫吧，你們既是熟人，他單獨跟你學，也可以不致在人羣裏感覺受竄，跟你學一個時候，有了根底，再正式加入我們的畫會，這樣你看好麼，意琴末一句話，是對着雪蓉說的，好像她對呂性揚向來發言爲憲，不愁他不服從，所以只徵求雪蓉意見，雪蓉却明白意琴這是借題給自己和呂性揚撮合，不由微一紅臉，但心裏却是願意的，就含笑說道，這不太麻煩呂先生麼，意琴道，麻煩什麼，又不是整天上班，每



星期三五小時就成，我主張就這樣辦了，呂性揚對這突如其來的提議，初覺愕異，及見雪蓉並不謙讓，意琴又逕直派定了，料着她們必已早有商量，才由意琴向自己提出，看來是無法推辭了，他對這事並沒有什麼反對的意思，但也非怎樣樂於從事，只覺既是意琴加此分派，自己就每星期盡幾點鐘義務也罷，不過這位女招待小姐，忽然越出市井範圍，有志探討藝術，這是和她的環境很矛盾的，不知出於怎樣的動機，大約未必是她自己的意思，多半是意琴仍要實踐拯救她的舊約言，一陣心血來潮，發了熱氣，想要教她學一種專門技能，以備日後拋棄常爐事業，攻操鬻畫生涯，把職業提高上去，但是也不想這學畫需要具有天才，並且出於天性愛好，並不是盡人能學的事，何況還要從學畫上尋覓日後出路，這是多麼希望渺茫，想着就道，韓小姐學那種畫呢，我的能力原本有限，又向來只在漫畫用工，對於正式的畫，簡直沒有什麼研究，意琴笑道，沒人跟你學漫畫，韓小姐要學的是中國畫，我也知道你在這上面有限，不過開蒙總還可以，呂性揚道，我也只能像寫字先教描紅一樣，再深就不敢應了，不過韓小姐打算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學呢，雪蓉聽了，心中忽然一跳，才想到自己不但沒有地方，而且也沒有時候

，現在還是張家的人，自然不能把呂性揚請進張宅去教書，若上別的地方，自己母家也不合宜，此外更沒有了，再說自己也不好常常往外跑啊，現着方在猶疑，意琴已代答道，我想一星期有三天夠了，或是一三五，或是二四六，鐘點你們兩位斟酌，地方自然該在韓小姐府上，雪蓉沖口說道，我家裏那破爛房子，怎能請呂先生去呢，意琴笑道，你何必客氣，我看你府上滿好，說着不由雪蓉分辯，就又代爲主張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四點鐘，呂性揚到雪蓉家去，呂性揚唯唯答應，問了雪蓉的住址，記在小日記本上，雪蓉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在心中打轉，覺得眼前已擺下一個難題，就是每星期三次出門，定要惹柳塘和家人猜疑，並且也不好托詞，當時也顧不得仔細思索，她既把呂性揚選作終身伴侶，看作幸福的泉源，放在心坎溫存，自然還要眼皮供養，就把全神注意看他，要觀察意中人怎樣制止神情，何等風流英俊，論理說男女之間，本該先觀察明白對方的一切，才會傾心求偶，雪蓉竟是反了過來，以前對呂性揚並沒有深切認識，只由意琴幾句言語，引動她的芳心，竟而突然鍾情，不但認他作意中人，簡直當作未婚夫了，這真是前所未有的矛盾，比舊式盲目婚媾，還加倍不合情理，舊式婚媾，是雙方都知道木已成

舟，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，勉強尋求對方的美點，以求發生愛情，因為若不如此，只有徒惹痛苦，才不得不盡力成全，作到好處，雪蓉却是一相情願，自己對呂性揚動了心，認爲可供終身，他就硬被派作心目中的未婚夫了，然而這心目中未婚夫的種種切切，尙還茫然無知，需要現來觀察，這還要多變矛盾，但雪蓉並不自覺，只顧偷眼瞧着，因爲她對呂性揚情根已茁，這時呂性揚的一言一笑，一舉一動，都成爲澆灌情苗的甘露，培養情苗的沃土，使其很快的發榮滋長起來，換句話說，就是雪蓉看呂性揚的容貌，越看越美秀，氣度越看越雍容，舉止越看越風流，言語越聽越甜甘，俗語說丈母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，但丈母終還隔着一層，怎能及得女子本身看女婿，來得親切有味呢，雪蓉簡直有些愛得迷了，想到眼前這個可愛的人，不日就將成爲自己永久的伴侶，不由一陣陣心裏發熱，但是空望着他和意琴說說笑笑，自己反而不能親近，又覺一陣陣心頭發癢，雖然她知意琴已是有主之身，絕對無意於性揚，而且現在正要和他疏遠，但仍止不住發生嫉妬，以爲意琴既已把他交代給我，明知我們倆將要成爲夫婦，你怎還跟他這樣親熱，一點不避嫌疑呢，幸而雪蓉還能轉念，悟到意琴萬無異心，這不過是她們摩登人物的交

際，向來如此，今日意琴自不便突然改變態度惹他疑心，想着才心平氣和，不過呂性揚和意琴東拉西扯的隨意談說，並沒作什麼高深的議論，雪蓉已有許多聽不大懂，想插嘴也插不進去了，又怕自己的淺陋無知，被呂性揚看出，只可注意他們的臉兒，他們笑時也陪着笑笑，裝作感覺興趣，這就和聾子聽人說話似的，完全以目代耳，陪哭隨笑，而實際莫明其妙，呂性揚和意琴因為她不大加入談話，恐怕冷淡了她，常常說到一個節目，就問韓小姐你說是不是，或者說韓小姐你也這樣想吧，雪蓉也只含笑點頭，或者簡單答句可不是麼，但她面上雖一直在笑，心裏却十分悶氣，幸而在花園轉了一會，天色漸晚，紅日西沉，意琴就說天快黑了，咱們出去吧，三人便走出園門，立在便道，都覺着應該告別各自回家了，呂性揚忽然向雪蓉問道，韓小姐你回家麼，雪蓉聽了，心中猛然一跳，才想到天已太晚，自己只願在外流連，竟忘記回家，還有柳塘托傅的話，沒對璞玉去說呢，她只願心驚，才沒尋味呂性揚那句話的微意，否則難免傷心生氣，呂性揚問那句話，是因為將要分散了，希望她自行坐車歸去，自己好單獨伴送意琴一程，因為他的心情專注意琴，今日有雪蓉在旁，感覺這一聚很不暢快，雖然他對意琴並沒有背人的話

，然而一樣的話，在情人就必得獨對密談，方能可意，若有旁人，便覺受到阻碍，說了等於沒說，總要設法補償，這就是情人的小氣處，所以講到情字界說，是獨居則鬱伊，雙棲則美滿，攢三則爭端起，天然只許兩人，不能多容一個的，雪蓉在這場合中，自居主位，却不料在呂性揚眼中，却把她當作第三人，想要早些開發她走，但當時呂性揚才問出這話，意琴已接口道，韓小姐忙什麼，今天我作東，咱們吃那新開的大鵝飯店去，雪蓉心裏實在惱着回家，就辭謝道，不成，我還有事，得回去了，意琴道，你有什麼事，別客氣，快跟我走，雪蓉道，我實在不能叨擾，咱們改天吧，意琴仍懇切相邀，雪蓉並非不願同去，再和呂性揚多作幾時廝守，無奈何回家太晚，不好托詞，只得堅辭道，今兒真不成，謝謝，你二位去好了，雪蓉說着猛覺心中一陣泛酸，想到自己不去，就剩他二人同去了，自己走開，而讓呂性揚和意琴同去密室談心，這怎麼忍得住，固然意琴曾表示她不愛呂性揚，可是人心隔肚皮，那保得住不變卦呢，萬一兩人有一個喝醉了酒，將要怎樣，而且別看意琴對我推得那樣乾淨，但誰能準說他倆以前沒有好過，以前的事我不管了，現在呂性揚既歸了我，我可不能再看着他們……：……雪蓉這樣一想，心裏被

妬念充滿，再也顧慮不到家中，只瞪着眼兒暗自怙愎，恰巧意琴又護了一句，她立刻改口道，你這不是……咳，真纏不了你，好，就跟你去吧，可是我得作東，意琴笑道，那有這些廢話，到那裏再說，說着拉了她便走，呂性揚見雪蓉又肯去了，不覺有些失望，這又是雪蓉所想不到，當時三人，同在便道上走着，轉了兩個彎兒，便到了天鵝食堂，上樓尋個雅座，各自點了幾樣菜，又叫了啤酒汽水，雪蓉因是門裏出身，對吃西餐很不外行，但她向來沒喝過啤酒，此際因見他二人都喝，恐怕自己露怯，只得陪飲，那啤酒雖沒辛辣味道，但那些微的一點苦味，也使向不喝酒的難於下咽，雪蓉喝着暗自攢眉，大有蘇東坡飲桃花醋的情味，然而當日使她攢眉的事，並不止於喝酒一端，吃過了湯，接着上第二道菜，捧盤而入的女招待，竟望着雪蓉叫聲蓉姐，雪蓉抬頭一看，不由大窘，她並不知這飯店兼用男女侍役，進門時並未看見有女子出入，這時竟發現了女招待而且這女招待竟是故友小雛雞，進門便對她招呼，雪蓉大驚之下，跟着又大窘起來，論理雪蓉和小雛雞感情不錯，睽違已久，此際意外相逢，應該欣慰，但雪蓉這時心境全變，已自視爲高貴的小姐，有如得地貴人，最怕遇到微時舊伴，雖然座上的意琴和呂性揚，

都知道她的出身，但她因爲己把希望寄托到呂性揚身上，正要得到他的愛情，恨不得呂性揚將她看得和意琴一樣身分，把微賤的出身，完全忘却才好，如今竟還空出來個可厭的身分證明人，對她班荆道故，直是當面點醒呂性揚，使其記起她也是和眼前捧盤上菜的是一流人物，怎會不驚不竊，而且還有害怕的，就是小雛鷄知道她已嫁給張柳塘，不但會親見她嫁時光景，還曾在嫁後爲着璞玉的事，去到張宅訪她，雪蓉本以女兒身出現在梁呂二人面前，對於嫁人作妾的事，完全隱瞞，這時和小雛鷄見着，難免不叙談舊事，萬一走口說將出來，被呂性揚知道她已是富家姬妾，就要萬事皆空了，雪蓉一念及此，不由面紅心跳，但不好不答理她，勉強定住心神，囁嚅說道，喲，你啊，你你在這裏，小雛鷄也笑道，我在這裏才一個多月，離開月宮，先在壽陽春山西館混了些日，就被邀到這裏，雪蓉聽她提起月宮，面上似被火灼了一下，想要攔她不再說下去，急忙說道，你可好啊，很忙吧，雪蓉這末句話，直是暗示她快去忙自己的活兒，莫再絮聒，那知小雛鷄並不能領略她的微意，反而認爲是友誼的慰問，十分承情的道，咳，好並不好，忙可夠忙，你還不知道這裏面的事麼，你近來怎樣，我看你養得雪白粉嫩，簡直有點發福

本來麼，現在是闕……雪蓉在她說你不知道那句話，語意中仍把自己引爲同類，已被刺疼了一下，及至聽他談到自己身上，眼看要給洩底，心中窘急，正不知如何設詞攔阻，不料小雛鷄的頌語，已沖口而出，但到雪蓉耳中，直無的下定罪的判詞，知道她所說闕字底下，必是太太，這兩字一出口，就算把自己終身斷送了，當時急中生智，很快的一拍桌子，大聲笑道，闕，我闕啊，你真罵苦了我，說着又向小雛鷄使個眼色，小雛鷄被她拍桌一驚，居然把太太兩字給震回去了，方在一怔，就見雪蓉遞過眼色，便知自己方才的話，說得犯忌，所以她給打岔攔回，就咽住不向下說，但尋思雪蓉所以如此，必是顧慮同座的人，她這才向呂梁二人端詳，這二人雖然曾在月宮吃過飯，但只因雪蓉璞玉招待，她未曾上前，故而不能認識，只是小雛鷄眼光也很銳利，見這二人一是西裝革履的青年，一是極度摩登的少女，坐在一處，氣派很相調和，但雪蓉和他們便似有些不同類，雪蓉雖然衣飾華麗，姿容美秀，但却是個姨太太的樣兒，即使姨太太的本色，並不過分顯露，但也近於溫柔穩重的舊式閨中少婦一派，這種光景，常可以在各地方看見，例如一位正在學校讀書的小姐，和她的一位青年美貌的庶母，同在一處，也許那庶母的



年紀比小姐還年青些，然而教人看着，既不像是姐妹，也不是像是同學，更不像是同一階層的人，小雛鷄看着意琴，覺得雪蓉不會有這樣朋友，只疑是她夫家的晚輩，對呂性揚却不大猜得出來，以為必不是雪蓉家中人，倒像是意琴的朋友，當時略一瞧看，方要改口問雪蓉搭訕，那知雪蓉已不容她說了，先迎着開發她道，你請忙吧，不要照顧了，小雛鷄看着雪蓉的臉色，才醒悟她是不願自己在房中麻煩，心想原來雪蓉現在闊了，不願意答理老朋友，我的招呼，丟了她的臉了，就很不快的退下去，再也不進來，雪蓉見她走開，心裏如釋重負，但還有些不安，好在呂梁二人並未向她說什麼，好像並未瞧見小雛鷄一樣。大家吃着，談些閒話，雪蓉仍是很少插得進嘴，不過她既被小雛鷄掃了興，不由便常常想起家中，心神不能安靜，惦記着時候太晚，也容易等飯吃完，意琴會賬，雪蓉還讓了一陣，到底意琴付了，就一同出門，小雛鷄仍未見面，雪蓉也沒理會。三人出到門外，雪蓉再也顧不得他們二人的行止，自己先說要回家了，又對意琴謝了一聲，就叫住了一輛洋車，坐了上去，意琴叫道，你不再陪我們玩一會兒了，那麼改天見吧，可別忘了後天是星期二，我陪呂先生到你府上去，雪蓉應了一聲，已被車夫拉着走出老遠，

他回頭看看，已不能瞧見他們，才尋味意琴的話，她說我不陪他們再玩一會，想必他們還不分手，仍得同玩些時，這未免有些令人胃中起化學作用，發生醋酸。再想到後二日的約會，雖然正所希望，却又不免發怒，一則約呂性揚到家中去，必須先對母親說明，這種話實在不好出口，而且自己家中一切簡陋，呂性揚去了，是否會看輕了我，而影響愛情的發生呢，二則自己今日出門遲歸，回去已不好交代，以後每星期還有三天約會，今天擾了意琴，星期三我必得還東，到星期四呂性揚也沒個不請客，如此輪流，便等於每次都要聚餐，耽誤時間很大，在張家簡直是辦不到的事，何況我素日輕易不出大門，如今忽然常向外跑，不但旁人看着不像，我自己也沒法說啊，雪蓉苦心展轉。不特對以後的事未得計較，就連現時回家如何說謊遮飾，也沒想出詞兒，徧那車夫過於年青力壯，好像要練習長跑，預備赴世界運動會奪馬拉松錦標似的，沒費十分鐘，已到了地方，雪蓉心慌意亂，看着車將到了張宅門口，忽然想起不能一直回去，還有要緊的事沒辦，忙教向後退回，到街南院門口放下，給了車錢，下車進門，直入璞玉房中，見璞玉正在床上躺着，眼望屋頂，似有所思，聞得脚步聲，突然坐起，看見雪蓉，就失聲叫道，呦，你

上那兒去了。怎麼出門也不告訴個話兒，把你們張二爺給急壞了，你倒是上了那兒，雪蓉一聽，立刻明白自己的臨時失踪，早已被家中發現，並且已鬧得天翻地覆了，不由心跳面赤，但仍竭力矜持着道，怎麼了，你說什麼，我出去一會兒，就值得……璞玉接道，怎麼只一會兒，從四點多鐘，你們那就來了老媽，說二爺要取件衣料送人，請你回去開箱子，我說你沒來，老媽說姨太太出門時，分明說是上街南院，沒來可上那裏了呢，我聽着也納悶，老媽回去，不大工夫又來了，說二爺教問一聲，姨太太是根本沒來，還是來過又走了，我告訴是根本沒來，老媽走後，過了一會，我不放心，又教這邊的王媽，過去瞧看，她回來說你還沒回去，二爺急得別提，正派人上各處去找呢，我聽着也着急，只因不好冒然上那院去，只可教王媽來回探聽，從太陽老高，直到這時，王媽總跑了十個來回了，她說各處遍找，不見蹤跡，二爺急想坐立不安，一家中像反了一樣，現在你可回來了倒是上了那兒，可回過家沒有，若還沒回去，就趕快……要不然先教王媽去告訴一聲，教他們放心，哦，王媽上那邊去還沒回來呢，說着就推雪蓉道，你快回去，教你們二爺放心吧，咱們這話歸明兒說，要不你回頭再來也成，雪蓉心慌意亂，因聽

璞玉所言，既感柳塘對自己的關切，又担心回家對他不好遮說，正在迷茫失措，恰巧那女僕王媽由外面進來，一見雪蓉，他大叫姨太太可回來了，您上那兒去，二爺都急壞了，雪蓉被她一吵，更是頭昏心亂，又被璞玉推着，叫王媽快送姨太太回去，雪蓉只可茫然地走出，王媽挽着一直出門，璞玉送到門外，還叫着今天你若沒工夫，明天可一定來，雪蓉含糊應着，隨王媽向前走，由街南院到本宅，又只有數丈之遙，舉步便到，雪蓉一上台階，心裏忽然想起柳塘教自己告訴璞玉的話，還未給傳過去，但這已不是切要問題，眼前最要的是如何說謊，既然柳塘知道我未到街南院，我就得說一出門便遇上了什麼事故，當然說遇見朋友或是出去遊散，是不成的，柳塘知道我沒有女友，遊散更不像話，必得尋個鄭重的題目，這題目只有一條，就是以探母爲由，最是妥當，只才聽璞玉說柳塘曾派人各處尋覓，不知到母親那裏去過沒有倘然去過，豈不弄得驢唇不對馬嘴，眼前又沒法探聽，想要回街南院去詢問璞玉，無奈已進了家門，那老僕張福迎着說了一套和王媽相同的話，雪蓉只得沉住氣，強作笑容問道，出去一會，就鬧得這樣兒，二爺教你們各處找我，是麼，你們都上那兒去找了，張福方才說話，猛然又由裏面走出一人，

看見雪蓉，跑過拉住，叫着你上那裏去了，可把我們急死，我到這時候還沒吃飯，一直裏出外進，這才想上門口看看，不料正遇着你回來，快進去吧，雪蓉見來者正是玉枝，不禁暗恨她打斷張福的話頭，但玉枝已不由分說，拉了她向裏就跑，雪蓉心裏更慌了起来，知道立刻便要見着柳塘，說什麼是好，於是又想向玉枝詢問，不料才進到院裏，柳塘正立在房門口，見她回來，現出滿面笑容，玉枝叫了聲姐姐回來了，就跑到柳塘面前，柳塘笑着道，你上那兒去了，好教我不放心，雪蓉知道這時已無可猶疑，只得說話了，但還裝着被玉枝曳得發喘，不能開口，就向柳塘笑了笑，自進入房中，柳塘隨了進來，玉枝却不知是另外有事，還是留了心眼兒，竟自走開了，雪蓉進房坐在床上，心裏跳得好像擂鼓，見柳塘隨入坐在對面，覺得不好等他再問，只可先迎頭兒說了，就裝作疲乏的樣兒道，差點兒把我急死，真是想不到，白天我一出門，正遇見一個人給我送信兒來，敢情我娘病了，柳塘聽着，好似一怔，聽着說道，你娘病了，給送信兒來，雪蓉道，可不是，她一個人兒住着，害了病沒人照顧，就託……說着想不起託……忽然心中一轉，想到了小鵝鷄，就道，那個小鵝鷄，以前在月宮跟我同事的，你也認得，她是我娘

的乾女兒，常去看望。我娘託她前來，沒進大門，就遇見了我，說得風雷火暴，就一時着急，也沒得回家告訴句話兒，就跟了去，趕到那裏，見我娘病得還是不輕，可不知是什麼病，我只得託人去請個醫生瞧瞧，偏那醫生又耽悞了很大工夫才到，我知道家裏不放心，想給送個信兒，無奈小鵝鵝已經上班去了，我又想見着醫生問個明白，只可等着，所以耗到這當兒，等醫生來到開了方子，說只是感冒發燒，並非大病，我才安了心，醫生走後，小鵝鵝也從飯館回來了，我就煩她去打了藥，替給照應，才趕回家來，說着還裝出十分愁煩之態，柳塘聽着聲色不動，說了幾句安慰的話，又問請的那位大夫，雪蓉隨口說了個人名，以為把柳塘蒙過去了，心中方稍安穩，却不料她的破綻已完全顯露了，因為當她失蹤之時，柳塘派人尋找，第一處就是她母家，去時正當雪蓉才離開不久，她母親一見張宅的人來尋，就料到她出門時未給家中留話，並且將帶想到雪蓉和那梁小姐的約會，並未對家中公開，只得答說雪蓉來過一過，沒坐很大工夫就去了，她說還要到外面買點東西，大約也就快回去了，她母親這樣說法，把梁小姐一字不提，而且給雪蓉留了地步，但僕人回去回答柳塘，柳塘料着她必然很快回來，不想許久仍無消息，才又着

急起來，這種情形，雪蓉並非沒有料到，只爲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謊話，又加時間迫促，不容思量，不及詢問，而璞玉也因忙於催她回家，未及相告，以致雪蓉不得不冒險說出這沒把握的謊話，柳塘從她一開口，已知內中大有蹊蹺，雪蓉不是在外面作什不可告人的事了，但他終是涵養極深的人，當時並沒露出聲色，只隨口應答了幾句，就倒在床上吸煙，並且說着閒話，神情態度，都和平日一樣，雪蓉看着暗自放心，以爲柳塘必沒派人到自己母家去，現在算把他瞞過去了，其實她是當局者迷，竟沒有體察柳塘的性情，以柳塘素日待人的誠厚，若是知道她母親害病，一定要代請名醫調治，不但會教雪蓉回去看護，還得派兩個女僕隨去伺候，如今只淡化的慰問幾語，當然是他已深知情偽，但又不願揭破，才這樣態度呢，雪蓉懵然不察，尙自以爲得計，覺得眼前這一道關口，算已過去，又愁着後日如何去赴呂性揚習畫之約了，就一面替柳塘燒煙，一面心中打算，柳塘自然也暗自思量，吸了兩口，忽然坐起，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朋友送的詩集，就走了出去，先溜到玉枝房中，悄悄叮囑她不要對雪蓉說曾派人到她母家去找的話，玉枝很詫異的問什麼原故，柳塘說你不必問，等有工夫再說，又叮囑她去吩咐男女僕人，對

雪蓉隱瞞這件事，玉枝答應了，柳塘走出，到書房拿了本詩集，方才回去，陪着雪蓉，照平常一樣度過了這一夜，次日午間起床，梳洗用飯之後，柳塘提起璞玉的事，就向雪蓉說，你昨天出門，就被小鷓鴣拉了回家，想必沒到南院去，璞玉的事，已經就要實行，了，必得趕快去告訴一聲，若再就悞，到了臨近，她見日期太緊，就許犯了疑心，本來她託我尋廟出家，我給就悞了許多日，一直沒信兒，如今忽然風雷火暴，才告訴尋着廟，立時就教她走，那不是太離奇了麼，我只爲想先安置了她，好跟着給玉枝辦事，才把日期定得很近，不好推延，只可去說吧，雪蓉聽了，正要回答我這就去，柳塘已又接着道，你換件衣服，咱倆一塊兒去，我跟她說，還穩當些，你一個人去，萬一說不利落，露出馬脚，又惹麻煩，雪蓉本想去和璞玉談談，希望能從她身上或者想出明天赴約的法兒，聽柳塘要同着去，暗自失望，但也只得應着，換了件旗袍，柳塘戴上帽子，二人就一同出門，雪蓉只惦記明日的事，心有所蔽，竟一點也看不出柳塘的可疑之處，第一柳塘既知她母親患病未愈，竟不教回家探望，和他平日忠厚性情體貼意致，大相違背，第二是昨天他教雪蓉去傳話，並未顧慮她現露馬脚，今日怎又忽然不放心，竟要同着去呢



，這當然是柳塘別有用意，柳塘日昨大發現雪蓉說謊，已猜疑到她在外面有什麼秘密行爲，但還不敢斷定，想要訪察明白，再作道理。柳塘對於雪蓉，雖是夫妻關係，但因她是唯一慰情之人，娛老之伴，所以十分憐愛，不過由於年歲懸隔，憐惜之情，倒多於燕婉之愛，說實了也有幾成把她當兒女看待，故而這時一疑到雪蓉有了秘密行動，柳塘並沒想她欺騙自己，辜負自己，或竟至於背叛自己，感覺憤怒，只担心雪蓉年紀太青，在外或者受到歹人引誘，以致遭遇危險，當時沉住了氣，一點聲色不露，只預備設法調查，看他究竟是何情形，以定挽救之計，不過柳塘已感到日後結果的難於圓滿，雪蓉倘若有了越軌的行爲，自己便能挽回她的危機，補救她的錯誤，然而女人的心一經搖動，再要平息是很難的，雖然自己能遷就原諒，她是否能回心安度，恐怕難預料了，柳塘想到這裏，老懷頗爲淒楚，但在真相未明之際，也不多作思量，即使事到其間，也只可委心任運了，當時柳塘只爲不教雪蓉知道，曾派人到雪蓉母家去過，以免她覺悟事情洩露，有所防備，就要不易調查，所以在囑咐玉枝和僕人以後，今日又同她到街南院，攔阻璞玉對她告訴，雪蓉還一點不知覺，兩人進了街南院，在窗外叫了一聲，璞玉迎了出來，讓

他們進去，落坐說了幾句閒話，柳塘就把尋着廟的事說了出來，先道歉就悞過久又解釋現在出家人大半不守清規，城中的廟，尤其雜亂，對你這樣虔心清修的人，很不合宜，我想尋個極清靜極規矩的地方，好不負你的志願，不料竟太難了，本地尼庵雖不致像南方那樣的開筵陪酒，可是真修行的也很少，最好的不過倚仗廟產和應佛事過活，出廟如商人作生意，在廟裏像俗家過日子，沒一點出家人的意思，你去了不是生氣麼。幸而尋到如今，居然尋着一處，叫作白石庵，本來是一家財主的家廟，現在住持的老尼，是那財主家的一位寡婦，從十七歲守節，就進廟修行，現如今已八十多歲，只收了一個徒弟，師徒都是真心修行，永遠不出廟門，也不應佛事，好在那財主家供給一切，她們才可以諸事不問，一心奉佛，這個地方才對你十分合宜，我託人已經跟那老尼說好，答應收你作徒弟，並且也跟她定好日子，只等到期送你進廟了，所以先來通知你一聲，好在出家的事情是簡單，並沒有什麼預備的，人家老尼也沒一點要求，不過我們總得盡心，多少佈施點兒，至於你進廟以前，我們應該給錢回行，留個紀念，其實以後大家照常可以來往，不過這是個節目，總得……璞玉在初聽柳塘說尋着了廟，已覺心中轟然一震，她

本來已經和警子定下一同南行，他鄉偕老之約，滿腹都是凡心，只希望着闔房靜好，又那願意去受梵宇淒涼，不由抱怨事情怎來得這樣巧，柳塘又辦得這樣快，居然就尋着廟了，再聽說已訂下進廟日期，心中更覺忐忑，自思再有幾天，我就跟警子走了，偏在這時候發生意外的事，又來得如此急促，我怎能對柳塘說，現在又不想出家了，教他免費精神，但不說難道就任他們給送進廟去，只盼着他所定的日子，在自己和警子約期之後，那就不管他怎樣操持，我已先期走開了，以後的事，自有警子代為辦理，他可以來信解釋，我便沒有可怕的了，想着心中急欲知道日期，不等柳塘說完，就補口問道，您已經定下日子了，在那天呀，柳塘見她這樣忙着相問，還以為出家心切，不由暗担心事，恐怕實行時將有周折，就把日期說了，璞玉一聽，正在自己和警子約會的前一天，不由急得心跳，自思真是怕什麼有什麼，柳塘竟把日期定得如此湊巧，直好似故意跟我作對，這可怎麼好，他已經定妥，自然不會更改，我以前屢次催促，如今有了地方，定了日期，怎能改口又要求往後推延呢，璞玉心中焦急，並沒答話，只茫然點頭，柳塘還只當她表示同意，又說了幾句閒話，告訴她進廟的儀式，又約定在後日在家中設宴請她，璞玉只有

點頭，連客氣話也不會說了，柳塘把話交代完畢，就向她告辭，和雪蓉一同回家，從這時起，鬧心的便有兩個人了，而且受着同樣的病，雪蓉因惦记明日之約，費了千思萬慮，仍想不出新鮮辦法，只可重走老路，因為已經說過她母親害病，柳塘也深信不疑，就打算還在母親身上想詞兒，其實這並沒什麼困難，只到明天赴約之時，逕直對柳塘說要回去看看母親的病，就可以順理成章的走了，無奈雪蓉情虛心怯，恐怕自動出門，要惹柳塘起疑，想尋一個合宜的人，幫助作偽，假充是母親的鄰居，前來報告她的病又見沉重，自己裝作不得不去，那才穩妥，不過遍想難得其人，故而非常焦急，璞玉却是聽了柳塘的話以後，感到萬分爲難，柳塘所定進廟的日期，恰在和警予所定行期的前一日，自己既沒有取消出家之議，也不好要求展限，難道竟束手坐待，由他送進廟去，固然進了廟也未必不能出來，但那豈不多費一回事，多丟一回臉，而且必要失了警予的約，怎麼對得住他，固然他日後沒個不知道，也許能設法把我拯救出來，但當時就許難免悞會，萬一他竟錯想了，以爲我又臨時變卦，把出嫁改爲出家，辜負他的情義，恐怕他傷心之下，重蹈故轍，竟自離津他去，我以後可怎麼是好，豈不要老死在尼庵裏面，她左思

右想，覺得自己實在無法應付，只有一條道兒，就是和警子商量，教他替打主意，但是上次在墓地，只約會到期上車站見面，在那約期以前，沒有見他的可能，他當然不會無端到此處相訪，我要尋他，又不知道公館住址，又萬不能向人打聽，雖然他天天必到督署辦公，我一個女子怎能到衙門去丟他的臉，思維許久，知道自己沒法直接和他見面，就又想對託人送信，教他知道自己所遇的事，代為設法，或是提早行期，即日起程，或者用什計策，使柳塘打消原議，即使全辦不到，也可教他明白我是不由自主，才進廟出家，這當然是最切要最簡捷的辦法，想出來就得急速實行，但是託誰去呢，這個人却難得其選，張宅僕人，雖然可以驅使，但若托了他們，那就無異直告柳塘，伺候自己的王媽，也是一樣，而且她也不認識警子住宅，若到外面用錢雇人，仍得先知道住址，一向宅內人詢問，照樣也要現露形跡，左思右想，終是一籌莫展，所以在這一天裏，璞玉和雪蓉同樣因無人可托而焦灼愁苦，不過結果雪蓉終比璞玉多着一條路，她居然想出一個人來，就是小雛鷄，但仍若不能出去尋她，就打算使用電話，但她雖知小雛鷄作事的地方，却不知電話號碼，還得尋機會先查號碼簿，當日晚間，柳塘到玉枝房中吸烟，這本是

他的習慣，爲瞞太太耳目，常在雪玉二人房中輪流出入，有時還住在玉枝房裏，不過必要教雪蓉同去作伴，但若在雪蓉房內，玉枝就不陪了，今夜柳塘在玉枝房中吸烟，玉枝因昨日的事，懷着滿腹疑團，趁雪蓉不在，就向柳塘詢問，柳塘對她說雪蓉也許在外面作了什麼不好的事，但還不能決定，玉枝聽了甚爲憤怒，就說她若胡鬧，就太沒良心了，柳塘苦笑說你不可這樣說，即便她作了壞事，也不怨她沒良心，只有怨我作錯了事了，玉枝問是什麼原故，柳塘道，現在且不能說，等看出水落石出再告訴你，你現在先幫我考查她的舉動，看有什麼特別情形，就赶快告訴我，我也好早些明白她的心意，作個正經打算，最要緊的，她正在我保護之下，我這樣年紀，不能看着一個年青女孩子從我手裏墮落下去，不管她對我怎樣，就是要拋了我，我也得看她走到穩當的地位，才算不虧心，萬不能任她自己胡行亂走，受人的欺騙，玉枝聽柳塘說出這盛德的話，雖是笑着說的，但終掩不住臉上的悽慘，知道心中必很難過，不由感動得眼中發濕，就說雪蓉倘若真變了心，要作壞事，她可太沒有良心，您待她還要多麼好，我想得便勸勸她，柳塘搖頭道，傻孩子，你別這麼辦，沒有用的，這跟我待她好壞沒有關係，我憑着四五十

年的閱歷，已看出她的心早離開我了，你知道一個人的心若是走了，要回來是不易的，就勉強留住她的身體，有什麼意思，何況也留不住，不過現在我還不敢決定，所以要留心考察，你千萬不要露出形跡，只暗地幫我吧，玉枝怔了半晌，又問倘然查明她真個：像您說的，那該怎樣，柳塘苦笑道，只要她不致受害，我自然成全她，沒有第二條道兒，不過她若走錯了路，可就難了，我警告前途危險，勸她回頭，她也許疑惑我是存着私心，也許當局者迷，硬把苦海當作天堂，那我怎麼好呢，玉枝淒然叫道，爹爹，您得了，她倘若真壞了腸子，狠心拋了您，您又何必管她這些，柳塘搖頭道，孩子，你不懂了，我不問她怎樣，只要對得住自己，我是快六十歲的人了，知道幾時死呢，人人都盼望無疾含笑而終，可是到那時回想平生所作的事，也得笑的出來，玉枝怔了一下又道，我真不敢想，爹爹，倘若她真鬧到那地步，您呢，柳塘笑道，又說傻話，我還是我，又會怎樣，玉枝頓聲說道，您別忘了，現在您……就只這麼一個能知心會伺候的人，她若走了，您可不太若了麼，柳塘聽着，不由心中發酸，但仍強忍着說道，你別慮得那麼遠，事情還不定怎樣呢，好孩子，且少說這個，你只幫我留神好了，玉枝點點頭，隨即默然

無語，似有所思，過一會雪蓉來了，柳塘玉枝又強打精神，和她說笑，三人談到半夜，柳塘就在烟燈左面睡了，雪蓉玉枝睡在右面，一夜過去，次日早晨，雪蓉因心中有事，在九點多便醒了，也沒驚醒玉枝，就悄悄溜出房去，就溜到前面倒座客廳裏間，去打電話，因為不知號碼，先查簿子，費了很大功夫，才把號碼查着，打到那間食堂，一尋小雞，對方有男人回答，說女招待們還未上班，她們最早也得十一點才到，雪蓉方悟自己糊塗，忘了時間，但心中却是焦急，惟有這早晨是偷打電話的適宜時候，等一會人們全起來，就怕難得機會了，就快快回到房中，玉枝方才睡醒，還未下床，見雪蓉由外走入，就問她上那裏去了，雪蓉答以如廁，玉枝也沒理會，二人就一同梳洗，又同到外間飲茶，僕婦端上點心，雪蓉心亂如麻，怎能下咽，就推說不餓，玉枝只得自己吃了，以後又共坐閑談，雪蓉神思不屬，眼睛不住望着牆上的掛鐘，玉枝看着她神情有異，想起柳塘的囑托之言，不由犯了疑心，暗加注意，等到掛鐘打了十一點，雪蓉更是坐立不安，勉強耗一會，就說忽然覺得頭疼，要回房去躺一會，玉枝也沒攔她，雪蓉回到自己房中，並不落坐，只在地下亂踱，又不住由窗戶向外瞧看，沒待兩分鐘，見院中無人，就又



偷從房中走出，一溜烟跑入客廳，心中跳着進了裏間，拿起耳機。撥了號碼，叫通之後，一問對方是那食堂，就說出小雛鷄的名子，找她說話，不料對方竟答說我就是，你那位，雪蓉想不到如此湊巧，大喜叫道，姐姐，我是雪蓉，小雛鷄似乎怔住半晌才答道，原來是張太太呀，難得您還想起理我，有什麼吩咐呀，雪蓉一聽腔兒不亮，心中一轉，立刻明白自己昨天端了架子，得罪她了，所以迎頭說了這些閒話，因為有求於她，急欲解釋，竟忘了電話不能傳影，陪笑說道，喲，姐姐，你怎麼了，這不是罵我麼，姐姐，我知道昨兒得罪您了，所以今天趕着電話給您賠罪，昨天我那樣兒，實在有着原故，不過現在不能細說，好姐姐，憑咱們的交情，你還能惱我麼，小雛鷄似乎怒氣稍息，接着說道，我不惱你，可是你倒是爲什麼，端那麼大的架子，簡直發財不認識老鄉親了，雪蓉道，姐姐別這樣說，我給您賠禮，現在電話裏不得談，等見面再細說，我還有件事求你，你得給幫回忙，小雛鷄道，什麼事用我幫忙，雪蓉道，你到三點多鐘，能脫工夫出來一趟麼，小雛鷄道，三四點，那時候倒是清閑，可以出去，你要我幹什麼，雪蓉這才把自己的要求說出來，請她到張宅去一踏，假裝是由我母親處來送信兒，報告我母親的

病，又沉重了，教我務必立刻回去瞧瞧，小雛鷄聽了，就問這是什麼意思，你母親可真病了，雪蓉道，她並沒病，我只教你這樣說，好借詞兒從家裏出去，小雛鷄哦了聲道，難道張家不許你隨便出門，還得費這些事，雪蓉道，不是不許，是我……現在電話不好說，等見面再告訴你，你可以替我辦麼，小雛鷄答道，可以，我給去一趟就是，雪蓉連聲道謝，又叮囑了許多話，才把耳機掛了，她覺得辦妥一件大事，才安了心，走出回到房中，却不料她溜進客廳時，被玉枝看見，竟跟了出去，把她的秘語完全聽見，趁她還未走出，先溜回房中，心中思索，敢情雪蓉在外面真有了說處，上次出門假托着母親的病，已證明全是虛謊，今天她還要再來一下，預先託下人給送信兒，費的心機真是不小，可惜我爹早已知道了，不過她究竟在外面幹了什麼背人事呢，這我也猜不出，只好且把聽得的話告訴爹爹，想着又等了一會，未到柳塘起床時候，就把他喚醒，先伺候吸了烟，待他神智清醒，就悄悄把事情告訴了，柳塘聽了玉枝報告，並沒說話，只點了點頭，又把手放在口邊，作了個手式，教他保守秘密，不要對別人談起，玉枝領悟，就不再提，但雪蓉跟着也過來了，她是掐着柳塘該起床的時候過來伺候，進門見柳塘已然起

身，正在洗臉，就笑說今天怎麼起得早，也沒用我們費工夫叫喊，柳塘道，今見破天荒，我居然自己醒了，這真是向來沒有的事，雪蓉道，也許夜裏烟抽少了，早晨犯了癮，就睡不着，柳塘道，不然，早晨犯癮，只有昏睡，萬不會自己醒的，所以今天奇怪，我想許是因為心中有事情記着的原因，雪蓉笑道，你惦記什麼，柳塘道，這還用問，你想是什麼事，雪蓉夢想不到秘密已然洩露，柳塘這是用話暗地相諷，還以為他實有惦記的事，就是璞玉和警予，以及玉枝和小唐兩件婚姻，全在進行之中，他的熱心腸在發動之際，也許會惦記得提早醒來，就毫不介意，微笑無言，當時二人伺候柳塘吃過早飯，吸過了烟，又閒談一會，雪蓉以為柳塘既然有事情記着，當然就要出門去辦，那樣自己就更為方便，因為少時小雛鷄來了，自己同她出去，到柳塘歸時，自有別人告訴他，說我母親病情反覆，托人來接的事，省得當面對他說謊，心裏不安，那知柳塘並沒出行的表示，只對燈高臥，抽烟喝茶，很舒服的享他的清福，等到天過三點，雪蓉心內漸漸打起鼓來，不住偷眼瞧着壁鐘，側耳聽着外面，忽聽有人從前院走來，雪蓉心想來了，不由得便立起身，想要迎出去，但又很快的轉了念頭重複坐下，心想我怎能迎出去，倘若真

是小雛鷄來了，她必依着我的吩咐，先把來意告訴門房，教他們進來送信，我正要由僕人向柳塘稟報，好教柳塘自動勸我回家瞧瞧，我可以立在被動地位，不露一點可疑痕跡，如今若迎出去，僕人必先將小雛鷄的話對我說知，我還得再進來對柳塘報告，那樣就要弄得好像我對他請求，意思全錯了，想着就見門帘一啓，進的竟是個女僕，提壺送茶，雪蓉見不是門房，就着急埋怨小雛鷄，怎還不來，只求上天保佑，教她別悞我的事。呂性揚在四點以後，準到我娘那裏，我若不能先去等待，娘還不知就裏，萬不會替留住他，而且他見我不在，也萬不肯停留，這樣頭次約會便失了信，他該怎樣想，恐怕以後再不肯跟我接近，那豈不傾死人麼，想着就覺胸中似有許多隻手，抓撓臟腑，又有許多隻脚，把一顆心當作足球踢上踢下，想着心中忐忑難安，只可暗地禱告過往神靈幫忙，趕緊派個像三世修戲中的執錘小鬼，把小雛鷄給用錘頂着屁股，押送前來，不料她的禱告真靈，小雛鷄雖不知是否被小鬼所頂，但已居然來到，這回並沒先聽到脚步聲音，只猛孤丁的聽門外有人說話，叫姨奶奶在屋裏麼，雪蓉聽出是張福聲音，立刻心中一跳，就問道，誰呀，外面答道，我是張福，外面有人找您，雪蓉暗叫可真來了，心中才覺一

塊石頭落地，就道，有人找我，誰呀。張福你進來，張福聞聽，就掀簾走入，說道，姨奶奶，外面來了位姑娘找您，……才說出這句，柳塘忽插口問道，是誰，你認識麼，張福道，我瞧着面熟，好像去年曾同姨奶奶的老太太一同來過，柳塘道，哦，沒別人，一定是小雛雞，她去年不是爲璞玉的事曾跟你娘一同來過麼，前天你還說她正是你家給老太太作伴，一定是她，沒錯兒，張福你快請她進來坐，雪蓉一聽柳塘沒容張福訴出小雛雞來意就請她進內，不由把心中才落下的石頭又給提起來，心想這一下把章法全弄亂了，自己並沒想到她會和柳塘見面，所以並未把細情告訴，如今她一進來，恐怕說話露出破綻，萬一弄得驢唇不對馬嘴，豈不把事情給鬧壞了，想着心中着急，就攔阻道，何必教她進來，不如教張福問問他有什麼事吧，張福聽着，方要開口說話，柳塘已擺手道，人家既來了，怎能不讓進來，張福快去，張福就走出去，雪蓉無可奈何，只剩了心跳，過了須臾，便聽外面一陣脚步聲響，張福在門外叫了一聲姨太太，跟着掀起門帘，小雛雞跳跳躑躅的走進來，看見柳塘，很爲躊躇，點點頭說聲您好啊，就跳到雪蓉跟前，雪蓉方迎着她，想要遞個眼色，不料小雛雞這時眼睛已受了房中傢俱陳設的吸引，目光四

下流盼，單只不看雪蓉，但也不能怪她。她本是蓬門荊戶的貧女，有生一來，這還是初次進到富家巨宅，看見古雅閎麗的種種物件，怎能不目眩神迷呢，尤其她和雪蓉曾任同事，自從雪蓉出嫁，她早存着羨慕的心，猜擬着不知過怎樣的生活，今日居然得被延請進來，她未入室前，已在尋思我得看看雪蓉怎樣闊法，及至入室之後，目光所觸，都使她發生驚訝，這麼高的櫃，這麼大的鏡，這麼好看的陳設，這麼華美的衾枕，簡直應接不暇，心神爲之恍惚，但她還未忘了雪蓉的囑託，上前拉着她，一面目光流走，一面口吻開闔，心不在焉的說道，我接你來了，你的娘又病重了，她教你快回去看看，你快跟我走吧，要不看她等急了，雪蓉見小雛鷄從進門就兩眼鵝鷄似的，知道犯了不開眼的毛病，又聽她說話恍惚，漸變支離，就担上心，恐怕給說漏了，當時急忙裝作驚惶，開口叫道，喲，怎麼又重了，前天不是見好麼，小雛鷄眼光正注在一盆用珊瑚翡翠和各色玉石作成的盆景上面，心想這東西真好看，可值大錢，昨大我在市場看人家買了隻翡翠戒指，竟用了三百多塊，這盆裏許多翡翠，還不得值幾千麼，想着聽雪蓉相問，就隨口漫應道，那誰知道，你看去呀，雪蓉一聽，簡直不像話，自己本曾對柳塘說小雛鷄一直在家

中看護我娘，如今她這樣說話，豈不要惹柳塘疑心，就急忙掩飾道，也許治得不地道，本來那大夫不成，現在我……說着就向柳塘瞧看，希望他開口教自己隨小雛鷄同去，那知柳塘並沒看她，只向小雛鷄說道，你請坐啊，她母親倒是什麼病，怎樣情形，雪蓉只怕小雛鷄說錯，跟自己前日所言不相符合，就搶着道，她只是感冒……不料雪蓉這裏說話，小雛鷄也同時開口，倘然她稍爲注意雪蓉，便可以把要說的話咽住了，但因她正在東張西望，神不守舍，竟沒理會雪蓉，隨口答應柳塘道，是痢疾，一天拉四十多遍，一恍兒好幾天了，雪蓉見她開口，已沒法阻攔，自己的話也收不回去，竟由兩張口中，同時說出互相抵觸的話，不由急得通身出了冷汗，心中亂跳，偷眼看看柳塘，見他神色如常，並無驚疑之色，心中才稍安定，急忙用話挽救，裝作失驚道，呦，怎麼又轉成痢疾了，這可麻煩，前天還只是感冒，怎麼又……咳嗽……她說着正有些情虛詞窮，接不下去，幸而柳塘忽然咳嗽起來，雖座向盂中吐痰，才把她的窘給解了，其實柳塘平常很少咳嗽，這時忽然咳嗽，並非犯病，而是故意裝的，因爲他聽雪蓉和小雛鷄同時說出相異的病症，雪蓉又跟着用話掩飾，不由想起惡虎村那齣戲中，當黃天霸替

李五解圍以後，進入惡虎村，要見二位嫂嫂，武漢二人說嫂嫂害病，不能出見，天福問是何病，他二人一個答是傷寒，一個答是瘧子，跟着又遮飾說是由傷寒轉了瘧子，現在雪蓉和小雛鷄的聲口，宛然就是濮武二位，想着忍不住要笑，但因不願被雪蓉看出自己已窺破秘密，以致影響以後的查究工作，就急忙裝作咳嗽，藉以掩飾笑容，吐了兩口唾沫，便抬頭向雪蓉道，那麼你就去吧，倘然你母親要你陪伴，今天就不回來也可，雪蓉想不到柳塘如此寬容，心想這倒不錯，只可惜我和呂性揚初交，並無澈夜長談的可能，空得機會，也只可辜負了，就道，我才不在那兒過夜呢，她也用不着我陪伴，去一會兒就回來，柳塘道，那麼就隨你吧，可是我也該去瞧瞧，要不就一塊兒去一趟，雪蓉聽柳塘要去，好似一顆心直由腹中提起來，撞到喉嚨口，又彈回去，再躍上來，跳動不已，面色也變得煞白，勉強說道，你何必……她鬧點小病，怎能驚動你呢，柳塘點頭道，那麼我就不去了，你替我問候吧，說着又取一疊鈔票，遞給她道，這一百塊錢，你帶去給你母親買點保養東西吃，雪蓉聽着不由怔了，她正要作欺騙柳塘的事，柳塘竟恰在這時表示了相待的厚意，雪蓉怎能不受感動，不覺慚愧。於是臉上立刻掛出樣兒，眼圈也紅



了，心中覺得實不忍接受柳塘的錢，就推辭道，不用給錢，她那兒有得用，你平常給得還少麼，柳塘擺擺手道，你就拿去吧，不管用不用，只教病人高興就好，說着把錢塞在她手裏，雪蓉不能再辭，只得放入手皮夾裏，再不敢把臉朝着柳塘，轉過身拉着小雛鷄道，咱們走吧，小雛鷄向柳塘說聲改天見，就向外走，但目光還向房內陳設作着臨別紀念，柳塘也客氣了一句，又向外送了兩步，玉枝送出門外，叫着姐姐回家見老太太，給我問候，雪蓉答應謝謝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至晚在飯後回來，玉枝送她們到前院二門，方才停住，看她走出去，才恍恍惚惚回來，到了房中，見柳塘正在床上仰臥，似有所思，就坐在旁邊道，她走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您打算怎樣考察呢，柳塘搖頭道，咳，不用考察了，我已經全看明白，方才連試探了兩回，一回假說要跟她去，一回給她娘捎錢，她的神色就全露出來了，她到底還是年青女孩子，並不是老奸巨滑，還懂得害怕，懂得虧心，我已看出她確是背着我作了不好的事，玉枝道，不好的事是什麼，柳塘道，孩子，你也是快出閣的人了，我也不必瞞你，你也能夠知道，這樣說吧，女人作壞事自然分幾等幾樣，也許好賭，背着我出去耍錢，也許好玩，背着我聽戲，也許有口癮，背着我

抽煙，可是你看她會是這樣麼，若是爲這幾樣，在家裏全辦得到，用不着鬼鬼祟祟費這些心思，也不致於這樣失神落魄的啊，玉枝點頭道，是啊，柳塘道，那麼除此以外，還有什麼事，這不很容易明白麼，她必是在外面又結識上可意的人了，玉枝道，可是我又納悶，她在什麼時候結識的呢，向來不大出門，只近來常到南院，前天也只……柳塘搖頭道，你不用研究，這種冤怨緣的事，用不着很多時候，也許一轉眼就出了毛病，何況她以前幹過女招待，自然不少舊時相識呢，咳，這全怨我，並不怨他，我在前三年已經自覺年老體衰，把家裏幾個姨太太，都打發出去，當時別提多麼頭清眼亮，預備永遠清靜下去了，誰想因爲死了你以前那位乾娘，家務沒人主持，就娶了現在這位太太，她爲她自己打算，竟逼我再娶姨太太，咳，那也不用提了，反正我是一時沒想開，顧了這面，忘了那面，竟作了錯事，一答應娶姨太太，還弄出個雙包案，幸而我還明白，把你這樣安置了，可是也只明白一半，在雪蓉身上還是錯了，我已頹老不堪，何苦耽誤她的青春，只看她當時是誠心情願，沒想到過後還有個後悔思量，何況又有你在旁比着，你就要出閣，嫁給年當貌當的男人，她還得仍舊守着我這半截人士的老頭兒，怎怨她變

心自打主意呢，說着又嘆息道，這是我自己當初種下惡因，今日才結成惡果，我還考查什麼呢，隨他去好了，玉枝道，您昨兒不是說怕她結交歹人，上了當麼，柳塘點頭道，哦哦，不錯，我還不能不探明底細，若是任她自己幹去，萬一失身匪人，毀了一生，倒好像我故意嘔氣，任憑她墮落似的，那也虧心啊，咳這倒難了，說着又搖頭道，若想着察，除非跟在她後面，看她去作什麼，玉枝道，她不是說回娘家麼，我們派個人到她娘家去看看，就明白了，柳塘笑道，傻孩子，你以為她真回家麼，我想不會的，定是她先串通了小雛鷄，借着她娘害病爲由，接她出去，離開這個門兒，就不定那裏去了，你不信咱們就派個人到她娘家去看看，一定見她娘好生生的坐在屋裏，對她的事還一點不知道，和前天情形一樣，我看今天已經晚了，她現在已不定到了那裏，等以後再說吧，她既有了外遇，絕不能只出去今天一次，就歇了心，以後必然時時出事，我們很容易查明白，也許她自己忍不住，先把情形露出來，好在我的心是很安靜的，已打算隨着她的意思作去，幾時要走，我就餞行送禮好了，不過我還得想想，怎樣才是最好辦法，只是現在先顧不到，要把你和璞玉兩件喜事辦完，再說她的，好在至多也不過十天半月，我一

切放任，大約她還不致鬧出什麼意外的事來，玉枝聽了，低頭無言，半晌才道，爸爸，我有件事跟您商量，可不是我臉大，你得把我和雪蓉的事掉個過兒，先把她的事弄個水落石出，看看到底怎樣，再提我的事，柳塘愕然道，你這是什麼意見，爲什麼要掉過兒，雪蓉的事，根本不算件事，只由着她作去，幾時她透出要走的意思，我問問情形，只要沒什失閃，就打發她走好了，我處在被動地位，並沒什麼可辦，至於你的事，現時也只於說定下聘，並不是立時就娶，也沒什麼麻煩，你爲……是什麼意思，玉枝沉吟一下，才吞吞吐吐的說道，我只因爲無故出了雪蓉這件事，您心裏不肅靜，就把我這……攔攔兒吧，何必跟着添煩呢，柳塘啞然笑道，傻孩子，我明白你這是體貼我的意思，不過太不知道我了，我的心胸還不致於這麼狹小，爲一個姨太太要走，就煩惱得不行了，固然我也很愛惜雪蓉的，她在這裏，我自然關心她，可是她既變了心，我也就覺得開了，至於你的喜事，却是我十年來頭一件高興得意的事，我正要任你身上找痛快，爲什麼倒要緩辦呢，你別說傻話，現在我就要去接着辦理你和璞玉的事，借着奔走勞碌，倒可以把雪蓉忘了，若是閒着總尋思她，不是更煩惱麼，玉枝聽了他末兩句話，心中明白

柳塘對於雪蓉突然變態，並非全不關心，老懷也很傷感，不過只由自己年紀上着想，所以對雪蓉盡情原諒，就一面把定放任主義，一面竭力維持，不露傷感之態，想把這事淡然應付過去，想着不由十分心疼。爹爹向來熱心待人，忠厚無比，怎到了這樣年紀，還遇上這樣逆事，可恨老天太不睜眼，只許他成全別人，幫助別人，到他身上老天竟不成全幫助了，他本來空担着個富翁的名兒，實際比誰都可憐，乾娘是那樣行爲，換個想不開的人，早氣死了，如今他只仗着我和雪蓉，還能有些快樂，那知我將要出嫁，雪蓉竟變了心，看情形必要脫離，這樣拋下老頭兒，一個孤孤單單，可怎麼能活下去，只怕該活了十年的，連二年也難熬了，想着不由痛恨，雪蓉沒有良心，又想他既然這樣，我怎忍再行出嫁，無奈方才對爹爹所說請求延期的話，又被給錯想了，當作笑話，全不理會，本來他怎會能想到我的意思呢，想着見柳塘立起着衣，就問您上那兒去。柳塘道，我還得跟老紳董打個對頭，是前大約會下的，她有話回覆我，玉枝道，還得請她吃飯麼，柳塘笑道，今天不用了，大約前兩次她吃得油膩太多，壞了肚子，所以前天對我說不要在飯莊見了，今兒是約在張福家裏見面，玉枝道，爲什麼在張福家裏呢，柳塘道，她體貼我

不肯上咱家裏來，又不教我上她那裏去，所以只可另借地方了，我到那裏見她，費了很大工夫，就可以回來，你在家沒事，把璞玉上次受的禮物給整理整理，等她過門，好給送到趙宅去，玉枝應着，柳塘便出去了，直到晚飯時方才回來，進到內宅，便直入玉枝屋中吸烟，問雪蓉這時還沒回來，知道她是在外面流連忘返了，玉枝燒着烟，問柳塘見着老紳董有何消息，柳塘欣然說一切都預備停妥，大後天我就把璞玉送到趙宅，老紳董去當暗地不露面的陪房，保險教他們進洞房平安成親，辦完這樁，再過兩天，我就在飯莊請客，按着摩登辦法，由老紳董帶看唐棣華，我帶着你，兩頭兒見面，對相對看，當面換戒指定婚，哈哈……，我這老丈人可以受姑爺的大禮了，一定教他按舊禮磕頭，不能按新禮鞠躬，我把這麼好的女兒許給他，他還不該多磕幾個麼，玉枝聽着，面上羞得通紅，正在心裏想要說話，又不好意思說，忽聽門外有人叫老爺，柳塘聽是寶山聲音，就問什麼事，寶山道，趙秘書長過來，正在客廳坐着，柳塘哦了一聲，連忙立起，就向外走，到前院進了客廳，警予迎着叫聲大哥，柳塘也不客氣，只和他一同落坐，因為自從警予在張宅借住以後，二人交誼，無形增厚許多，直由朋友進爲昆弟之交，但他倆

都非俗氣的人，並不肯鬧那種換帖通譜的無謂俗套，只於在精神上更加契合，形跡上益形脫略而已，當時坐定之後，柳塘就問兩三天不見了，今兒怎這樣閑在，警予道，我是辭行來了，柳塘聽了這句，不由大愕，但還未發言詢問，警予已接着道，順便問問你，在北京有沒有事，要帶東西不帶，柳塘這才一塊石頭落地，吁着氣道，你說辭行，吓了我一跳，原來是上北京，有什麼事，警予道，你不知道最近北京政府要有變動麼，現在這位內閣老總，和長江幾省的督軍發生意見，已經不安於位，大概後任是梁矮子上台，王督軍想在北京佔點勢力，就要求在內閣裏安插一個本系的人，作擁戴梁矮子的交換條件，老梁也答應了，王督軍因為我跟老梁有着舊交，打算教我去管交通部，順便給他撈點錢，可是我不願幹，就改請以前也進過內閣現在這裏當客卿的石桂山去，無奈石桂山和老梁並無關係，雖看着王督軍的面子，答應給他一席，却在位置上要有變動，打算改作內務，另把交通留給山東系的胡杏載，王督軍爲這個很不高興，我跟老梁本是老朋友，怕他這邊鬧出意見，以後諸多掣肘，所以就跟王督軍告奮勇，表面說上北京去面見老梁，替石桂山斡旋，力爭交通一席，實際還是爲着關照老梁，和他當面商量個兩全善

法，免得鬧決裂了，影響他的前途，你知道王督軍近來氣餒漸高，野心漸大，已不是當初只謀自保，能安穩守住地盤就能滿足的了，所以老梁若得罪他，他一定要不客氣的報復一下，你想號令不出都門的內閣，可是督軍老爺的對手麼，其實王督軍本不是多事的人，這都是石桂山這班政客蠱惑包圍，弄得他忘其所以，所以這邊的事，一天比一天不好辦了，我跟王督軍總算有着知遇之感，又加身當重任，看着他受人慫恿，倒行逆施，若不說話，我居心有愧，若是說話，他吃慣了人家給的蜜糖，我竟給吃苦藥，豈不是自討沒趣麼，咳，君子和機，不俟終日，我辦完這件事，也就到了日子，正好可以走了，柳塘聽着一怔道，你走……：上那裏去，警子方悟自己把話說漏，就搖頭笑道，我不過這麼一說，只是表明我浩然有歸志罷了，至於能走不能走，還說不定，王督軍對我終是很倚重的，我要告退，大概萬萬不能，除非再逃跑一次，無奈我跑得次數已經不少了，再來一回，未免無聊，所以連我自己也不知怎樣是好，只怕還得對付下去，走是談何容易啊，柳塘此際作夢也想不到他和璞玉曾有密約，不日成行，所以聽他解釋，也就深信不疑，隨問你此去得耽擱幾天，警子道，我這裏還有要事得辦，大概明天早車去，至遲後天晚車



回來，柳塘聽了，才一塊石頭落地，因為他已安排停妥，到大後天便把璞玉送過去了，倘在北京久留，豈不悞了佳期，却不料警予也一樣的掐算着日子，他本約定和璞玉過三日同行南下，日期雖比柳塘所定送璞玉進廟的日子晚一天，但他還要留些閒暇佈置，所以北京之行，只耽擱兩日，留一天作行前準備，兩人各有打算，却是互不相知，警予又談了一會，方才告辭，柳塘送到門口，看他上車，警予又問有什麼要帶的東西，柳塘回答沒有，不過你若方便，就替我帶點北京出名的食物來，警予答應道，那容易，我帶兩個馬弁一個副官同去，交他們去辦，帶多少都成，柳塘道，不要太多，你若後天準回來，下車先到我這裏吃飯，警予道，好，我一定來，柳塘道，你可別失信，我等着你，警予心想，我還有我的大事要辦，怎能悞期不歸，還勞叮囑麼，就應着走了，心中頗以柳塘還疑自己要在北京流連，却不知我這回萬不會犯凶循環毛病，再過幾天，我就要把一個住在你這裏的人給拐走了，那時你發現真情，必罵我老奸巨滑，居然不露形跡呢，想着心中好笑，一直回家去了，柳塘這裏也是暗覺有趣，心想我叮囑你後天務必回來，你以為我要請你吃飯麼，那知我倒是要喝你的喜酒，大後天我便把你的愛人送過去了，料想

那時你必罵我善於作僞，把你一直裝在鼓裏呢，這樣想着，還立了一會，直到警予車子轉彎不見，方才進去，他只顧自己好笑，却夢想不到在不到兩丈遠的地方，有人正在着急欲死，而且警予在車上好笑之際，更不料咫尺之外，正有人要哭呢，原來那可憐的璞玉，自得柳塘定妥入廟日期，已廢寢忘餐的着急兩天了，她急待給警予通信，無奈自己既不便到督署去找，又不知他公館住址，柳塘家人也不能打聽，不敢托付，真是爲難死了，眼巴巴的想了兩天，並沒一點辦法，白天着急，黑夜哭泣，把人給瘦了許多，這天晚上，到了飯時，璞玉只推說有些頭疼，並未用飯，全給伺候她的王媽享受了，這衙南院並沒廚房，每餐都是由本宅作好，王媽到時去取，吃完再把傢俱送回，今天飯後又照例去送傢俱，回來時到房中間璞玉可好些了，璞玉沒應了一聲，王媽沒話找話，告訴說那院裏二姨太太出門還沒回家，趙秘書長來了，老爺正陪着在書房說話，又議論趙秘書長那樣身分，一點不擺架子，以前只坐輛洋車，死鬼丁二羊拉他，丁二羊一死，他有一陣換了汽車，聽說還是督軍送的，今兒不知怎麼又坐上洋車了，這個新車夫小夥兒挺棒，不像老丁那螳螂似的樣兒，可是我一看就想起老丁，怪難過的，璞玉從聽見她說趙秘書

長正在張宅，就怔了神兒，底下的話全沒聽見，怔了半晌，忽然說你歇着去吧，我要睡了，不用再過來，王媽見她好像不高興，就搭訕着走出，自去睡覺了，璞玉等他走後，就立起來，在房中亂踱，好像熱鍋螞蟻似的，撓腮抓耳，焦灼欲絕，心想警子正在張宅，和我相離不過數丈，可恨我竟沒法接近他，這不眼巴巴的急死人，他踱了半晌，已是滿身冷汗，嬌喘吁吁一陣頭暈，又坐到床上，忽然心中一轉，重跳起來，就悄悄走出房門，蹶足奔了大門，見門兒關着，伸手揸着插管拉開，把門開了一道微隙，探頭向外張望，先還胆小，怕人看見，不敢走出門限，但在門內看不到遠處，遲疑一下，忽想我若不趁這機會給他傳個信兒，以後就更沒辦法了，柳塘所定日限，轉瞬即到，我將如何是好，今兒無論怎樣，定要想辦法見他，這才下了決心，將門開了一扇，一脚邁出門限，探身外望，瞧見張宅門外，雖然停着一輛新包月車，車上的水電石燈，仍在亮着，似乎暗示半車的主兒，不久就走，又見那車夫穿着雪白的小褂，在黑影中分外顯眼，張宅門外堦上，立着個人，正和車夫說話，料想不是張福，便是寶山，璞玉心中祝禱，張宅門口的人趕快進去，少時警子出來，門口不要有人，我才可以等他的車走過來，叫住說話，

便被車夫看見。我也顧不得了，但又想這街是兩端都通的，怎見得警子竟從這邊走呢，倘然向相對方向行去，可不窘死我了，璞玉眼巴巴的望着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廿一回 薄情揮痛淚怨轉成恩 至性幻癡心星思替月

話說璞玉遙望張宅門首，恐怕警子向對方走去，只可禱告上天保佑，務必教他從這邊走，接着又瞧那洋車回這邊放着，心想車既向着這邊，當然不會錯了，但轉想又怕他是由對面那邊來的，包車停下，就未移動，到警子走時，車夫還得掉把，她這樣忽喜忽懼的忐忑半晌，最後只得咬牙聽天由命，現在且不必亂想，等警子出來，再看上天保佑不保佑吧，就望眼欲穿的瞧着，盼警子快出來，但又怕他出來，便到了緊急關頭，希望稍等一會，容她苟安須臾，過了不大工夫，張宅門外那個僕人居然走進去了，璞玉方念阿彌陀佛，那知他進去沒兩分鐘，又跑出來，高喊秘書長下來了，璞玉在這邊遙遙聽見，只覺一顆心從腔裏躍起，猛撞喉嚨，跟着便見警子走出，柳塘在後相送，警子坐到車上，柳塘還跟他說話，車夫端起車把等待，璞玉心跳得好似開了機關槍，見柳塘身後還

有兩個僕人伺候，不由焦急，暗叫你們積德，快進去吧，我好跟他說話呀，那知正在這時，忽聽身後不遠之處，發生聲響，璞玉只瞧住警子，不暇回顧，只見那車夫屢次舉步欲行，聽他們說話又停住了，最後可把話說完，車子眼向着向這邊移動過來，璞玉全身都緊張到十萬分，斜身伸頸瞪目張口，只等警子走近，便發聲呼喚，不料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忽然身後走過一人，猛然把璞玉手臂拉住，璞玉嚇得幾乎喊出聲來，通身抖戰着，轉臉一瞧看，因為這一面背着街燈光線，黑影中只看出是個身量和自己差不多的人，由蓬起的頭髮上，看出是個女子，正要問誰，那女子已開口低聲叫道，姐姐，你怎麼在這兒站着，璞玉這才聽出是雪蓉聲音，心中雖然驚異，却暗恨她來得不是時候，心裏亂跳着，問了聲你怎麼這時候……話未說完，只聽耳旁一陣車輪脚步聲響，璞玉暗地急紅了眼，忙轉身搶步，探頭向外一看，只見警子的車已從門口過去，到了丈許之外，知道機會已經失去，急得流淚，恨得咬牙，幾乎要暈過去，那知雪蓉見她向外探頭，竟很着急的用力向裏拉她，口中叫道，姐姐你進來，別教他們看見，柳塘在門口呢，璞玉頭腦昏然，並沒聽清她的話，只跟踉蹌的隨她向裏奔去，也忘了關門，進到院中，才怔怔的問

道，你你怎麼這時候……猛孤丁的吓了我一跳，說着神智稍清，心想我真是走死運了，好容易等着機會，怎就趕巧被她攪了，可算害苦了我，你這丫頭，上那裏闖喪，偏在這時跑回來，毀我，想要埋怨她一頓，但轉想這是人家張家的房子，她是張家的人，任何時都可以前來，我能說她什麼，而且我的心事是背人的，倘然她問我黑夜裏在門口作什麼，我又將何言答對，想着就不開口，但心中仍惱恨非常，只得隨她回裏走，猛聞着一陣酒氣，撲人鼻孔，隨賈雪蓉的臉兒，湊到自己頰邊，低聲說道，姐姐，幸虧你在門口站着，大門沒關，要不然就急死我了，璞玉聽着茫然不解，就道，你急什麼，大門關着，你不會叫開，再說你也可以回家去呀，雪蓉頓聲道，你沒見柳塘在門口立着麼，我怎……說着又改口道，姐姐，老媽子都睡了麼，璞玉道，誰知道睡沒睡，你要叫她們麼，雪蓉連說別叫別叫，……說着已進到房中，璞玉忍不住將含恨的眼光，向雪蓉瞧瞧，見她雙頰緋紅，皮膚也變得油潤，把脂粉全蝕分了，星眼微顰，頗有醉意，不由想起方才所聞的酒氣，同時憶到曾聽女僕說她出門未歸，心中忽有所悟，就問道，你是上那裏去了，這時候還怎不回家，倒上這兒來，雪蓉現出不好意思，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情，忸怩說道，你瞧我這醉

醜醜的樣兒，怎麼回家，從外面回來，就發了一道兒的愁，那知走到將近你這門口兒，就瞧見我家門外柳塘站着送客，幸虧我眼快，趕緊教車打住，自己下車，貼着牆溜過來，若容他拉到這門口，準得教柳塘看見，璞玉道，你怕什麼呢，在外面喝杯酒，他還致於說你，雪蓉拉住璞玉道，不是呀，姐姐，不知道我是打着回家看我娘病的旗號出門的麼，看病怎麼會喝酒呢，教柳塘看見不得疑心，璞玉望着他道，那麼你又爲什麼喝酒，哦，莫非你不是回家，上別處去了麼，雪蓉紅着臉，只打岔道，姐姐，你這兒有冷開水沒有，沒煮的涼水也成，給我解解酒，璞玉道，冷開水可沒有，涼水怎能喝，萬一鬧肚子呢，哦，我這兒有你前天送來的水果，在外間條案上放着，雪蓉聽了，連忙到外間把果盤端進來，拿起隻橘子便吃，璞玉問她到底怎麼回事，雪蓉猶猶疑疑，不肯實說，就編了一套謊話，幸而吃着東西，每逢說不下去的時候，就裝作嘴嚼，緩開工夫想想，她說有一位舊時姐妹，在三年前便已出嫁，隨丈夫到外省作事，如今忽然回來，想要跟我盤桓，我也很想見她，無奈恐怕柳塘不依，因爲在當初嫁他的時候，曾說定不許娘家登門，不跟親友來往，而且我永不出門，乍不生的出去，怕他疑心，只一編瞎話說我娘病了

，他總不得不教我去看娘的病呀，那知出去到那姐妹家裏，她就不放我走，定要留我吃飯，又拚命灌酒，我太沒酒量，吃兩杯就上了臉，心裏知道糟了，回家怎麼見柳塘，可是又不能儘在外面呆着，只可趕回來，路上愁得沒法，尋思半天，才想到上你這兒，先喝點涼水解解酒氣，再回家去，那知才轉過街角，就看見柳塘送客出來，我吓得跳下車，暗溜進你們的大門，璞玉聽着，心中暗想，雪容這孩子恐怕在外面有了說處了，不但形跡可疑，就是這套話，也滿不挨邊兒，我記得她跟我說過當初嫁柳塘的情形，本是愛好作親，兩相情願，又不是從媒人手裏買的妾小丫頭，怎會有娘家不登門，親友不來往的條款，柳塘也並非那種狠心無情的人，由素日待人寬厚上面，就可以看出來，至於雪蓉素日不常出門，她娘也不常上門，那只是她自己檢點，並非柳塘刻薄，如今她來了要好姐妹，想去探望，我不信她不能對柳塘說，更不信柳塘會不教她去，何致就逼得拿母親的身體撒謊，而且就是撒了謊，她在外面喝杯酒，也不致這樣懼怕柳塘，看來她是在外面作了虧心的事，自己情虛，才這樣亂犯啾咕，不過她會作什麼事呢，想着忽地憶起前日的事，她曾不告而出，柳塘不放心，派人到他母家尋找，她並沒在那裏，但到她回



來時，却說她母親害病，托人接她，她恰在由家中到街南院中間路上遇見，也沒得留話，就自去了，當然那也是謊話，而且驢唇不對馬嘴，當然柳塘也看的出來，不過必沒點破她，否則她今日必不敢照樣再來一回，璞玉想着，就明白雪蓉已經慌了心了，大約未必是看戲賭錢等外務，必是有了結識男子的外遇，若是外務，還不致於這樣不管不顧，必然是結識了男子，這樣可太不好了，放着好日子不過，却要胡作非爲，不止對不住柳塘，也怕要毀她自己，我跟她交好一場，她又待我有恩，我可不能看着不管，總得勸醒她，就開口問道，妹妹，大娘的病好了麼，雪蓉抬頭看七她道，你怎糊塗了，我不是說跟柳塘撒謊，假說我娘害病，好去探望姐妹麼，你怎沒聽明白，還說我娘有病，璞玉道，我說的不是今天，是前天，前天不是大娘也害病，你也不曾回去看麼，雪蓉怔了一怔才道，前大麼，前大她倒是真有病，璞玉笑道，她真有病麼，也許，可是你并没回去看她，雪蓉瞪着眼道，什麼……你說……你怎麼知道，璞玉向前湊了湊，握住他的玉臂道，我怎麼知道，我自然知道，而且不但我，知道的多的着呢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是怎麼了，別有福不會享，自己找罪受呀，雪蓉聽着，猛然變了顏色，把手中橘子放下，拉住璞

玉，且不詢她所言出於何意，只釘着前天的事問道，你說的是怎麼句話，前日我沒回家看病，是誰告訴你的，我明明去過，璞玉道，你還嘴強，跟我遮掩有什麼用，不管你去過沒去過，反正有人去找你，見你沒在那裏，你娘也好生生的沒一點病，雪蓉喘着氣問道，誰去找我，璞玉道，前天你出門，很晚還沒回來，柳塘派人去找的啊，雪蓉失聲叫道，他派人到我娘家去找過，我怎……他怎沒對我說，璞玉見雪蓉驚得面色慘白，酒量全消，更明白她心中有愧，就又說道，我也不知細情，只是聽老媽說的，你自己估量着吧，柳塘也許不願當面詢問，給你難堪，要明白他是有身分有容忍的人啊，雪蓉怔了半天，才搖頭道，這碴兒不對，怎麼大家全知道了，會沒一個跟我漏話，還有我娘，今兒怎麼不對我說呢，說着一轉眼珠道，哦，也許是小鶩鷄鬧的，她進門就儘自窮嚼，把人卻給吵昏，跟着他們倆就去了，我娘有話也不得說，必是這樣，說完低頭想了一下，忽又抬頭向璞玉道，姐姐，咱倆可是老姐妹，跟親的一樣，這事……你不會騙我吧，璞玉道，我爲什麼騙你，實實在在，前天柳塘派人去找過你，不信改天回去問大娘，雪蓉道，我不是不信，我是……咳，你告訴我，前天他什麼時候派人去找我的，璞玉道，我

聽老媽說的時候，正在吃飯，那時淚去的人早回來了，算起來派人找你必在天沒黑以前，不過五六點，雪蓉道，精了，那時我早從那裏出來，正跟他們在花園呢，璞玉插口問他們是誰，雪蓉不答碴兒，只自說道，我怎知道影兒呀，回來還跟柳塘說才從娘家出來，又給我娘造了些假病，簡直弄了個滿不對碴兒，璞玉說道，妹妹，你不用尋思，也不用納悶，咱們姐妹一場，你對我還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看着你作錯事，妹妹，看你情形，這些日實在有點兒慌了心了，弄得馬唇不對馬嘴，兩頭兒不見日頭，我比你大兩歲，見的事總多些，敢斷定你是外面有了不能說的事了，要不然任有天大事情，不會這樣情形，我不外行，這種事我經過作過，你想吧，當初我跟那死鬼丈夫過日子時候，雖然仗我養家，奔波勞碌，可是夫妻兒女，一處廝守，平平安安，歡歡樂樂，過得多麼舒服啊，只爲一時冤孽牽纏，我受警予情義感動，竟管不住自己，那也許不能怪我，論他不言不語的跟了我三四年，只當我是鐵心，一天被他烘軟一粒土珠大地方，這些時候也給烘化了，只爲我一動心，就跟你現在一樣立刻不管不顧了，自己不覺怎樣，其實處處都是破綻，後來連沒眼的都看出情形，氣得離家走了，以後……我的事你都知道，不用

細說，只想我遭的什麼報應，受的什麼罪過，自己上刀山下油鍋，經遍了人世間的地獄，岌岌乎就喪了小命兒，其實我就死了，也是自作自受，一點不冤，到如今雖然被你們救出來，從地獄升上天堂，可是回頭想想，我那一個錯步，是受了多大的害，虧了多大的心，兩個孩子都死在我身上，男人更不用說，就是丁二羊也算是我害的，你想想，我爲這件錯事，付了多麼大的價錢，如今就是警予把我娶過去，從此富貴榮華，作一百年官太太也抵不上我下的本兒……，璞玉說到這裏，忽然醒悟把話說走了，自己將要出家，怎竟提起嫁人，不由把臉緋紅，幸而雪蓉因心緒糜亂，雖聽見她的話，並未尋思，仍自保持原來發怔的樣兒，璞玉看着才稍爲安心，咳嗽一聲又道，妹妹，你看我就是榜樣，多麼怕人呀，你別有福不知享，到找出罪來，後悔那就晚了，璞玉說了半天，自覺把話說盡，總可以警醒她了，那知雪蓉聽完，仍自愣着不語，璞玉忍不住，又問妹妹你尋思我的話，對不對，雪蓉仍不答言，只把手托着下頰兒，眼光直視地下一角，許久不移，過了半晌，臉色越見滯白，忽然連連點頭，璞玉以爲她尋思自己的話，回過味兒，決意改過了，却不料她點着頭，又自語道，完了完了，既然被他知道，我還有什麼臉兒過

下去，以後好煞也落了瑣兒，他也不把我當人了，總可不成了，我得打正經主意了，璞玉沒聽清她說的什麼，就問了一聲，雪蓉只是搖頭不答，璞玉真夢想不到，自己一番好意，竟得了相反的結果，雪蓉不但沒聽她的勸，反而因她說破秘密已露，引起了決心，雪蓉起初對呂性揚發生愛念，本只出於心中自造由希望結成的妄想，不過空中機關既建築起來，自己就越看越像真了，又加梁意琴從中盡勳，使她更忘其所以，呂性揚那面連半分意思也沒有，她竟認爲大局已定。由於自己的美貌，和意琴的熱心，呂性揚已在把握之中，結合只是時間問題了，因爲她把幻想看作實事，所以對柳塘也切實抱愧，好像已經作出虧心事似的，這就和竊賊畏懼事主一樣，事主也許是無縛雞之力，不能傷害賊人，而賊人因爲作事犯法，終覺對他害怕，何況雪蓉對柳塘還有恩惠可念呢，故而她竭力遮隱，只恐柳塘看出形跡，雖知早晚總有個露風，但她尙在天人交戰之間，並不敢向後想，只瞞一時是一時，今日出門赴約，回到母家，小鷓鴣因初見張宅舊家勢派，感到驚奇，在路上因坐車未得說話，到家才開了話匣，進了門就談論不休，雪蓉的母親把前夜柳塘派人來找的事，詢問雪蓉，無奈被小鷓鴣攪得插不進嘴，雪蓉也不願和母親說話，

心裏只急於開發小鷄，也知才借重她的力量，才由張家出來，立刻又攆她走，這自然未免過河拆橋，無奈雪蓉却是另有心思，嫌小鷄粗野，總帶着下等人氣派，恐怕呂性揚來了，因她而看輕了自己，何況小雛鷄說話不知輕重，也許給自己壞事，因此恨不得立刻請她走路，只是覺得逐客的話不好出口，而且想到前日因相待冷淡，已經得罪了她，今天費了許多話才央得她肯來幫忙，如今若再來個念完經打和尚，她一定把我惱死了，以後再難見面，我若再有用人之處，還求誰去呢？雪蓉只願焦急，也沒理會她娘，過了一會，雪蓉估量呂性揚快要到來，可再不能因循，只得拉住小雛鷄叫道：姐姐，天不早了，你還不該上班兒去麼，小雛鷄聽了，立刻停止嚼說，轉臉望着雪蓉，現出詫異之色，隨即由詫異轉爲氣憤，漲紅了小臉兒，雪蓉見她不悅，也心中抱愧，把臉紅了，搭訕着道：我是怕你爲我誤了正事，不如快上班兒，改日咱們再……雪蓉這幾句話，才是越描越黑，小雛鷄忽然冷笑一聲，點頭說道：可不是，我該走了，辦完事還不走，人家只用我一會兒，別不知意味，說着直向外走，雪蓉聽她揭破自己攆她的本意，大怒而行，心中深惱猛浪，又抱愧自己不該這樣無禮，急忙趕着叫道：姐姐，你別錯想，我不

是攆你，小雛鷄已去到院中，應聲說道，我明白，你不是攆我，你是嫌我碍事，不，不是怕我碍事，小雛鷄真是嘴不饒人，把雪蓉說得滿面通紅，更下不了台，仍追着叫姐姐，你回來。那知小雛鷄才到門口，忽然回頭哈哈一笑，叫道，別跑，穩重點兒，有貴客來了。別教人家笑話，雪蓉聽着心中一怔，但已跑到門口方要向小雛鷄行處看去，不料眼光被人擋住，眼中只看見一個人的西服花領帶，原來有人正走到門口，離得太近，雪蓉猛一探頭，幾乎撞得滿懷，她大吃一驚，抬頭看時，才看見是呂性揚，在他旁邊還有梁意琴，由他二人中間，現出小雛鷄的臉兒，已走出丈許以外，還回頭對她擠眼吐舌，雪蓉這時可再顧不得理她了，只把全神注定新來的兩人，向後退了一步。叫道，你二位來了，請裏面坐，說時還不住吁吁氣喘，心中暗恨小雛鷄，都是追你追的，教我把輕狂樣兒落到人家眼裏，再轉想只因小雛鷄儘自打攪，既沒顧得把房中收拾整潔，也未能先對母親說句私話，教給她招待客人的禮節，簡直全給耽誤了，不由更自發恨，把對她轉圓的心完全消失，但雪蓉却未想到，小雛鷄鼠肚雞腸，得罪了她，並非只於絕交便了事的，很快就要有報復到來了，當時雪蓉因全神注在二位來客身上，就把小雛鷄拋開

，很大方而又盡禮的，延請入室，雪蓉母親認得意琴，見她竟陪了一位少年男子同來，甚爲驚異，忙從炕上跳下來，雪蓉見母親張皇樣兒，覺得是給自己丟臉，又想到呂性揚日後將要和母親發生的關係，倘若被他看輕，難免影響大局，後悔事先未得囑咐一聲，但也只得先給介紹，呂性揚對她母親鞠了一躬，她母親還禮時點頭還饒個萬福，雪蓉看着更覺堵心，就對她使個眼色，她母親倒也解事，讓坐之後，就溜出去了，雪蓉說了些房屋窄小，太嫌簡慢的話，意琴接口說你幹麼客氣，今天先生頭次上班，我怕他找不到門兒，我親自陪來，你這學畫的，可預備下應用東西，雪蓉臉上紅，囁嚅着說我真糊塗，本在舖子定妥了，教給送來，他們忘了送，我方才想起，要自己去取，又怕你二位來了沒人招待，意琴不待她說完，已接口道，你沒買正好，我自己有一套預備送你，現在已帶來了，呂先生也自帶着幾本畫譜，借給你用，說着把呂性揚手中拿的包兒，接過來放在桌上道，先生已經來了，我看就開課吧，我也旁聽，雪蓉口中道謝，心中却自輾轉尋思，她本來不要學什麼畫，而且有生以來，和書畫等等文雅事兒，並未發生接觸，簡直可說先天無緣，這時突然學起來，豈不等於教鴨子上架，他本來只想藉此爲由，和呂



性揚親近，這時聽意琴一說，心中暗自反對，抱怨她多事，既知道我並非真要學畫，何必這樣着忙，有工夫談談不好麼，就笑着道，幹麼這麼忙，也得教呂先生歇歇兒，喝口茶，再說我還沒請請先生，就能勞動人家開講了，呂性揚連說何必客氣，雪蓉方要答話，忽見門帘不住擺動，有隻手由外面伸進來，就走了出去，原來她母親自受了女兒白眼，再也不敢入前獻醜，這時泐了茶來，也只在門外搖動門帘，暗通消息，不敢踏入房間，雪蓉出去，接過茶壺，重入房中，把茶斟上，各敬一杯，隨又說了幾句閑話，想要把學畫的事岔開，閒談一會，耗夠時候，就邀請他二人出去吃飯，藉以聯歡，無奈呂性揚實心眼兒，本為教畫而來，就必得履行他的職務，談了幾句，便又歸到正文，問韓小姐以前可曾學過畫畫，雪蓉只得答以向未學過，意琴接口道，我看今天初次上課，呂先生只講講淺近的學畫常識，和初步的方法吧，好比學校裏新教師上班，向來都是只說幾句閑話就可以下課，下了課咱們還出去走走，雪蓉聽了，正和心意，就含笑點頭，呂性揚於是拿起一本畫法入門，發揮了些議論，雪蓉裝作靜心聽着，其實她心浮意亂，根本不曾入耳，而且也聽不大懂，只把眼瞧着呂性揚，鑑賞他的翩翩姿貌，朗七音聲，暗覺心神搖蕩，

愛情勃發，尤其望着他那不住開闔的嘴唇，自思不知何日能和自己的朱唇相接，望着他那連連搖擺作勢的手兒，又想不知何時才能抱持自己的腰肢，這樣的別有思存，在表面倒像得十分入神，居然忘記時候，但旁邊的意琴，自己枯坐，却不耐煩了，屢次看表，到過了半點鐘，她就開口道，你們師生都歇歇吧，我看今兒這樣就算了，下次我不來打擾，再正式上班，呂性揚聽了一笑放下書本，雪蓉也含笑謝了一聲，說呂先生受累，大家閒談數語，意琴又提議出去走走，雪蓉就道，我家裏太窄小，也不留二位久坐了，咱們出去吃頓便飯吧，意琴笑道，你何必這樣客氣，雪蓉道，這有什麼客氣，我本該留二位吃飯，無奈舍下這樣兒，你瞧能待客麼，只可到外面吃，這就很不恭了，意琴道，你一定要請客，我先問你，你是爲什麼，若爲還席，我可不接，若是請先生，我可以作陪，雪蓉笑道，怎麼我跟你還過還席，實在是請先生，這是個禮兒，意琴才說句這到可以，呂性揚已謙遜道，我可不敢當，韓小姐千萬別客氣，咱們改天，意琴道，你又何必客氣，學生請先生，本來應該，你就接吧，呂性揚道，那不成，若一定出去吃飯，得歸我作東，雪蓉方要爭辯，意琴已先說道，得了，你還看不出來麼，我好說實話，誰也脫

不開作東，這是我們中國交際界的不成文法，朋友遇到一處，就是吃飯，吃飯就得輪流作東，你忙什麼，今天你當作主人，下次韓小姐也得再請，今天你不爭，下次也跑不了你，何必費許多口舌，趕快走吧，呂性揚才不再說，大家都笑着走出，雪蓉聽了意琴直爽的話，覺得她無形中給定了下次歡聚的約會，心中甚爲欣快，到了院中，意琴見雪蓉母親在階前立着，還周旋了一聲，雪蓉母親却因雪蓉把少年男子約到家中，已感覺內中大有蹊蹺，雖然她曾勸女兒善自爲謀，並未希望她絕一而終，但因這件事來得奇突，甚爲不安，在院中已焦慮許久，這時見雪蓉陪着出門，又聽說同去吃飯，就想起前日張宅派人來找的事，心想雖不知雪蓉跟這少年有何關係，和將有如何結果，但她作得未免太荒唐了，這少年在前日她還未曾提起，想必是新近認識的，怎就這樣不管不顧起來，你就是有心改嫁，也該慎重行事，慢慢選定了人，定好了約，事情到了八成，再露出像兒也不遲，如今才認識上一個，還不定成不成，你就把張家放在腦後，滿不顧忌，萬一落個鷄飛蛋打，要吃多大的虧啊，想着非常焦急，忙要和女兒說句私話，把前日張宅有人來找的事告訴，教她檢點，所以在雪蓉走出之際，連連使着眼色，因爲全神灌注，意琴

對她周旋，也未聽見，但雪蓉也是把全神注在呂性揚身上，便沒閒暇看她母親，說笑着直走出去，她母親見雪蓉已到了大門口，忍不住叫了一聲，雪蓉聽了，連頭也不回，只說了句我們走了，後天還來，說完就走了出去，急得她母親搓手頓腳，無可奈何，好在由她的言語中，聽出他過兩天還要來，示意自己給收拾屋子，只可退一步想，籌備下次來時再跟她說了，按下這裏不提，且說雪蓉出門，大家又先到公園坐了一會，等到天色將晚，她以主人資格，徵求客人意見，要到何處去吃，呂性揚不肯主張，只說那裏都好，雪蓉又問意琴，但心中却恐怕她說仍到前日那家餐館，因為自己已得罪了小雞，若再到那裏，她必要有所報復，說不定就許出自己的醜，幸而意琴雖然肯作主張，却並未提到她所顧忌的地方，只說要不然我們今天換換口味，來頓廣東館，這些日山東館和西餐，把我吃膩了，雪蓉道，好極了，廣東館上那家，意琴道，廣東館可吃的並沒第二家，只有北安利，雪蓉聽着，覺得自己露了怯，不由紅臉，當時向前走不甚遠，轉個彎兒，便到了北安利，進去要個雅座，雪蓉極盡主人之禮，在點菜時恨不得把所有的菜，照單來個全份，還是意琴攔着，在推讓之下，點了幾樣，雪蓉仍嫌太少，又點了幾樣，意

琴強給取銷，堂倌又問要什麼酒，客人都說不喝，雪蓉却覺非酒不足盡禮，不足聯歡，要了二斤花雕，及至酒菜端上來，雪蓉斟酒勸飲，其實座中只意琴能飲幾杯，呂性揚酒量很淺，雪蓉簡直沒有喝過，但爲處在主人地位，要客人盡量，自己若不領頭兒，就沒法勸客了，於是只得拚着吃醉，作出滿不含糊之態，學着以前所見的酒徒模樣，要求性揚意琴對飲乾杯，幸而呂性揚並不善飲，否則雪蓉這樣捨命陪君子，真有醉死的危險，但意琴性揚被她殷勤相勸，也都喝了幾杯，雪蓉如數相陪，也就很可觀了，好在是約妥各人慢慢呷着，並不須一口一杯，雪蓉才不致當場飲醉，不過沒量的人，兩口喝下肚，就把原來態度給改變了，雪蓉本來深愛性揚，已將他當作未來伴侶，日來每一思及，便覺心神飄蕩，恨不得偎倚相親，傾心訴愛，但當面却又羞怯矜持，這時被酒蓋住臉兒，心情浮動，雖不敢過於親密，但言語漸七放肆，形跡漸七脫略，不知怎的，把先生二字省掉，簡稱爲呂，叫了沒兩聲，又隨着意琴叫起性揚來，同時身體挨近，手指接觸，每逢給性揚斟酒時，他一立起，雪蓉便伸手按他肩頭，叱命坐下，性揚一推杯告饒，雪蓉就把他的手拉開，有一急性揚持壺給她斟酒，她也立起，呂性揚說你怎不須我站起，自己倒

客氣，隨也用手按她肩頭，雪蓉向後一閃，呂性揚的手按空了，向下一溜，正掃了她的乳部，雪蓉面紅心跳了半晌，但感到無限甜蜜滋味，更添了滿意，把身體都軟了，呂性揚雖然一心只在意琴身上，對雪蓉並無情意，但這時也是被酒迷了本性，不能像平時那樣恭謹，不由得也脫略起來，而且他正當學生時代，素日和同學朋友，過着沒拘檢的豪放生活，本不懂得拘束，試想現代學生，又豈能像昔日書生，那樣文質彬彬，平常跳踉叫鬧，推推打打，即使對女同學，也是如此，和意琴相處，也不脫活潑少年本色，只在雪蓉加入她們團體以後，她才矜持起來，因為和雪蓉較爲生疏，當着她不好過於隨便，於是聯帶對意琴也客氣多了，又因忠於意琴，對雪蓉更是竭力保持相當距離，不願親近，所以在這幾次聚會，他直好像個生人一樣，多禮寡言，真覺僵得不耐煩了，這時他吃了酒，酒力把他的拘忌心給解除了，一陣中懷暢滿就又犯了豪放本色，自覺可以盡興狂歡，尤其看着意琴，心中高興，竟樂得不能自制了，這時候他的舉動，得用心理學分析，因為他素日愛重意琴，雖在醉中，仍然保存原有觀念，一點不敢對她失禮，因為他在以前對雪蓉並無甚深印象，所以醉後看着她便覺模糊，直忘了她是男是女，是生人

是煞人，只覺對意琴所不敢放肆的，對她却可以無忌，於是就漸漸不客氣起來，但呂性揚這一酒後忘形，竟使雪蓉感覺得意萬分，性揚的無心動作，都看作愛情的表示，一陣陣喜心翻倒，不時以眉目傳情，意琴在旁看着，不由暗笑，知道性揚的脫略，只是酒後流露本色，並非對雪蓉突生愛情，但雪蓉這一悞會，却惹得春意橫生，不能自制，雖當着意琴，不致有什麼越軌的舉動，而且她也仍顧慮着被性揚看輕，總沒忘了矜持，雖然有了酒，一切放縱，但也只於心坎歡狂，目光佻達，和言語的加多，神情的加密，尤其對主人的禮節，更是竭情盡意，因此酒也飲得不少，這頓飯就這樣吃完，在意琴心中，只添了些笑料，在呂性揚却只對雪蓉增加了一點情感，但這情感也只如俗語所謂喝酒喝厚了的那種情感，對雪蓉的心意，却並無所覺，只雪蓉好似得了絕大收穫，以為呂性揚已傾心於她，這一席歡聚，不管定婚的先聲，酒醉情昏，真如入了綺麗的夢境，幸而她還能勉強支持，把賬付了，意琴見她身體搖搖，知道醉得可以，就故意作弄，教呂性揚扶她下樓，呂性揚只知道遵守意琴的命令，却又使雪蓉多加了一番迷惑，到了飯館門外，三人各自作別回家，雪蓉還切定後日之約，才僱車自己回來，將到家門，看見柳塘送客

，心中忽覺惶愧，似感無顏相見，又怕被柳塘看見醇態，加以詰問，就急忙下車避入街南院門內，却不料璞玉正在那裏等待警予，這一來竟悞了璞玉的大事，及至同入室中，璞玉詢問她由何處歸來，雪蓉說出一篇謊話，璞玉看破她在外必有私弊，念着姐妹情誼，想對她勸告，先把前日的事揭穿，教她明白隱事破露，謊話已爲柳塘查明，那知這一下反得了相反的結果，璞玉本想借此開端，使她知所警惕。再徐徐進言相勸，不料雪蓉聽了她的話，知道隱私已被柳塘看破，驚惶之下，竟更堅了脫離的決心，倘然她心中沒有愛情的目標，或是沒有晚間的宴聚，未曾勾起心頭狂熱，璞玉的話，或者能使她用冷靜的腦筋，悚然反省，即使勸告不生效力，也不致如此反激，只爲雪蓉心中正充滿火熱的情欲，美滿的希望，她的思想，就完全差殊了，雪蓉只想柳塘既已查破自己的謊話，却並不向我說明，今日仍作賴預的放我出門，可見她對我已暗存異心，便不設法對付我，也必把我不當人看了，這樣我還有什麼臉兒再跟他過下去，再聽璞玉的話，宅中上下的人，都已知道前天的事，却沒一個跟我訴說，可見必受了柳塘叮囑，不管柳塘怎樣打算，反正家裏人全不會看得起我了，我還有什麼臉再進張家門，再說我便忍辱回去，這



局面又能維持多久，後天又是約會日子，我處在這情形之下，是不告而出，還是再老着脸來一套人家早已看穿的謊話，再說現在我跟呂性揚，已然到這程度了，就是離定婚尚遠，可是在這緊要時候，正要日見日親，厮守不離，若疏遠了怕冷了他的心，我也耐不住呀，但若仍在張家，想常見可就不易，難道天天說謊告假，而且袁看柳塘現在放任不管，他的忍耐也有限度，我若鬧得太不像了，終必惹他干涉，到那時也仍是決裂，不過多熬日子，多出笑話，多受氣惱，簡直不如趁早兒決撤的好，何況我在張家，也呆不下去，這一家上下，也不容我呆下去了，雪蓉想到這裏，似乎心裏被趁早二字充滿，再不顧得細想，認定這是唯一的辦法，喃喃自語了幾句，璞玉在旁看着詫異，還沒問出口來，雪蓉已然立起，把外衣挾在手下，向外就走，璞玉道，你幹什麼，雪蓉道，我回去，璞玉道，妹妹，我勸你的話，你要自己仔細想想，以後千萬檢點，別再胡鬧了，雪蓉鼻中哼了一下，也未答言，直向外走，璞玉以為她心中不安，故而要趕忙回去，沒心絲回答，就跟着送出，直到門口，雪蓉也未作聲，一溜歪斜而去，璞玉直望着她進了張宅的門，才轉面回顧，想想方才警子的車由門前過去，向那邊去了，白等了半天，被雪蓉害得也

未得跟他說話，眼看只剩兩天工夫了，我可怎麼好呢，按下璞玉這裏傷心抱憾，且說雪蓉本是個很柔懦的人，向來便作無爾緊要的小事，也常多羞怯遲疑之時，但此際因為愛情鼓動，酒氣支持，竟平添無限勇氣，生出極大決心，由街南院出來，竟好像臨陣的猛勇將軍，執爨前驅，毫無瞻顧，要去和柳塘接戰，預備誓死拚命，不勝無歸以求打敗敵人，爭回本身的自由，簡直有些紅了眼，橫了心，既忘却害羞，也不知畏怯了，一直跑到門口，舉手敲門，裏面有人問誰，雪蓉聽出是寶山聲音，盛氣答了聲我，立刻大門開放，寶山迎着說您才回來，這本是句平常敷衍話，雪蓉却聽着這才字刺耳，也不理睬，一直走進去，進到中院，她已走得嬌喘吁吁，不知怎麼，把氣洩了許多，心中發怯起來，她立住略一沉氣，才又咬咬牙，便向自己房中走去，見窗內燈光明亮，不由心中發慌，自思最好房中沒人，容我歇息一下，就走入堂屋，黑越越的並未燈亮，及至掀起裏間門帘，燈光外射，只見床上烟燈赫然燃着，柳塘正躺在迎面那邊，玉枝在外邊對面斜臥，以肘支床，給他燒煙，兩人似乎正在談着，柳塘面向着門，瞧見雪蓉，微微一愣，隨即很快的坐起來，叫道你回來了，雪蓉心中一跳，不和柳塘何以如此多禮，但隨即明白，

他二人必然正談着自己的事，其實柳塘是因為正和玉枝談論雪蓉，突見她進來已覺不安，而且玉枝正低頭燒煙，口中還說着雪蓉，柳塘只怕她的話被雪蓉聽見，引起惡感，想使眼色相示，無奈她又低着頭，倉卒中未必思索，就說出這句話，一面招呼雪蓉，一面告訴玉枝，不過說出以後，也覺才字有着語病，正要沒法遮飾，玉枝已從床上跳下來，迎着雪蓉道，姐姐回來了，外面冷不冷，吃了飯麼，說着又接過她的外衣，替放入衣櫥，雪蓉這時心中跳得好似擂鼓，暗自發恨，我怎這樣沒出息，現在並沒什麼可怕，心跳怎的，只可勉強抑制着，坐在床上，裝作疲乏之狀，只點着頭兒，且不說話，暗地裏竭力鎮定心神，柳塘因雪蓉去探母病方歸，雖明知說謊，但在理不能不問，就道，你娘可見好麼，雪蓉見問，覺得無可答覆，而且也不願多說沒人信的廢話了，就簡單的答出三個字道，好些了，柳塘這時已見她神色有異，頰上帶着醉紅，但面上大部顏色發青，而且眼光呆得奇怪，好似方跟誰嘔過氣，又好像預備和誰嘔氣似的，心中便料到必有蹊蹺，也就不再多問，只淡淡的道，好了大家可以放心，玉枝接着又問雪蓉可吃過飯，雪蓉又點點頭，並不開口，玉枝也看出她神情可怪，不由愕然，就轉臉去看柳塘，這時房

中突變得十分靜寂，大家都不說話，雪蓉心中只預備作正式交涉，神經緊張，已沒心緒敷衍，而且知道自己的事，早被看穿，這時不論說些什麼，也枉落他們嗤笑，不如且守靜默，好在事情已竟這樣了，就再冷淡些也不見得添什罪名，這是雪蓉的心理，至於柳塘既早知道雪蓉轉變作偽，出去不幹好事，料着她回來時，必因心怯情虛，而竭力掩飾，沒話找話，花說柳說，却不料竟然出於意外，雪蓉回來，居然現出向所未有的冷淡態度，既不訴說她母親的病狀，也未曾矯爲歡笑，只坐在那裏自己發僵，臉上神氣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模樣，就明白她心中必已有了打算，預備有所舉動，所以才不再掩飾她的行爲，敷衍他人情感，因爲她已把那些事看作不必需了，譬如兩國中間，起了交涉，論理應該周旋壇坫，恪守禮節，一切都遵循條規，運用詞令的，但內中一國已決意訴諸武力，自然就不屑再弄這些虛偽套頭了，柳塘想到這裏，也就不犯和她多說，只靜待發動，看是什麼情形，而且也不願玉枝再吃她的沒趣，就又躺在枕上，向玉枝道，你快燒啊，我還沒抽足呢，玉枝啞了的應了一聲，又伏身燒烟，但不住瞧着柳塘，似向他問雪蓉情形可怪，是爲什麼，柳塘只對她暗使眼色，教她不要說話，玉枝就不敢開口，只自

燒煙，柳塘吸了幾口，見雪蓉仍坐在原處，不言不動，知道自己所料絕對不錯了，眼看事情將要發生，躲避因循，都沒有用，不如硬着頭皮挺身趕上，看個究竟，也好早些明白，勝你長此僵持納悶，當時吸完了煙，就坐起向玉枝道，我抽夠了天已不早，你快去睡吧，玉枝知道柳塘打發自己回房，必有用意，但又恐自己走開，萬一柳塘和雪蓉嘔氣，不能放心，雖應了一聲，却挨延不動，柳塘又道，好孩子，快去吧，你方才不是說頭疼嗎，快回房歇着，別教我着急，玉枝聽他直替自己開路，知道不能再留，又可立起走出，玉枝走後，柳塘仍躺着吸紙烟，以為雪蓉可以發表意見了，不料她仍不言語，只照舊坐着，瞧着自己鞋尖，又等了一會，柳塘忍不住，就向她開口，作個引題道，今天你是怎麼了，看樣兒好像心裏不痛快似的，到底有什麼事，可以對我說，雪蓉這半晌，也在心中躍躍，屢次想要張口，只是遲疑，好容易下了決心，想要發言，不料恰巧柳塘說話，她嚇了一跳，反而把話咽回去了，當時怔了一怔，才轉過臉來，向柳塘面上偷瞧，見他向來慈和而有風趣的臉兒，此際雖然斂容正色，鄭重發問，但仍沒半點嗔怒之意，嘴角還掛着大然的笑，尤其那一雙觸處生趣。過物生愛，飽含慈祥意致的眼睛，使雪蓉一

行接觸，不知怎的忽然心中一陣顫動，立刻覺得禁受不住，似乎柳塘的和藹面容，慈愛眼光，本是最柔軟的東西，此際却好像變成最緊銳的物質，比箭簇槍彈，還要鋒利，還要迅速，直如挾着風馳電掣之勢，刺入雪蓉心坎，使她想起柳塘一往的恩惠情義，經年相處，雖是夫婦，而實際猶如父女，而且若向夫婦上面想，可憶的事尚少，若向父女上面想，感激動心的事可就太多了，再回想嫁後光陰，好像柳塘身旁，有一種似乎曉日和風的氛圍，自己生活其中，跟小時睡在慈母懷中一樣，可是並不自覺，還只嫌他年老，把一切好處都給忘了，如今已作出對不住他的事，被他面對面的問着，可怎麼說呢，真也奇怪，雪蓉本來對呂性揚的心熱得厲害，所以對柳塘的心也就冷到非常，由冷生硬，由硬生狠，中間又經璞玉無意中的刺激，她回家時，實是抱着極冷硬的狠心，預備和柳塘作一回正面衝突，什麼恩義，什麼情禮臉面，全可置之不顧，必求爭得自由，達目的，即使打到公堂，也在所不惜，却不料只和柳塘一對眼光，竟發生了這樣魔術似的結果，大約是柳塘慈祥眼光，恰能降伏她的沉迷心路，一相接觸，就把她深藏不露的天良給發掘出來了，當時雪蓉只覺慚愧悚惶，好似罪犯到了公堂，惡魔屈於神座，赧顏垂首

，不敢仰視上面的正大仙容，柳塘見她不語，就又把整問道，你可說話啊，沒關係，我怎樣都能依你，不必爲難，雪蓉聽了這幾句話，更覺中心如刺，一陣說不出的感動，似聞心中自語，我可不是人了，同時又似有一種力量，把她從椅上推落地下，撲地跪倒，熱淚直湧，嗚嗚的哭起來，柳塘見她這樣，倒覺出於意外，但轉念便覺事在意中，也把自己的所懷疑的一切全證實了，明白雪蓉確是已有對象，決意下堂求去，但因自己相待不薄，難於啓齒，所以逼成這等模樣，當時暗自聳肩一嘆，又點頭一笑，就拉着她的玉臂叫道，這是怎麼了，你起來，我有話說，雪蓉仍堅跪不起，柳塘拉不動她，就逕直說道，雪蓉你不必難過，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這並非你不好，只是怨我，我娶你作妾，實在是最大的一件錯事，因爲我作錯，才把你害苦了，現在我很明白你的心意和你的景况，不但完全諒解，而解自覺慚愧，本來我老糊塗作了錯事，就誤你的青春，還儘自痴迷不悟，若長此下去，把你誤到何時是了，才逼你不得不自己打算，這怎能怪你，雪蓉，你不用爲難，我既負虧你在先，現在怎能不補償於後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可隨你的意，並且要我怎樣幫助，只要力量能辦，絕沒個不成，……雪蓉聽了柳塘這篇慷慨大量的話，

更哭得不能抬頭，柳塘又道，你不要哭，我說句沒理的話，以前你我是那等關係，現在已然勾銷，我把你直當……當作玉枝一樣看待了，你的情形，我雖然未曾親見，但能斷定你在外面已有了可心的人，預備嫁他，要不然絕不會有這樣表示，我已說過完全許你自由，從現在起，你就是自由身體，和張姓毫無關係，儘可隨意行事，任意嫁誰，都不要顧慮我會干涉，不過雪琴你還年輕，閱歷也淺；所以我還要警告你一句，現在外面年青人大都浮薄，可靠的很少，你可要長住了眼，別上人家的當，其實我並沒看見過你所認識的人，什麼模樣，只是這樣泛論，你可別疑惑我藉題攔你，我的意思以為，你到了這種地步，已經不可復合，絕不希望你再留一時半刻，你要明白，離開我是一件事，嫁人是一件事，你儘可立刻跟我分手，回到娘家，重新作你的韓家姑娘，慢慢物色可意的人，可不要只為急於脫離開我，竟弄得慌不擇路，胡亂嫁個靠不住的人，自誤終身，你現在已經尋着的男子，是個怎樣的人呢，說着見雪琴不語，就又說道，你當然不願說，我問也白問，不過我的話已然說到了，你雖然年青，可也不是小孩子，自己總有個打算，好吧，現在已到了這地步，你當然不便在這裏停留，我也不能留你，不如趁着夜裏



·你快回家去吧，省得被人們看見，你也難堪，我也難說，至於你這一走，我還有點小意思，三千塊錢，算我賠你的嫁奩，還有這屋裏的東西，一切首飾，衣服箱櫃，也全歸你，不過現在你不能帶走，得等明天我向銀行取出錢來，連東西教張福一併給你送去，你總可以放心我，就快去吧，說着就拉雪蓉起來，那知雪蓉不肯起立，反而俯首向地，連叩了四個頭。原來雪蓉聽着柳塘的話，心中感激慚愧，都達極點，直將一掃邪心，請求柳塘諒解，重與收留，甘心終身伺候，即到柳塘老死，也情願作個燕子樓中的關盼盼，但再一轉念，又想到呂性揚，覺得幸福已在眼前，實難割捨，因此兩念交戰，持久不決，好像一隻天平，兩邊分量相等，但最後又轉了個念頭，便如在呂性揚一端投下個砵碼，立刻把對柳塘的一端顯得輕了，這念頭就是自己已然丟臉，在張宅無顏見人，勢不能另闢外宅，自去居住，此間既不可留，還是痛快走了也能，至於柳塘恩德，只可來生再報了，她這樣想着，又聽柳塘說出寬厚盛德的話，勸她快走，她雖感愧萬分，但是意志已決，就趁着柳塘來拉，倒向下叩頭，以表感激之忱，叩完了頭，才慢慢的立起來，柳塘真是善於體貼，口中說着你這是幹什麼，但心中却很明她的苦衷，知道她此際神經

震動太甚，中心茫亂，簡直不能自己有所動作，就挽住她的手說道，走吧，我送你出去，雪蓉真個偎在他腋下，好似小鳥依人，跟着走出，到了門外，柳塘見窗根似有黑影一閃，倏而不見，似乎蹲下去了，知道必是玉枝，心想這淘氣孩子，你都要聽個明白，也不怕勞心，就仍領着雪蓉向外走，雪蓉這件交涉，辦得真個簡捷爽利，而又便宜，並沒有費一句話，就把大事解決了，但她也實在無話可說，在外面自覺滿盤是理，一見柳塘，就覺所想的全說不出口，只剩下慚愧了，不過相喻無言，反而得圓滿的結果，但一走出來，她知道離別在即，從此和這恩深義重的老人，不易再見了，心中萬分依戀，無限悽惶，她已漫漫了對柳塘的關係，直忘記他是自己的慈父，或是愛夫，或是好友，只覺是天地間唯一的好人，自己唯一的恩主，原諒自己無可原諒的過失，成全自己不值成全的前途，滿腔感激，恨不得以死相報，然而無可報答，一心依戀，恨不能作個奴婢伺候，然而在勢又不能相從，並且只剩了須臾對面，頃刻就要離別了，她胸中似有萬語千言，想要張口全吐出來，無奈悲緒壅塞，一個字也說不出，當時只把脚步放慢，似要多逗留一會，一面內心翻騰，急想吐露心緒，直掙扎到了院門，柳塘感覺雪蓉步履遲慢，

似乎無力移動，一步步向前挪，最後竟停步不前，身體也漸向下沉，好似無力支持，將要跌倒，知道她這時必在慚恨交迸，天良人慾，把方寸心頭作了戰場，經過劇烈戰爭，已經大遭蹂躪，恐怕再有感觸，便承受不住，將要像西洋影片中女子那樣暈倒，就急忙擁住她，低聲撫慰着，那知雪蓉忽一頭撞入他懷內，一手抱住脖頸，叫了聲我的可憐的老爸爸，隨即嚶嚶啜泣着道：我可對不過你了，柳塘聽着，只覺脊骨發涼，知道她是天良發現，感激涕零，才說出這話，不過這稱呼却來得刺心，她在這愛恩深重，無可報答，無可言說之時，竟然以父相呼，可見把一切好處，只歸作恩義，而不認作愛情，否則她也許作着最末的恩愛稱呼，由此可見我只配作人的老父，却不配作人的丈夫，換句話說，我作父親，能使人感恩懷德，若作人丈夫，那就恩德也變成仇怨事，想着心中喟然自傷，爽然自失，就不拾她的碴兒，只柔聲答道，你何必說這個，若提對不住的話，還是我對不住你在先，我忘記自己太老了，幾乎悞了你的青春，真是自私自利，不給別人着想，幸而現在你能自己覺悟，倒替我減輕許多罪惡，可是已把你悞得不少事，希望你也原諒我，雪蓉聽着，更是刺心，失聲哭道，你怎麼還這樣說，我簡直不是人了，天啊

，我今世算負了你，將來不知幾世變牛變馬，才補得過你的恩情，柳塘道，別說廢話，只盼你得着個好丈夫，以好安心度日，作個賢妻良母終身幸福，我就不能跟你見面，聽着也是喜歡，雪蓉聽着，拉緊他的手，悲聲道，我還求您一件事，不知可以答應我麼，柳塘道，你說吧，我只要能辦，雪蓉道，我先問您，你可是對我寒透了心，永遠不要見我，柳塘道，你還是把我當作鼠腹鷄腸的人，雪蓉忙道，不，不，我不是說您還記恨我，是我自己覺得已不配再求您了，柳塘道，你只是自己胡思亂想，到底什麼事快說吧，雪蓉道，您既……我就說了，我沒別的，只是心裏捨不了您，她才說出這話，立覺走口失言，急忙咽住，本來既已下堂求去，怎還說捨不得，誰聽了也必認爲是虛偽的米湯，肉麻可笑，雖自己此際確實有此感想，但絕不該說出來，惹柳塘嗤鄙，不由十分愧悔，改口叫道，呸，呸，我說這個幹什麼，打嘴打嘴，你只當沒聽見好了，別管怎樣，我只求您以後還得跟我見面，容我稍爲盡一點孝敬的心，柳塘怔了一怔道，那……那個……在我倒沒什麼不可，可是在你……你方便麼，雪蓉道，那您就不用管了，這是我的一點心願，我從此以後，過的都是您的日子，咳，怎能不思念您，若是不能見面，就

要傷心死了，我也明白這裏不能再來，我的家您也萬不肯去，要常常見面，是沒法的，我也不忍總麻煩您，現在只求每年見兩三回，您看可以麼，柳塘聽着，很明白她是出乎真實的依戀，心中頗受感動，就道，是可以，不過你要仔細想想，不要爲這個悞了你的……：雪蓉似已了解柳塘意思，接口答道，不，不，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糊塗人，您想感激您的只我自己嗎。將來和您見面，大概也不止我一個人，柳塘哦了一聲道，那又何必，你若爲着見面談談，自然可以，若是對我有什麼意思，那可多餘，我既不敢領受，你也得自己檢點，雪蓉道，別管怎樣，就算我自己也好，您已答應見面了，咱們定一個日子，每年兩回吧，一回在您的壽日，那天您家中自然得待客，頭一日也得喫壽，自然分不開身，那麼就定在您壽日的第二天，壽日在三月二十五，咱們每年三月二十六，這是春天，另一天就在秋天吧，八月……：中秋節……最好前幾日，就算初十好，您記住，每年三月二十六，八月初十，在那兒呢，飯館不大合式，也許我們今年定好，到明年他關了門，還是找個永遠不改變的地方，您想想，柳塘道，你非要這樣不可麼，好吧，那就……：哦，每年三四月裏，我準要上西沽去看桃花，你定的正是時候，咱們就在

那天西沽桃花下見吧，至於秋天，就在新月路的公園兒，你看好麼，雪蓉道，好，什麼時候呢，柳塘道，下午四點鐘上下，趕雨就往後錯一天，雪蓉忽悲聲說道，您可許下了，我的……老爹爹，我真沒臉說，別看我今天狠心捨了您，可是從此以後更忘不了您了，無論什麼情形，也必把跟您見面當作一件大事，常時總盼望那一天到來，您可別辜負了我這點兒心，柳塘點頭道，我明白的，咱們一言爲定，只要我在世上，準不會悞了這個約會，若是到期沒去，那就必是我病在床上，或者……雪蓉聽到這裏，知道他到底要說什麼，急忙與手掩住他的嘴，柳塘住了口，握着她的手，徐徐放下，笑道，我這樣年紀，這樣身體還忌諱什麼，雪蓉淒然道，憑您這心眼兒，老天爺也得教您多福多壽，到我白了頭髮，就厚着臉皮，也得前來叩賀您的百年大慶，柳塘笑道，好，多謝你善頌善禱，但願如此吧，你……你快……該走了，雪蓉頓聲道，是，該走了，說着已穿過外院，轉入門洞，門房中的張福，聞聽脚步聲，在裏面問聲是誰，就要走出，柳塘應了聲是我，張福說老爺出門麼，我去叫車，柳塘用手抵住房門道，歇着你的，不用出來，也別開門燈，張福應了一聲，又退回去，柳塘才自己落了門鎖，開了街門，雪蓉

深知他是體諒自己心理，此際必然不願見人，故而攔住張福，不由越發感激，及至到了門外，就握住柳塘的手道，你多保重，我走了，柳塘道，等我給你叫輛車，雪蓉道，我可以走着雇，你請回吧，見了太太和玉枝，都替我問好，就說我雪蓉已經不是人，沒臉見她們了，柳塘道，咳，你說這個作什麼，說着見有一輛洋車走過，就叫到跟前，教雪蓉坐上去，柳塘摸身上沒零錢，就給了車夫一張鈔票，告訴拉到地方，雪蓉這時已顧不得和他說什麼客氣話，只覺滿懷悲戀，心亂魂銷，哀聲叫道，你可別忘了我，我……我再叫您一聲，爹爹，我走了，柳塘也覺一陣淒慘，衝口應道，好孩子，你去吧，咱們後會有期，不用難過，說着把手一擺，那車夫真個蠢如鹿豕，不管他人離別，只因自己多得了錢，急待賣些力氣，以博花錢人的喜悅，立刻飛跑起來，雪蓉還在車上回頭招手，但倏然已拐了彎兒，兩下都不能看見了，柳塘望着車影消失，心中惆悵萬分，立在階下發怔，半晌才轉身踱入門內，自己搖頭嘆息，覺得滿懷悽楚，雖然對這事並非不能解脫，儘作纏綿，只是悽惻心情，無可排解，想到古時韓文公晚年曾失愛姬織柳，太白傳暮歲曾遺歌妾楊枝，都作詩寄慨，流傳至今，使後世讀了哀艷篇章，發生惋惜，這是文人

特有的一種衛生方術，遇有什麼傷心受氣的事，就作一篇文章，或是吟幾首詩，自抒哀怨，自寫胸懷，作完吟哦幾遍，便可塊磊全消，不致積鬱傷身，所以自古詩人，向沒有得癩癩鼠瘡，噎膈氣噎的，就因有這排遣方法，池塘在這無可如何之際，雖然不免老淚縱橫，但一想到古人曾與自己有過同樣遭遇，立刻把滿腹悲思，變作一腔騷怨，想要作幾首感懷詩，以自排解，負手徐徐行走，心中哼着道，百劫推排餘白髮，一生慚愧向紅顏，別枝蟬去聲猶咽，舊苑春來雪已殘……哼着又搖頭道，我真是腦昏心亂，不成東西，還是先回去歇會兒吧，她走得倒是簡捷，不過還嫌多事，若是拂袖絕裾而去，或是一聲不哼，我多麼神清氣爽，那才叫飛鳥各投林，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，不料她臨走還作如許纏綿，在她自然良心未泯，猶戀舊恩，却教我多添一番惆悵，咳，春來楊柳街頭樹，擺亂春風只亂飛，唯有小桃園裏住，留花不發待郎歸，咳，柳絮已經飛了，誰是我的小桃，難道以後還另娶一個，這一次還不夠警戒我的，說着又哼了一聲道，古人就是這麼自待不薄，不知肉麻，韓述之到了什麼年紀，還自稱是郎，郎字乃男子的美稱，禿頭禿面，鬚髯如戟，還不知已老得教人討厭，居然以郎自稱，因為自居尙是美



貌郎君，所以要個年青姐兒作伴，可是姐兒眼裏的他，却不是郎了，覺得老少不類，美醜懸殊，委屈得不能忍耐，再遇到外界一點引誘，於是擺亂春風的飛走了，他失去美人，自然難過，可是無可怨尤，只能說是自造之孽，倘若早有自知之明，壓根兒就寡慾清心，任紅紫芳菲，只當過眼流光，不生留意，以後便是落盡桃花飛盡絮，也自與我無關，又那有許多傷感。想來真是冤枉，我並非不明白，不解脫，在前年太太去世之前，已經盡遣羣姬，以圖晚年靜養，到前室逝世，又娶繼妻，已嫌多事，那知她暗地姘上王厨，爲作移花接木之計，竟又替我多事，強令娶妾，才又弄了這些牽纏，如今害我受許多精神上的痛苦，驗面上的難堪，又向何人告訴，那位作俑的太太，當然不負責任，而且她明明發現雪蓉失蹤，還得向，詢問我該怎樣回答她，想着搖頭嘆息，進入房中，將要挑裏門帘，忽又心中一動，自思裏面已是一間空屋，真是室邇入遐，樓空鳳去了，想着頗有心怯空房不忍歸之概，但終於掀帘走入，見房中並不空虛，玉枝正在裏面倚枕而坐，因爲面向內方，瞧不見她在作什麼，再向裏走幾步，才見玉枝竟是淚痕滿面，正在傷心墜泣呢，柳塘一見，心想她必是在外面竊聽私語，知道雪蓉已然下堂，又見我送出門

去，更覺雪蓉從此永別，再難相見，雖然鄙恨她的行爲，不願有什麼表示，但因相處經年，情感甚厚，一旦睽隔，也難免中懷淒慘，所以就自己哭起來，想着就強笑說道，你這孩子哭什麼，真淘氣，方才你在窗外，不是全聽見了，雪蓉此去，是真正解決終身大事，從此都是幸福快樂的日子，你應該替她慶賀，何必哭呢，若爲不忍離別，那更無須乎，我因爲跟她有過這一層關係，必得自己檢點，不好和她常見，你却是不見關係，等出嫁以後，儘可尋她來往盤桓……才說到這裏，忽見玉枝切齒說道，沒有這事，永遠沒有這事，我憑什麼尋她，她可得配呀，柳塘聽了一怔道，你爲什麼這樣恨她，玉枝哼了一聲道，這喪天良的東西，真作得出來，我還不恨她，她對得住誰啊，柳塘道，那又何致這麼哭呢，玉枝搖首不語，柳塘以爲她只是口硬，其實對雪蓉分離仍覺悲感，但不知完全誤解了，玉枝最恨雪蓉的原因，起於她本身行爲的尙小，起於由她的行爲而影響柳塘者却大，玉枝只想柳塘是受了雪蓉的虐待和虧負，以爲柳塘這樣年紀，平日待雪蓉又恩深義重，雪蓉怎該負心把他拋閃，這事把老人暮年的僅有樂境完全給剝奪了，以後孤身隻影，寂寞淒涼，教他怎樣生活下去，玉枝這樣思想，越疼柳塘，越恨雪蓉，越

恨雪蓉，疼柳塘，所以她那滿眶熱淚，與雪蓉無關，柳塘並沒悟到這層，反而怕她過於傷感，不住用言語勸哄，玉枝也不再哭，拭乾眼淚，凝眸痴思了一會，忽似若有所悟，點頭哼了一聲，臉上現出冷靜的笑容，眼光注在烟燈上，却收縮着瞳孔，似向燈內作從窺遠眺之狀，小嘴兒閉得緊緊的，下唇壓迫着上唇，手兒輕輕敲着烟盤的邊沿，柳塘看着她這付表情，好似平常人受了什麼委屈，因而發動了堅毅的心情，打定了主意，要作給別人看着似的，不由詫異問道，你想什麼，玉枝搖頭道，我什麼也沒想，只奇怪方才的事，雪蓉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朝您下了一跪，就把事辦完了，你也不用她張口，迎頭給開了路兒，總共沒費一刻鐘，就送她出去了，這是多麼大的事情，只這麼三言五語，就一刀兩斷，您真簡捷，她也真便宜，柳塘道，這談不到便宜，她本來有着自由，我也不能限制她的自由，她想走就可以走，難道我還老着臉皮撒軟攔她麼，至於簡捷，更是當然的，世上只有成就一件事，較比繁雜，若破壞一件事，就很簡爽，大小事都一樣，大如建立一個國家，元勳艱難締造，不知若干歲月，幾經收挫，才得到最後成功，但到亡國時，也許只需一個昏君，一個婦人，或是一樁荒謬的舉措，一次錯誤的戰事，都可以把

多年基業，立刻覆亡，小如一所房子，蓋起來得費若干心血，用多少工人，經幾年工夫，才得蓋起來，但到破壞，只一把火就夠，尤其像這種男女關係，更是如此，在結合時，還得經過一個時期的交際，一個時間的考慮，到雙方情願，還得有一個時期的籌備，一個時間的實行，才算成就一樁；婚姻等到內中一個對另一個感覺膩煩了，或是有了外遇，生了外心，這樁婚姻就算了結，應該說明一聲，上家握握手，道聲再會，立刻分頭各散，這是最爽快的事，有什麼麻煩，玉枝聽着，哧的一笑，由鼻孔噴出兩行鼻涕，急忙用手帕拭去，才笑道，教您說的多麼省事，柳塘接口道，不省事的就是頭等混人，我也看見過不甘心的，一個想散，一個強留，或是一個想散，却不肯明說，只是尋事嘔氣，一個明知道却不捨捨兒，成天警七拗八，打打鬧鬧，枉受許多氣惱煩苦，到頭兒還是不能維持，還有人到了黃河還不肯脫鞋，必得打到公堂，丟人現眼，結果還是判離的多，就是官斷不許離散，兩個仇人再湊合下去，有什麼意味，玉枝道，你可真想得開，柳塘道，我不是想得開，是見得多，有了經驗，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，再說男女相處，只仗愛情維持，也就是只仗兩顆心互相連繫，若有一顆飛走了，強留下身體，比守着木雕美

人還沒趣兒，木雕美人雖不曉得愛人，可也不曉得恨人呢。就像我這樣對付雪蓉，她去時滿心感激，不知說什麼是好。可是倘若我行使夫權，強留不放，她也許無可奈何的忍耐下去，再說女人雖然柔和，可是心比男人硬得多，一變就不會再回來，我見的很多，有的男子被家庭強迫結婚，對妻子十分憎惡，也許立誓不進她的屋子，也許一氣出去荒唐，但是那妻子若能忍耐，只守着自己職分作去，那男人終必有個心軟，和她恢復夫婦關係，常見有討厭妻子的丈夫，忽然因為偶然機會，使那妻子有了孩子，以後看在孩子面上便把厭惡的心消滅了，也有的男子忽然作出對不住妻子的事，在外面另有所歡，妻子在這時跟他吵打，只有多傷感情，若是會的，就仍舊保持常態，不去刺激他，只耐心等着，終必有一日，發現丈夫跪在跟前，悔過求恕，這是男子，女子可就不然，她若嫁個不可意的丈夫，憎恨的心，永遠不能改變，消極的能夠立下最大決心，把自己拆磨死，積極的可以爲着另嫁男人，把丈夫謀害死，即使不走這兩極端，她也必永遠對丈夫敵視，使他終身沒有幸福，以報復他給自己的痛苦，還有女人若背了丈夫，另結情人，便是只有一次，便是這一次只有極短時間，他的心也算一去不可復回，我只見過荒唐丈夫回心再愛他的妻子

，却未見過曾失身的婦人又回心再愛她的丈夫，玉枝笑道，您真把我們女子琢磨透了，簡直沒有好人，柳塘道，不不，好人多着呢，這不可一概而論，玉枝哼了一聲道，您不用敷衍我，我知道不可一概而論，可是只看眼前有雪蓉這樣一個人，就把別人全給帶壞了，其實是誰好誰不好，往後瞧吧，柳塘聽着，以爲自己評論得過於尖刻，過於權統，使她覺得刺耳，就笑道，孩子，你還小呢，我這些話是指那些浮蕩婦女說的，玉枝嚇的  
笑道，您幹麼拉上我，這跟我有什麼相干，誰好誰帶着，我才不掛這份叔伯火兒呢，像雪蓉這樣的人，真是一馬杓壞一鍋，怎怪人對女子寒心，她太不知好歹了，柳塘笑道，怎說她不知好歹，她才是太知好歹，比如說吧，我這糟老頭兒，跟一個西裝小夥兒，擺在一處，誰好誰歹，這能怪她麼，傻孩子，你也是快出閣的人了，別總說傻話，玉枝哼了一聲道，我才不傻，您別總當我是小孩子，我比雪蓉小不了幾歲，再說，這是您說的，我也是快出閣的人了，柳塘聽着，覺得她忽然臉大起來，和平日的羞澀態度有異，正怔怔的望着她，玉枝已含笑立起道，天已不早，到吃點心時候，今兒該我伺候您了，說着也就不喚僕婦，自己走出去，須臾用托盤取來幾樣小菜，擺在桌上，柳塘看她帶來兩

隻酒杯，和一瓶湛碧的綠薄荷酒，就問你這是幹什麼，我不喝酒啊，玉枝笑道，咱們家裏去了一個沒臉的，應該喝杯酒慶賀慶賀，柳塘聽着，覺得她不該說這樣的話，心想玉枝今兒怎麼了，莫非因為雪蓉的事，受了刺激，有些心神錯亂，就道，這又何必，你拿開吧，玉枝搖頭道，不，不，我說的玩話，實在因為她這一走，我心裏怪不好過，想喝杯酒解悶，您也陪我喝點兒，柳塘倒信了她的話，心想玉枝向來不愛喝酒，除非遇有喜慶大事，被別人強勸，才喝上一兩盅。今兒也許是因雪蓉離別，心中抑鬱，故而借酒澆愁，其實自己也是一樣，就陪她喝兩杯也能，當時便立起就座，玉枝斟上酒，再不提雪蓉的事，只和柳塘說些閒話，載笑載言的甚為高興，柳塘見她這樣，才明白她只是替自己解悶消愁，故而如此婉變承歡，不由深感她的孝心，也就放懷飲了幾杯，玉枝却只顧說笑，跟前一杯酒，只於眠匕，呷呷並未飲乾，柳塘知她量窄，也沒強勸，及至喝過稀飯，一同離座，玉枝又伺候柳塘吸烟，柳塘因已薄醉，把烟吸進肚裏，便發生了消解酒力的作用，於是不免神昏欲睡，屢次閉眼暈燈，玉枝還是不住叫喚着，柳塘迷迷糊糊把烟吸足一心昏昏忽忽，想着應該教玉枝回房安歇，今天旁邊沒有雪蓉，更需嚴守禮防，不能

教這麼大的女孩子作貼身伺候的事，但他沒說出來，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好在吸煙人的打盹兒，並不像正式睡覺那樣沉酣，一稍驚動，便能醒來，不過今日因有醉意，就不似平日那樣清爽了，柳塘睡了一會，忽覺身體搖幌醒了，睜眼看時，一恍惚中見床上烟具已然拿開，被褥都舖好了，耳中聽玉枝低喚您起來，就了衣服好睡，柳塘含含糊糊的說，你快回房去吧，不用管我，我就這麼睡好了，俱強着已被掀得坐起，把衣服脫去，跟着又覺搖七幌七，不住移動，最後才熱透了沉沉睡去，過了不知多大時候，他因喝酒口中乾燥，忽然被渴醒了，兩眼只睜開一點縫兒，見房中燈暗沉沉……好似只開着一檯燈，因為久居此室，由燈光使能認出位置，下意識的伸手過去，想向床邊所放的小几上摸取茶壺，却不料手方一伸，竟摸着柔膩七的身體，雖非赤裸，却只隔一層單衣，柳塘不由一怔，他平日跟雪蓉同室，習慣睡在牀的外邊，伸手儘可摸到几上東西，這時竟發現自己睡在牀裏，他雖仍在昏沉，但由這一點差異，反地想到雪蓉，同時記起昨日已經走了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噉了一聲，立刻將肘支牀，想要爬起，那知這時旁邊睡的人已伸手按住了他，發聲問道，你幹什麼，柳塘一聽這聲音，立刻大吃一驚，狠地掙扎坐起



，同時旁邊的人也跟坐起來，柳塘不由發出驚訝抱怨之聲，連連咳嗽的叫着，張望四顧，好像置身無地，要向外逃跑，原來旁邊的人，正是玉枝，她身上只穿着淺粉色的絲製兩截睡衣，頸臂全露，這種情態，還是初次看到，而且床上的被子，雖有兩幅，却是橫着一幅在上面，一幅搭腳，這是最簡單的和合被式，柳塘平日和雪蓉也未嘗作過這樣睡法，然而現在旁邊的人並非姨太太雪蓉，而是自己的愛女玉枝，柳塘怎會不驚詫欲絕，直疑是作夢，但作夢也太不應該，恨不得立時醒覺，他在失措之間，已知不是作夢，看着玉枝，比平日好似另成一人，臉上不知在何時施朱敷粉，朱唇點作一棵櫻桃，顏色光艷照人，再加上那件粉色睡衣，和裸露的玉臂粉頸，簡直成爲一個風情瀟灑的婦人，再不是方才嬌稚樸素的女孩兒了，世上女孩兒，固然人人都有此變化，有此風光，但得分別對何人面前表現，若對她的丈夫，自然理所當然，外人也不會看見，但若表現於白頭老父之前，那可就老頭兒嚇壞了，何況柳塘已把玉枝當作親生女兒看待呢，在驚赫中間，還有許多不能形容的感覺，玉枝本來一直未曾入寐，神智清明，這時看出柳塘驚惶失措，就湊近他身旁，想挽住手說話，不料柳塘已經想出個中原委，忽然大驚如狂，

叫了一聲，猛從床上爬起，滾落地，頓足叫道，你這孩子，真是混到頭兒，什麼道理，這樣胡鬧，你是要把我急瘋了呀，玉枝坐在床上，滿面通紅，窘急無措，只把眼望着柳塘，隨又低下頭去，似乎沒料到柳塘有此一舉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，柳塘叫着，見衣架掛着她的旗袍，就取下來擲到她面前道，你快起來，回你屋裏去，說完坐在對面椅上，吁吁喘氣，玉枝接過旗袍，披在身上，忽地跳下牀來，走到柳塘跟前，柳塘揮手不教她近前，玉枝已撲地跪倒道，您別生氣，這個我……柳塘連聲咳着道，我不是生氣，你這……這算什麼，玉枝嘔吐喘欲言，却又格格難吐，淚流滿面，哭着說道，我也知道這樣不對，可是我……我……您得體諒我的心啊，雪蓉那樣狠心走了，我又正提着親事，不久也得離開，只剩下您一個人，誰伺候您，您疼了我們一場，到了遺落個伶仃孤苦，我想着多麼心疼呀，所以自己打算不再出嫁，永遠伺候您，可是料着您必不肯答應，才想了這個法兒，只想這樣一來，您就推不出去我了，現在您也別生氣，得想開些兒，我原來不是外面作姨太太，錯地當您女兒麼，今兒您收下我，還像當初一樣，只於頂着雪蓉的窩兒，好得貼身伺候您，說着又推着柳塘叫道，我明白您的好心，萬萬不肯這樣，可是您

也替自己想想，往後我再走了，您不太可憐麼，這家裏有誰是您的親人，誰能真關心您，好……您別固執，就把我留下吧，這也不丟人，我本就是姨太太，知道細情的只有雪蓉，她也已經走了，說着見柳塘瞪目向着窗戶，似乎刺激過甚，神經已然麻木，就又說道，您別想不開，我還小得很呢，就再伺候您二十年，也不過三十多歲，到那時還可以……可以嫁人，一定嫁人，絕就悞不了終身，你不用介意那個，就留下我吧，要不然我也要把那姓唐的親事打退，永不……我本想那樣，只爲料着只給您作女兒，您絕不許我老在家裏，所以才走這條道兒，教您不能打發我，現在……說着回頭看看床上，又道，現在就算我作錯了，可是已然這樣，您也只好將錯就錯了，得，不用再尋思，快歇着吧，柳塘此際直如遭到驟然降臨的意外災患，心中沸亂得完全失却平日鎮定工夫，在玉枝跪訴時，他才得體會玉枝的深心，覺得她實是因爲雪蓉離去，自己老境堪憐，就決意犧牲終身幸福，拋捨少年郎君，安慰殘年槁叟，但明知難得允許，忍着羞恥，作出這操切舉動，真是用盡了苦心，然而反本追源，只出於惜老報恩的一念，因爲我竭力愛護成全她，她才不忍看我挨受淒涼痛苦，決意自己犧牲，看來她的舉動，雖然荒謬

，然而在動機上是正大光明，方才的情形雖然猥褻，然而在她的心中却是純潔得不染纖塵，這孩子真是太可愛了，太可感了，世上有雪蓉那樣的人，居然也會有她這樣的人，雪蓉雖不爲負我過深，玉枝却報我逾分了，我對雪蓉的下堂求去，還可以從容應付，對玉枝的意外行動，却真感覺爲難，她雖出於好心，我可怎能容她胡鬧，想着又聽玉枝軟語央懇，要自己默認，並且竭力解釋不會有悞終身，在自己百年之後，必要嫁人，這種純摯的意思，不知她怎樣想出來，柳塘忍不住痛淚直湧，閉了閉眼，重又睜開，才嘆息道，孩子，我現在怎能跟你生氣，可是你太教我難堪了，咳，你不用多說話，你的心我全明白，只是爲着可憐我，才作出這糊塗事，我也不能抱怨你，只能當你是小孩兒胡鬧，痛快說一句，方才的事，只當作夢，算是過去了，你別把這個看重，比如我在二十歲生了兒子，你也不過是我的一個孫女，往大裏說，也只夠個女兒，小女兒跟老爹，也沒什麼說的，你是我的女兒，就算我把你從小抱到長大，天天在一床上睡，也並不稀奇，你多麼傻，還當這一來就正名定分了，真是可笑，所以我對你方才的事，只覺得是小孩玩耍，三五歲的小孩，常把一條手巾蒙在頭上，穿上母親的褂子，假裝新娘，跟她的哥

哥弟弟，學作拜天地玩兒，大人看見連說也不說，還覺得好笑，那本不值得說啊，你也是一樣，不過來跟老爹胡鬧，未免該打罷了，說着就伸手把她拉起來，玉枝仍堅跪不起，想要說話，柳塘一沉臉兒道，你就老實聽我的話，不要再說，我也不願多說，你也替我想，我活了這樣年紀，向來是怎樣個人，難道就會一時糊塗，把廉恥良心全喪了，再說還有一樣，你得明白，我今年五十多歲，一向沒有兒女，好容易得着了你了，知道我心裏多麼高興，簡直着你比親的還親，有許多希望都落在你身上，也有許多體己，要傳到你頭上，你該知道你這女兒對我多麼重要，現在作出這事，我完全原諒，只覺得你是太疼我，更看出是對我不孝順，只是年少糊塗，把事作錯了，從此我父女的感情，更要增加百倍，我從這事上，知道你無論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，準忘不了我這老爹，我算是老來有靠，心裏高興得很，可是你若再發糊塗，就教我傷心了，玉枝聽着，知道柳塘意思堅決，自己的希望已成泡影，白白的留下一場無聊的痕跡，心中甚覺難過，含悲說道，您一定不許我孝順，我……我這算什麼，柳塘笑道，傻孩子，這樣怎能說是孝順，只把你爹看得不成人罷了，我很原諒你這孝順的心，可不能承認你作的是孝順的事，玉枝點頭

道，我也明白，可是我要規規矩矩的孝順您，您可答應麼，柳塘道，我盼的是什麼，怎麼不答應，玉枝道，那麼我還求您把那姓唐的親事打退了，我留在家裏，伺候您到老，柳塘道，你這胡攪歪纏怎麼沒完哪，終歸是不明白，我把心思都告訴你吧，我沒兒沒女，連近支同族都沒有幾個，後院的太太，你知道她跟我是掛名的夫妻，所以我在這世界上，簡直沒有親人，到現在才得了你這女兒，雖是外姓，可是你這樣有良心，我已把你當作親的，老年和身後的希望，都托在你身上了，我所以給你說這姓唐的，就因為他也是孤身一人，日後可以招贅進來，跟我一同居住，那時不但你不離開我，還從你身上給我引來半個兒子，你們兩個人一同孝順我，不比你一個人強，到你們有了孩子，過繼一個作我的後代，教我們張家不斷香烟，你對張氏祖先都有功勞，再說到你有幾個孩子時候，我可以抱孫爲樂，那就又給換個新世界，改了新生活，我孤寂半生，到老來居然兒孫繞膝，你想多麼幸福，這幸福全指着您，你難道不願意教我享受麼，玉枝聽柳塘說出對自己的真實希望，而且說得興會淋漓，仔細想想，果然他的道理正當，而且要把唐棣華招贅進來，自己便可以長久在他面前，和原來希望正相符合，這樣還比自己辦法更好，

因爲即使依着自己辦法，也不過留在家中伺奉，只能使他的身體舒適，仍無解於晚年的寂寞，依他辦法，可以使家中增加新的人口，增長新的活氣，倘若唐棣華是個懂事的人，能和自己同心安慰老人，再能生幾個孩子，老人家真就許由此得到老福，快快活活的多活上幾年，那打算我報了他的厚恩，玉枝這樣一想，便完全屈服於柳塘的意見，把自己原來意思都打銷了，她從雪蓉走後，安了犧牲自己的心，就一直對柳塘沒有稱呼，只以您字代表，因爲她已決定要拋棄父女稱呼，另改名詞了，如今既然失敗，回想自己作事莽撞，又不勝愧悔，這才叫多此一舉，無端的弄出這一回事，雖然已經打銷，但已落了痕跡，日後想起來，終難免不好意思，不由心中輾轉難安，就向柳塘叫出她半天沒叫的稱呼道，爹爹，您的道兒一定對的，我實在太糊塗太莽撞了，這麼一來，不但惹您驚拗，我自己也……這不是往臉上抹屎麼，往後怎麼好意思見人呀，柳塘接道，咳，你又發暈了，這算什麼，頭樣只你我知道，二來我明白你完全出於純潔的孝心，好像一張白紙，上面連個黑點兒都沒有，三來鬧了半天，只是你自己心裏折騰，好像有了什麼似的，其實有什麼呢，一切都和平常一樣，再說實了，就是方才，在你好像越了禮，可是以

前不也常這樣麼，今天只不過短了個雪蓉，短了她碍我父女什麼事，再說我跟你有什麼避忌，你十五六，我五六十，就是素不相識，也沒有嫌疑，你別疑惑我會把這事記在心裏，以後對你要疏遠了，那是錯想，我不但把這件事忘了，簡直沒當是事，還對你親上加親，更免去避諱，從今天起，你不是要在屋裏伺候我嗎，就在這屋裏同住好了，可得趕快回你房裏把裏面衣服換了，我不要看那樣兒，玉枝聽了，不由臉上一紅，越發埋怨自己，作那糊塗事，還不夠受，還另外加這佐料，如今又多一番沒趣，柳塘見她難堪，就又說道，外面也許很涼，你不願出去，就在這屋裏尋雪蓉一件換上吧，玉枝強笑道，我身上這套，還是雪蓉的呢，我那有這樣講究的東西，難道您不認得，柳塘心想，我向來沒見雪蓉穿過，更不知她有這東西，大約雪蓉買了這套睡衣，又覺不屑穿了給我賞鑑，就收起不用，玉枝不定在什麼時候看見，她那初通人事的幼稚心靈，就起了神秘的觀念，以爲雪蓉和我同宿時，必穿這衣服，所以她今天就借用了，想來真有些可笑可憐，但由此也可看出雪蓉對我如何涼薄，我一直受着精神上的虐待，尙不自覺呢，想着就道，既是她的，你換下來給收好了，還有煩你的事，明兒早晨，你把這屋裏東西收拾一下



，除去原有的傢伙陳設以外，只要是雪蓉來後才置買的東西衣服，不論值錢不值錢，一概給裝進箱子，教下人細好，等我醒了，再派人送去，玉枝點頭道，好吧，我明天就收拾，可是您今兒夜裏不能在這屋睡了，要不然我早晨收拾東西，準給您吵醒，柳塘想了想，就道，我上你房裏去睡也好，咱們多穿點衣服出去，不要凍着，玉枝應了一聲，就扶着柳塘走出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